

# 城鄉 通訊

畢恆達老師榮退專刊

## 小畢老師退休快樂！

春風化雨：畢恆達老師專訪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發展史

畢生心血：校友訪談錄

- 謝慧娟 - 郭一勤

- 楊松翰 - 陳德容

- 張哲源 - 李冠霈

小畢空間：研究室介紹

小畢典！座談會紀實

畢業祝福：咱的留言版

NO.

37



Dec.  
2024

##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No. 37 Dec. 2024 畢恆達老師榮退專刊

創辦人 畢恆達  
發行人 康旻杰  
指導教師 王志弘  
封面製作 呂孟哲（攝影）、陳品嘉、賴彥霖  
美術編輯 賴彥霖  
文字編輯 王秉程、陳品嘉、賴彥霖  
（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列）

雜誌投稿請洽：[thentunews@gmail.com](mailto:thentunews@gmail.com)



## 編輯室報告

各位讀者大家好，我是城鄉通訊編輯成員之一的品嘉。與過去一段時間的《城鄉通訊》有所不同，這期的內容較為特殊且具歷史意義，我們想特別記錄一個重要的學術時刻——畢恆達老師正式從教學崗位退休了。

畢老師的研究領域聚焦在環境心理學、性別與空間，以及關注街頭塗鴉與廁所運動等看似日常卻極具政治性的議題。歸結於這些特定領域的關懷，使其學術工作始終與現實社會緊密連結，不僅影響了無數學生與研究後輩，亦推進台灣社會在某些議題上的變革，悄然的轉動歷史的巨輪。或許對許多人而言，「畢恆達」這三個字代表的不仅是學術研究，而是一種對空間、權力與社會議題的獨特視角，更是能讓莘莘學子心靈安穩、堅定向前的關鍵力量。

本期的內容主要分成五個部分。首先，我們訪談了畢老師，與他從幼年時期的成長經歷，一路暢談至進入台大城鄉所之後推動的各種社會關懷與實踐。畢老師透過超強的記憶力，細膩地闡述不同時期遇到的特殊的人、事、物。此部分乃本期刊物之重中之重，相信讀者能在閱讀過程中，跟隨畢老師的口述回到某個精彩瞬間，一同感受那些令他記憶猶新的場景與經驗；第二部分，我們整理了畢老師對「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簡稱研究室）發展的回顧，記錄性別議題如何逐步進入大眾視野，以及透過哪些方法將論述轉化為具體行動；第三部分，我們訪問了六位校友，邀請他們分享在學習過程中與畢老師的互動，以及這些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的研究與人生方向；第四部分，則由畢老師親自講述研究室的日常，以及這個空間中值得玩味的歷史痕跡與特殊意義。第五部分，是一篇講座紀實，記錄 2024 年 12 月 21 日城鄉所舉辦的退休座談會，回顧當天的討論與對話。最後，第六部分，我們廣邀師生與朋友，為畢老師送上祝福，期待他在退休後展開全新的旅程。

最後，感謝「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的資訊分享，感謝詠竹協助撰寫座談會紀實、感謝炯廷協助整理研究室之口述稿，感謝孟哲提供精美的照片。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進入小畢的多重宇宙吧！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4.12



# 城鄉 通訊

畢恆達老師榮退專刊

▲小畢典現場 | 攝影：呂孟哲

## 目錄

編輯室報告	ii		
1 春風化雨：畢恆達老師專訪	1	4 小畢空間：研究室介紹	110
2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發展史	53	5 活動後記—— 小畢典：畢恆達老師的學術與社會實踐	113
3 畢生心血：校友訪談錄——	72	6 畢業祝福：咱的留言版	119
老畢，就像家人與朋友一般：謝慧娟專訪	73		
關於老畢／小畢的退休：郭一勤專訪	79		
我與「台大畢書盡」：楊松翰專訪	84		
溫柔且勇敢的 I 人小畢：陳德容專訪	90		
「畢」經的台九線—陪我從羅斯福路到花蓮：張哲源專訪	95		
驀然回首，那人已在燈火闌珊處：李冠霈專訪	102		



我個性的養成，受到早讀、嚴厲的家庭教育、扭曲的黨國教育，以及追求完美的星座所影響。

我在宜蘭利澤簡出生，現在的冬山河（曾經改道）附近。利澤簡是一個鄉下地方，主要就一條街而已，裡面有間廟，有醫院、菜市場。父親是小學老師，我們住在學校宿舍。房子很小，就一間客廳，和一個大通舖。前院種植一些花草和與人同高的仙人掌。廁所應該是在室外的糞坑。地上有蛆蠕動，空中有綠頭蒼蠅飛舞。往下看見屎尿翻湧，運氣不好，還會「ㄉㄨㄥ」，濺起千堆雪。成年後，仍然不時做著尿急，但每個廁間都噁心至極，無廁可上的惡夢。地板推疊畢業學生的作文簿（毛邊紙）。一面如廁，一面讀作文，大號完畢，就撕下一張，當作廁紙。小學三年級時，有同學很興奮嚷嚷，說某某老師家裡是用坐著上廁所的。我們在腦中無論怎樣揣摩，都無法想像坐著怎麼可能大小便。直到小學四年級，搬到中壢後，才第一次看到座式馬桶，研究了很久，不確定屁股應該坐在哪一側。

宜蘭颱風頻繁，會淹水停電。颱風過後，樹上的果子掉下來，小孩子撿得不亦樂乎。最嚴重的波密拉颱風，我們全家躲在一張檜木製的書桌下（這張書桌現在還在），屋頂都被掀走了。有一鍋肉湯，乘風勢飛起，掉落地面後，肉竟然還在鍋裡面。鄉下地方，也少不了野生動物。印象中，父母出門，家裡冒出一條蛇，把我們三個小孩嚇壞了。有次上學途中，看到滾滾黑色髒水流過，水過無痕，原來是一條大蟒蛇。

◆  
鄉下小孩的第二次進城

土木系的大學生活

踏入都計室

關於碩士論文：國宅鄰里關係

意外的「金馬獎」

金門移防事

土木系助教的摸索期

留學前哨戰

紐約求學術（一）

CUNY 與環境心理學

大蘋果市小生活

關於博士論文：留學生之物的意義

期刊投稿趣

紐約求學術（二）

重返臺大城鄉

生涯初期三件事

初次出書的挑戰

學術關注的發展：環境災害與性別研究

持續的寫作出版

教學、研究與寫作的交互關係

對年輕一輩的學術工作者的觀察和建議

真的要退休了！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小畢典現場 | 攝影：呂孟哲

# 春風化雨：畢恆達老師專訪

◎訪談時間：2024/10/9 - 10/30 - 11/8 | 整理：陳品嘉、賴彥霖、王秉程 | 審訂編修及影像提供：畢恆達



兒時的宜蘭，貧窮而且衛生條件很差。多數小孩子，都是鼻涕成串，不停吸來吸去。早自習時，女生一排一排站上講台，因為長頭蝨，逐一噴灑 DDT，用布將頭髮包起來。男生都是小平頭，沒有長頭蝨，但臉上會長癬，身上則到處生瘡。（據悉，讓狗用舌頭舔，可以治癒膿瘡。）男生也是到講台上站成一排，保健室人員用根小竹片，在我們臉上塗藥。長蛔蟲也是當時的流行病，有的小孩肚子大大的，吃了藥後，打出的蛔蟲長達幾十公分。當時窮到把黑糖當零食，還會偷吃糰糊（媽媽是洋裁師傅）。一顆橘子要家人分著吃；水果罐頭捨不得吃，放到過了保存期限。早餐買不起一元的麵筋，只能吃五角的醬瓜。

父親民國 38 年來臺，在利澤國小任教，我們家三個小孩也都就讀利澤國小。二姊大我兩歲半，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有天沒有交作業，老師很生氣，認為她是好學生，為什麼不寫作業？二姊哭著說，因為一回家，課本就被我搶走，沒法寫作業。老師不相信，說：「明天把你弟弟叫過來」。隔天我到教室，據說當時我可以把國文課本的生字，從頭背到尾，從尾背到頭。老師馬上到我家，說把我放在家裡沒事幹太浪費了。後來，就到二姊班上當旁聽生，隔年正式註冊上學。入學時，我還沒有滿五歲，身高 106 公分，體重 16 公斤。

從小到大，身材矮小，年齡又比別人小。對我來講，身邊的人都是哥哥姐姐。成長過程中沒有太多男孩與男孩玩的遊戲。即使當了老師，對學生也沒有上對下的關係。學生，比較像平輩一樣。



▲畢老師（正中）兒時全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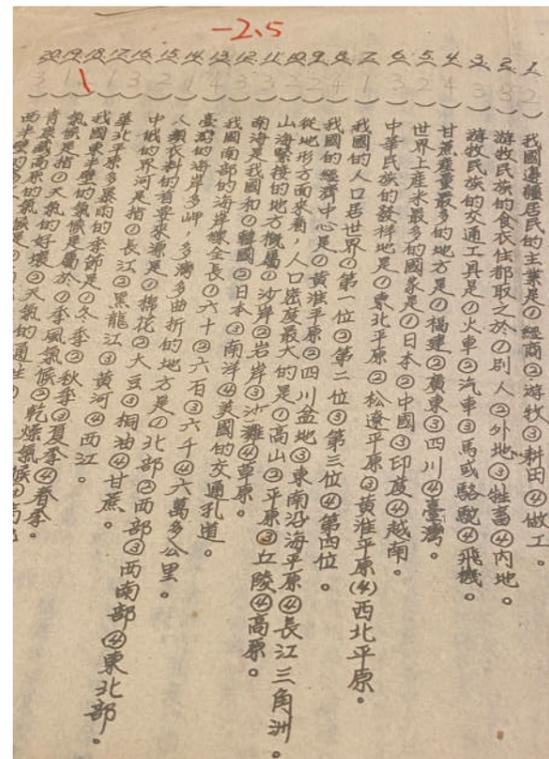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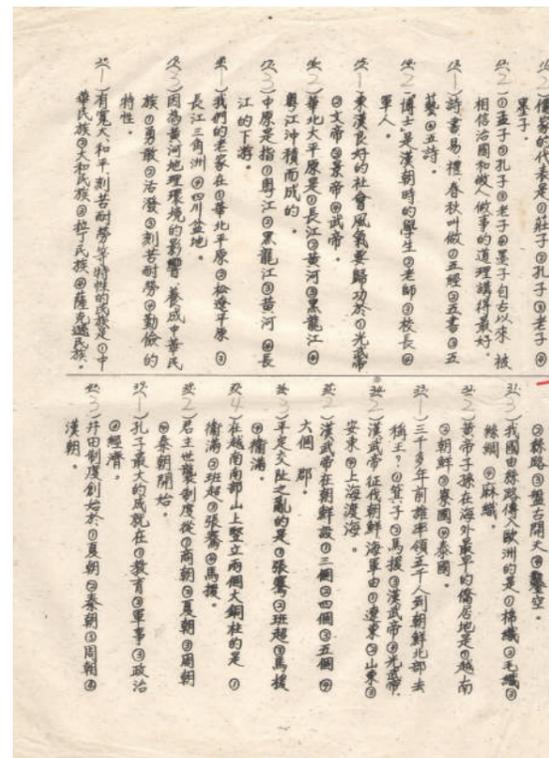


▲畢老師（圖左）國中三年級與班長的合照

小時候，家庭教育非常嚴格。我一直是乖乖牌，是很聽話的學生。一路當模範生，自我要求也會非常嚴格。有一次去隔壁老師家玩。臨走，老師

（他的小孩分別有三個、五個髮旋，名字叫做康熙、雍正、乾隆）送我一個橡皮擦；回到家爸爸大發雷霆，說：「無功不受祿，不可以隨便拿別人的東西」，要我馬上歸還。儒家說要「慎獨」，也就是即使獨自一人，行為舉止仍然要合宜。以前，我洗完澡在自己的房間，仍然是穿襯衫。大四的時候，在操場跑步，也是襯衫西裝褲。那個時候，連運動服裝我都無法接受（覺得太隨便）。即使在學校當模範生，不記得做了哪些壞事，從小卻是被打大的。記得父親有用皮帶抽打，有要跪著手舉板凳的。到美國留學時，有一度經常做惡夢。夢見我父親用豬八戒的八齒釘耙鉤住我胸膛，在地上拖行、畫圈圈。我每每從惡夢中痛醒大哭。打罵教育也讓我嚴重缺乏自信，總是認為自己不夠聰明，事情作得不夠好。從小，我也不敢照鏡子，覺得自己很醜。直到現在我洗臉、搭電梯，仍然會迴避見到鏡中的自己（我媽也是不照鏡子）。

學校教育也甚為嚴格。小學唯一被老師打的一次，是因為考題太簡單，一群同學寫完直接交卷離開教室出去玩。導師知道後，要我們這些提早交卷的學生，一字排開站在講台上，用竹掃把的竹枝，打我們的後腿。她說，好學生應該要重複核對答案，直到下課鐘響。另有一次，我國文考 93.5 分，老師一一唱名發考卷。她認為我不應該考這麼差，直接將我的考卷揉成一團往窗外丟。這些考卷我至今都還留著。其中有一題是造句，題目是「有志竟成」。我當時認為這已經是一個



▲小學時期考卷

句子了，不知道還能怎樣造句，就空白沒寫。幾十年後，重新審視這些考題，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我們都知道，以前學校教的地理其實是歷史（例如

中國 35 省早就不存在了），學校教的歷史其實是小說（歷史是國民黨虛構的）。例如五年級的歷史有考這樣一題：「有寬大、和平、刻苦耐勞等特性的民族是（1）中華民族（2）大和民族（3）拉丁民族（4）薩克遜民族？」答案想當然爾。這應該是自卑又自大的民族，才會這樣教育小孩。也有這種超級無聊的題目：「漢武帝在朝鮮設有（1）三個（2）四個（3）五個（4）六個郡？」如今一方面感嘆教育誤人，一方面覺得更恐怖的是，當年為什麼可以考那麼高分。腦中為何裝了這麼多無用甚且扭曲的資訊。

1966 年為了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蔣政權在臺灣大力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且訂孫文的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1967 年 7 月 28 日更進一步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由蔣介石擔任會長，並要求學生遵守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與青年守則、舉辦國語文競賽、校園設置文化走廊、立孔子銅像。我也曾參加「查字典比賽」。國語字典大都以部首排列，找到部首之後，再依筆畫多少的順序，找到所要查詢的字。參與比賽的學生使用同一本「標準國語字典」，這樣才能評量比較。為了得勝，我把幾個常用部首的頁數都背起來了，到現在仍然記得。人字部首在第 17 頁，心字部首 179 頁，木字部首 225 頁。這樣可以省掉查詢部首目次的時間，直接翻到該部首那幾頁。當時得到第幾名倒是忘掉了。另外，還參加英文朗誦比賽。老師說

我是好學生，別人朗誦，我要背誦。結果比賽時，一個句子忘掉，停頓了幾秒，那次得到第二名。還記得朗誦的課文是 London Fog。London is famous for its fog. 至於青年守則，現在的年輕人應該不知道內容為何，我們那時候可是倒背如流。守則有 12 條，分別是忠勇為愛國之本、孝順為齊家之本、仁愛為接物之本、信義為立業之本、和平為處世之本、禮節為治事之本、服從為負責之本、勤儉為服務之本、整潔為強身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學問為濟世之本、有恆為成功之本。這些標語也經常出現在校園的建築立面、走廊階梯之上。

我爸本來教小學，後來通過考試，轉到國中教書，於是舉家從利澤簡搬到中壢。在中壢國小四年級時，過得並不快樂。同學認為我是鄉下來的，瞧不起我。課業也因此受到影響，地理還曾經考不及格。五六年級時，成績拉上來。有一次月考，老師將試卷發給同學彼此互改。拿到我考卷的女同學（那時有男女成績對抗的氛圍），特別找來其他同學，多人檢視我的考卷，好不容易挑到一個錯字，錫蘭的錫我竟然多寫了一橫，結果那次月考，考了 599 分。畢業時應該是班上第一名，但是導師把縣長獎給另外一位同學（中壢人），我只拿到市長獎。

我爸在中壢的新明國中任教，家裡三個小孩也都就讀新明國中。那個年代，男女分際界線嚴明，完全沒有接觸的機會。男女學生在不同大樓，一邊一國。考試或比賽，男女暗中較勁。只能藉著老師幫忙，刺探對方軍

情（成績）。我是國中第三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受益者，不必參加私校入學考試。小學六年級期末，教室分成兩區，一邊要考私校，考前大複習；一邊要讀國中，閒閒沒事幹。就讀國中時，我也沒有參加補習。但是有一天，補習班老闆開著黑色大轎車到我家，跟我爸媽講說希望我去補習，不用交補習費。補習班要的是聯考放榜時，考上建中的紅榜上可以多一個名字，幫補習班打廣告。我有很要好的同學在那邊補，於是答應。補習班有模擬考，還可以賺取紅包。房慧真（民國六十幾年次）的《夜遊》，描述補習的猖獗。晚上全班跑去某個公寓三樓老師家補習，隔天考試考的就是晚上教的東西。我知道數學老師也有在教補習班，但是並沒有老師在學校教室故意漏一手的印象。高中聯考，絕大多數同學考桃園聯招，學校租了一輛遊覽車載我們去考北聯。那年全校兩個人考上建中。

### 鄉下小孩的第二次進城

這種鄉下人進城被瞧不起的經驗，在考上建中時又經歷一次。高一第一節數學課，老師不上課，直接來個小考。考完發考卷時，印象中成績只有兩種，不是一百，就是零分。很巧，就讀臺北市國中的同學考一百分，我們這種外地生則考零分。我可以想像柏楊所批評的，臺北市的幼稚園入學測驗，竟然考新公園門口的道路叫什麼名字，當然外地生考不上。印象中也聽過，數學題目考電梯重力加速度，但是有原住民小孩從來沒有搭過電梯。

但是數學，究竟是怎麼可能鑑別出本地與外地生，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我們的聯考分數都很高，為什麼數學測驗可以讓我們這些鄉下來的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孩馬上無所遁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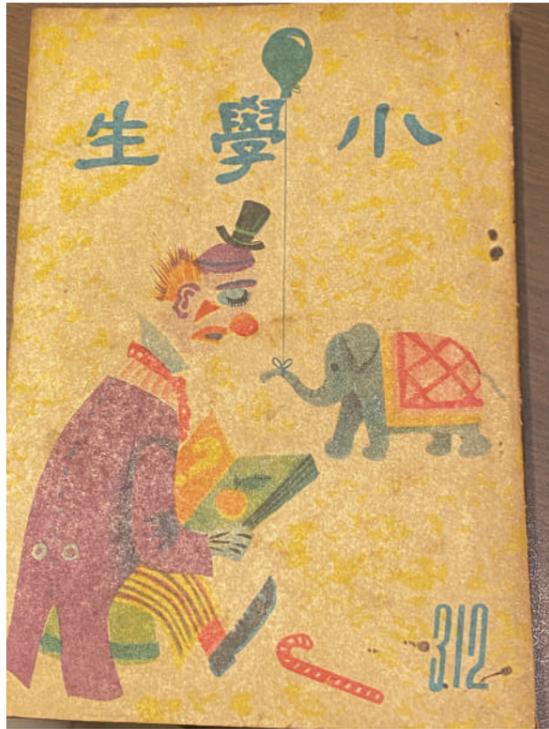
考上建中的同一年，大姊考上臺大，父親轉到板橋高中任教，全家搬到板橋（育樂中心附近）。那時新家還沒完全蓋好，印象中都還有建築工人進出。每天早上大約五點半要起床，走路到板橋火車站搭火車到萬華，接著走路到學校。火車站月台上趕著搭車上班上學的人潮甚多，如果沒搭上，可能就遲到了。有一次，硬是擠上火車，我只有一隻腳踩在車廂門口的階梯上，手抓著鐵桿，另一隻腳是懸空的。當火車過橋，看到鐵軌下的滾滾河水，還是滿恐怖的。

就讀高中時仍是乖乖牌，沒有發生什麼特殊事件。聽他人描述建中有很自由的校風，學生經常爬圍牆蹺課。也有同事說，以前他們班有人書包裡會帶扁鑽的。但是這些都不在我的經驗之中。高中三年我仍然拿全勤獎，一堂課都沒有缺席。事實上，從小學到高中整整 12 年，我都沒有缺過課。還記得某堂小學的地理課，課程上到一半，就很尿急，完全沒有辦法將注意力放在老師講課上。可是我不敢舉手，說我想要上廁所。當年，我認為壞學生才會做這樣的事。於是身體受苦，也沒聽進課，現在想想不知當時所為何來？小學五六年級時，我經常感冒，一感冒就變成支氣管炎，再變成肺炎。早上大清早媽媽就背著我到市區的診所看病，然後照樣去學校上

課，沒有缺席。沒想到，進了臺大第一堂課是國文，當天睡過頭，既然會遲到，乾脆就不去上課了，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蹺課。

我聽朋友說，建中的編班是根據聯考分數，一個一個從第一班排到第26班，再從第26班排回第1班，這樣每個班級的學生程度就會都差不多。不過第23班是個例外，這是特權班，專門給學校老師和權貴政要的小孩就讀。當年每個年級有26班，升高二後，會有其中兩班重新編班變成文組班，其餘24班則是理工組。我就讀第19班，班上的讀書風氣不好，成績也差。同學自己也知道。非常有趣的是，高一時我們真的曾經認真開班會檢討此事。更好玩的是，結論是反正班風已經如此之差，幾無改善可能，何不讓它變得更爛。如果我們班再向下墮落，變成全校最差的一班，這樣我們就有機會拆班，成為文組班，同學就可以四散到其他班（遞補轉入文組的空缺），有個新的開始。當時覺得這可能是最佳解。但天不從人願，我們班是全校第三爛的班，於是另外兩班拆班成為文組班之後，我們班就真正成為全校最差的班了。大學聯考，建中通常是每個班全數考上大學，其中至少會有十幾位考上臺大。我們班則是有十幾位聯考落榜，而考上臺大的只有三位，分別是電機、土木和大氣。對建中而言，非常罕見。看來班上同學感情也不夠好，畢業之後，從來沒有開過同學會，幾無聯絡。

小時候在宜蘭，環境艱苦，縱使我喜歡讀書，但是除了學校訂閱的《小



▲《小學生》雜誌

學生》雜誌之外，完全沒有課外書。父親雖在小學教書，也不曾買書給我們。小學生雜誌裡面有翻譯文學、連載漫畫，也有讀者撰寫的文章，這大概是僅有的閱讀經驗了。一直到讀高中，我才真正開始讀（課外）書。那時，羅斯福路某大樓上有家張道藩圖書館（現已改組併入臺北市立圖書館），蒐藏以文學書籍為主。每逢週末，如果有空，就會到圖書館。王文興、白先勇、張曉風、琦君、黃春明等都是那時看的。高中前兩年也不甚用功，我個子小坐在第一排，還曾經和後排同學換座位，這樣上課的時候可以把課外書放在抽屜裡偷看。那時候看的書集中在環境、趨勢議題。記得有《寂靜的春天》、《成長的極限》、《裸猿》、《第三波》、《能趨疲》等書。我讀高中時就有水準書局了，是在光華商場附近的二樓，書價比其

他書店便宜，記得在那裡買了《歷史研究》、《西方的沒落》這種大部頭的書。讀高中時，臺灣的藝文表演仍然有限。記得那時林懷民剛從美國回來，看了他的《寒食》，還是傳統中國的故事，有水袖舞姿。另外就是張曉風的年度舞台劇，記得看過《嚴子與妻》、《周處除三害》。

拒絕聯考的小子吳祥輝，比我大幾屆，筆名為海闊天空。在《建中青年》讀到他的文章，覺得為什麼同樣是高中生，別人寫文章可以這麼有深度，甚為羨慕。建中青年當年還有轟動一時的文章〈但願來生投建中〉，文章刊頭搭配一張穿北一女綠色制服的女生站在建中校門前的照片，那個女學生就是雷倩，據說因此遭受很多北一女學生與校友的責怪。祁家威在我隔壁班，當年就因特立獨行而出名。

建中有踢正步和軍歌比賽。踢正步一排10人，共四排（還是五排）。總之班級人數超出所需。我們在操場試踢，我沒踢幾步，班長就說「你可以不必來了」。軍歌比賽也是人數超出，需要篩選。上課休息時間，班長要每位同學唱幾句給他聽，我才開口唱一句，他又說「你可以不必來了」。這樣真好，很多傍晚下課時間，班上同學在練軍歌或踢正步，我都沒事，可以留在教室內自己讀書。

當然，那個時候班上也有一些很「變態」的學生。就像外面流傳的，月考前一天晚上會找你看電影，說書都還沒看，反正也看不完，但是一發考卷，成績又很好。有一位同學

買了兩本精裝的《牛津字典》，將其中一本撕開，一頁一頁地背生字從A背到Z。我也曾經嘗試背字典，但A差不多背完，從abacus背到avalanche，就沒有繼續了。

高三時擔任學藝股長。教室前面除了大黑板，上方正中還有一塊小黑板。大黑板右側寫著很大的數字，意指距離聯考還有多少天。小黑板上以前都是寫些英文單字。我擔任學藝股長之後，就在上面每天寫一首唐詩或宋詞。高二搬家到永和，我還不會騎腳踏車，只能搭公車。等公車時，都是在背唐詩、宋詞。高三才開始比較認真讀書，因為要大學聯考了，放學後都會留在教室裡自習。小時候很窮，高中聯考前到中壢育樂中心的圖書館K書，中午都只能吃一碗2.5元的陽春麵；大學聯考前，晚餐則都是在南海路一家餐廳吃10元的蛋炒飯，肉絲蛋炒飯要多五元，我吃不起。印象中，老闆看我可憐，還曾經送我一碗豆腐湯。

高二的時候，要決定讀文組還是理工組。我沒有選擇文組，因為自認沒有寫作的天分。雖然作家是一個很令人羨慕的職業，但是寫作好像不是認真讀書就可以做到。大學聯考分成甲乙丙丁四組。當時使用消去法，乙組需要天分但我沒有；丙組是醫學，我對醫沒有什麼興趣，想到要解剖就覺得很恐怖；丁組是法商，當時認為邪惡的人才會想賺錢，覺得玩股票推銷保險都是不好的事情。也因此，一直到現在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醫療保

險，保險費是零。乙丙丁組消去之後，剩下甲組，但也分不清楚電機和機械的差別，就根據前一年的排名分數依序照填，從電機、機械、化工到土木。結果分數剛好到了臺大土木系。

## 土木系的大學生活

當年，男生考上大學就讀之前，必須先到成功嶺受訓一個多月。因此大一新生，十月才會開學。我因為體重只有41公斤，過輕而不能上成功嶺。暑假沒有事做，就先跑到臺大校園，找到學生活動中心美術社社辦，說我想報名參加書法組。組長看到我，說對不起，我們只收臺大的學生不收高中生。那時候，我只有16歲，未滿17歲，個子又小，讓他誤以為我是外面來的高中生。當時書法名家杜忠誥是社團老師。我就讀中學的寒暑假就經常在家裡練習書法，從歐陽詢、柳公權，到顏真卿，寫得稍微有點樣子，但是如果沒有臨帖，我就寫不出來。美術也是如此，要我模仿，還算厲害，但是自己畫就無能為力。

土木系一年招收120位學生，其中本地生60名，僑生60名。有些課程分成兩班，如國文；有些課程分成3班，如結構力學。於是會有20位同學，幾乎不會一起上課（無論除以2或除以3，餘數都不同）。本地生，只有三位女性。學號根據報考的准考證號碼編排，大約前十名是重考生，接下來是建中、附中、成功，後面幾位則來自南部的大學。土木工程英文為civil engineering，也就是民生工程。臺大土木系就發揮這樣的性

格，無論結構、大地、交通、水利、測量都是必修，但在其他大學有可能交通、水利、測量就自成一系。我對工程沒有太大興趣，但也還不至於討厭。但整體而言，成績並不理想，工程數學還曾經補考才及格。水文學、流體力學也有點跟不上。不過，畢業當個工程師也應該沒有問題。

土木系課程並沒有特別吸引我之處。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當時的系主任茅聲燾。他教我們結構工程，課程一開始就告訴我們：「結構工程很簡單，其實就是牛頓三大定律而已。你懂得這三大定律，結構工程就迎刃而解。」他還問我們：「有沒有讀過杜斯妥也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The Brothers Karamazov)」，印象中沒有人舉手。他就是這樣另類的老師，不是要你死背公式，而是懂得基本原理、融會貫通才是真正的學問。顯然他應該也是一位文藝愛好者，認為閱讀偉大的文學作品，即使對一位工程師來說，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大一下參加慈幼會，是當時臺大最大的社團，底下又分成「國服」（國中服務隊）、「山服」（山地服務隊）和義光育幼院、廣慈博愛院等組。我參加的是義光，社友互稱哥姐，都是那種有愛心，想要幫助別人、貢獻社會的人。聊天即使聊到賺錢，目的也是為了要辦學校，從幼稚園辦到大學，讓小孩子有很好的教育環境，想法非常單純。義光育幼院當時位於現在的「水悟空」水上樂園，每星期去兩個晚上，陪育幼院的

小孩讀書、聊天。即使隔天有考試，仍不缺席。社團除了固定去育幼院之外，每天中午則在普五（普通教室）以及前面的草地，彈吉他唱歌啊、聊天啊。有時候聊到一點、兩點上課時間，因聊得正起勁就直接翹課。我從一下參加一直到畢業，在那裡交到很多至今仍是的好友。

我似乎與編輯特別有緣。讀大學時，曾經幫社團慈幼義光編輯營隊手冊，擔任臺大土木系刊編輯，也參與臺大畢業紀念冊的編輯。當臺大土木系助教時，曾經編過都計室十週年的「山中傳奇」專輯。回臺大城鄉所任教之後，創了城鄉所通訊，編輯臺大婦女研究室的「婦女與兩性通訊」、教育部的「兩性／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六期「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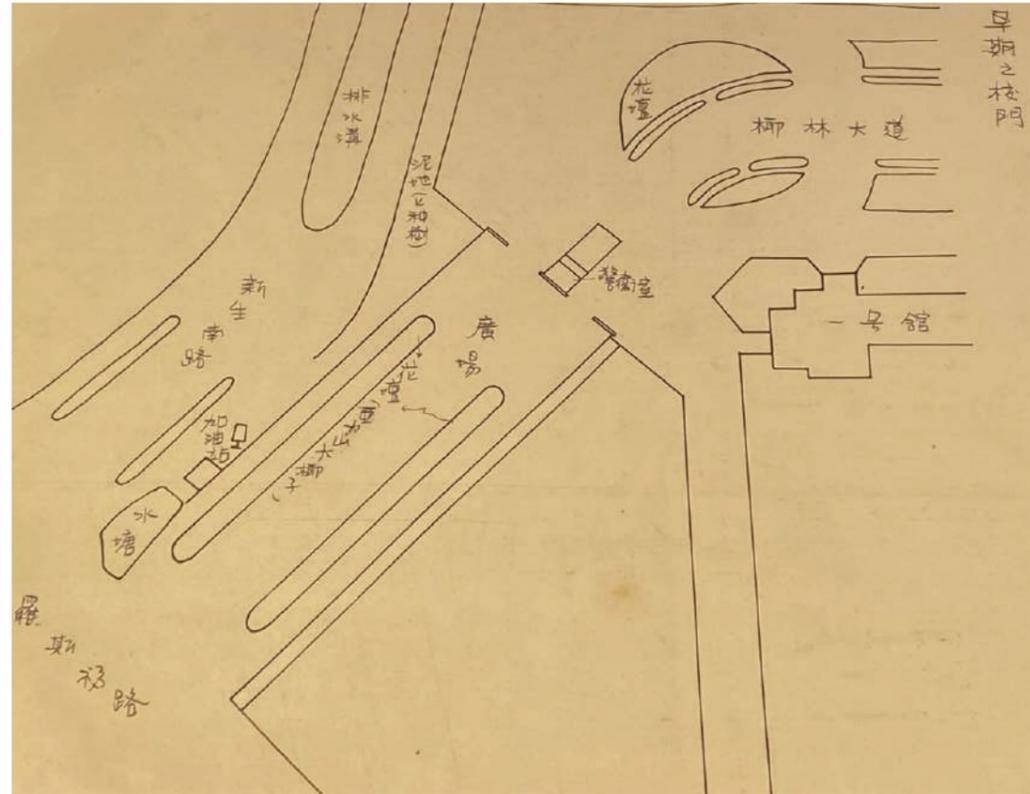
臺大土木系的系學會依慣例由大三這一屆學生擔任，會長找我進學藝部，創了「臺大土木」系刊，一年編兩期，如今臺大土木的電子通訊（改名杜風）已經到200期了。讀大學部那個年代，沒有個人電腦，編輯都依賴手工。首先準備一張完稿紙，決定正文要用幾號字，版面要有幾個欄位，計算每篇新聞或文章所佔的面積，以及所在位置與走向；標題會使用比較大號數的字，一個標題可能就佔了幾百個正文字的面積。面積的估算不一定精確，插圖可大可小，就可以扮演彈性完稿的角色。

四十幾年後回看臺大土木的內容，覺得當時確實很用心。第一期的文章有臺北市的公車問題、臺北市的鐵路

問題、訪夏鑄九老師談建築、武林小記（武俠短篇）。第二期擴增到六版，文章有〈路是人走出來的〉（臺大總區內的小徑）、翡翠谷水庫工程之研究、生態污染與環境工程、結構問題探討等。整體看來，有邀稿、有訪談、有自做問卷調查。其中討論臺大校總區小徑的文章，是由學弟的期末報告改寫而成，我現在教授空間觀察法時仍然會引用。讀者也可以讀一下夏鑄九老師的訪談，看看跟你們所認識的他，有否不同。第二期還有件好笑的事，社論我邀請同學費明撰寫，但交稿之後，卻一直延遲出刊。社論的第一句本來是「三月的杜鵑就要開了」，等到四月才出刊，只好改成「三月的杜鵑謝盡」。系刊「臺大土木」這四個字應該是學長王應棠所寫，文章的標題字和插圖則都是我畫的。



▲「臺大土木」第一期第一版



▲手繪早期台大校門口

## 踏入都計室

王鴻楷老師 1975 年回臺灣，擔任臺大都市計劃室的主持人。夏鑄九老師則在 1977 年由王老師延攬回臺。我就讀土木系時，曾經修過王老師的都市計劃概論以及夏老師的建築概論。相較於結構工程、鋼筋混凝土、水利工程等比較是工程技術的課程，我對於人比較有興趣。但是我又不是那種因為對建築有興趣而誤入土木系的學生。這種學生會成為夏老師的私塾弟子，可能會參與林家花園、澎湖天后宮的測繪、修復工作。他們可能畢業後，出國讀建築。我除了修課，為系刊採訪過夏老師，如此而已，並無太深入的來往。但是大四時，我已經去修白瑾在研究所開的都市設計課程。當時非常認真，期末作業我研究臺大校總

區的歷史，花了遠超過三個學分所要求的作業時間。藉由搜尋歷史檔案（文字照片），訪談園藝系凌德麟老師，對臺大學生做了問卷調查（空間／建築認知／偏好），我除了描述校園規劃的歷史過程，還用不同的色筆描繪校總區不同年代興建的每幢建築物、繪製校門口幾個階段的空間演變，完成一本厚厚的期末報告。沒想到只拿到 82 分，當時內心非常沮喪，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得到老師的肯定。

土木系畢業之後，如果要當預官，有幾種可能，包括工兵（絕大多數），以及少數幾位的測量和設施工程。那時候想像工兵就是要架橋、扛木頭、做苦工的。測量的話，可以到山上，顯然比較涼快啊。大四上學期我花了很多時間準備預官考試，希望能夠考

上測量或設施工程。考試科目與題目，極其無聊。考科有國文、國父思想、智力測驗等。很多都是死背的內容。例如選擇題：OO 是 XX 的 (1) 基本 (2) 根本 (3) 基礎 (4) 依據。正確的答案只有一個，因為「國父」和「蔣公」所講過的話，一個字都不能改。沒想到成績放榜，我只差了不到一分，沒能考上測量。當時非常沮喪，覺得浪費了那麼多時間在準備這些無聊的東西，沒想到成績還是不夠。心情極差，於是我到臺大操場跑道跑步，天空下著毛毛細雨，我一直跑、一直跑，一口氣跑了 25 圈（十公里），至今仍是我跑步距離最長的一次。

這裡要岔題一下。我從小個子就小，體育完全不在行。國小體育課老師喜歡讓學生打躲避球。我通常在內圈。有過幾次印象非常深刻的經驗，就是內圈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個小，很會閃躲，球打不到我，但是我也不會接球。於是，我就一個人看著四面八方的球往自己身上擲來。太恐怖了。以前很討厭體育課，考一百公尺，我大概都是跑最後一名的。跳箱的課程，我根本跳不過去，一定是卡在箱子上。直到高中才喜歡上排球，大學開始打羽球。臺大的體育課，大一大二的課程內容是由任課體育老師決定，大三以後才有體育的選修課。我和班上幾位同學都對羽球有興趣，但是名額有限。於是每到選課的前一晚，我們就會到體育館門前打拱豬<sup>1</sup>通宵，這樣才

能選到課。大四的時候，預期畢業要去當兵，而軍事訓練據說每天起床後就要跑三千或五千公尺。於是我開始在操場練跑，沒想到我竟然有跑步的天分，每天傍晚就在操場慢跑十幾圈。沒練多久，體育課的八百公尺考試，我就是那一組跑最快的（記得是 2 分 43 秒）。讀研究所時，同學看我個子這麼小，向我挑戰，但沒幾百公尺，就認輸了。

升上大四，面臨未來人生的規劃抉擇。畢業是要直接去當兵，還是要考研究所。如果考研究所，要考哪個專業呢？我並不想繼續讀土木工程，但是我不夠大膽到敢直接轉向人文社會學科。大學四年我並沒有在社會系或心理系修過任何一門課程。我也不可能去報考其他大學的建築研究所。我並沒有真的想走建築設計。這時候，臺大土木研究所的交通工程乙組（又稱都計室）正好是一個折衷可行且順理成章的去路。從工程轉向人文社會，但是又不至於轉太多。這個轉向，是我能夠掌握的。當時，入學考仍是「三一」<sup>1</sup>（都計、經濟、統計）的年代。都計，我曾修過都市計劃概論、都市設計、建築概論。經濟學在土木系是必修，我自己又選修了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統計，則修過或然率與統計（上、下）。一屆錄取四名，其他三位同學，兩位大學讀都市計劃系，一位讀統計系。我是第五屆，也是第一個從土木系大學部考進來的學生。

<sup>1</sup> 一種四人玩的撲克牌遊戲。

1980年我參加臺大研究所入學考試。當時，國文、英文列為必考，由學校統一出題，但只有幾個研究所列入計分，其他多數研究所則是必須通過30分這個基本門檻。那年，英文考三題，分別是中翻英、英翻中、英翻英。英翻中，考的是一個大使在國際宴會中玩弄社交的情景。中翻英，考的是花蓮太魯閣的風景，記得有「幽谷煙聲、重巒疊翠」這樣優美的文字，要翻譯成英文。英翻英，則是將古英文（會有thee, thou這種文字）翻譯成現代英文。多數考生達不到30分，如果堅持這個英文成績門檻，則很多研究所的錄取人數會不足額，後來只好降低標準到15分，而隔年的英文考題就改成選擇題了。

都計室只有王鴻楷、夏鑄九兩位老師。一屆四名學生，兩年畢業。也就是說只有八位學生，但是都計室有非常多助理。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無論是夏老師的古蹟保存或是王老師的民眾參與式社區規劃，吸引了非常多優秀的空間專業年輕人。張清華、林盛豐、陳志梧、賴志彰、米復國、陳明芳、郭美芳、王維仁、黃蘭翔、陳朝興、郭文亮等，都曾經是都計室的助理。都計室當時位在土木系館，規模不大，老師、學生、助理都混在一起工作，關係非常緊密。中午經常一起從椰林大道走路到大學口吃飯。我記得曾經拿著一篇英文論文去找夏老師，兩個人一句一句翻譯，討論論文的意思。

修習一般課程之外，每個學期都有實習課。曾經參與數個規劃案。包括澎湖的觀光計畫，到望安、七美實習。高雄的土地使用調查，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住在鹽埕區，每天拿著地圖，一家一家登記一樓、二樓是什麼行業。還記得和三位同學住在某大樓的頂樓加建，樓下就是特種營業場所。走樓梯，還會看到走廊裡裸露上身的小姐。半夜會接到電話，說要找幾號小姐。那個時候，臺灣要在北中南東各規劃一個重要的博物館，分別是北部的海洋博物館、中部的科學博物館、高雄的工藝博物館等。我們負責的是工藝博物館的前期規劃。現在的華山藝文特區當時還是臺北酒廠，我們參與了未來的土地使用規劃。

### 關於碩士論文：國宅鄰里關係

從小我就關心弱勢族群，討厭投機賺錢。因此，大學會參加慈幼會，而我至今沒有買過任何一塊錢的健康保險（只有全民健保）。以前認為保險業，是投機事業。讀大學時，家裡對面有人要賣屋，我媽考慮要買。我告訴她，社會上就是有人買房子不是為了自己要住，所以房價才會不斷上漲。哈，結果我在臺大任教十年的薪水，恐怕還抵不上一間房子的漲幅。研究所忘了是哪門課程，任課老師要我們提出期末報告的題目，我說：「我要做國民住宅。」沒想到引來同學的訕笑。這是個難以忘懷的創傷。他們大學讀都市計劃，所以可以說要研究OO的XX，比較具體。而國民

住宅，過於廣泛，只是議題，不是一個研究發問。我只知道我關心窮人的居住問題。

儘管東海大學的漢寶德在1970年代就找了學生一起摘譯CUNY教師所編輯的環境心理學讀本，基本上環境心理學對臺灣學界而言，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學科。空間專業科系，也不會有這樣的課程。但我自己在搜尋閱讀材料時，發現有不少我喜歡的論文，都出自環境心理學者。碩士論文想要研究國民住宅，但不想從傳統的都市計劃觀點出發，而是要找社會心理的角度，最後就選了高層國宅，研究他們的鄰里關係。記得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有一個「四層樓」的模式，樓層會影響居民間的人際關係。這個議題和夏鑄九的學術訓練比較接近，但他當時只有碩士學位，擔任講師不能夠指導研究所的學位論文。於是他轉介也是剛從美國學成歸國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工作的蕭新煌。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美國愛渠的環境災害，專長是環境社會學。王鴻楷則是共同指導教授。有趣的是，另一位同學高孟定研究高樓間的鄰棟間隔，找了心理系的黃榮村指導。

國光社區為十幾幢十二層樓高的建築，我依據區位、樓層、配置，抽樣130戶進行親身的問卷調查。我不是很會social的人，想到要敲陌生人的門，又可能遭到拒絕，就有點膽怯。對訪談沒有太多期待，

反而有點不情願。有時排好要去調查的時間，心中就有股希望下雨的想望，這樣就有正當理由可以不出門訪談。130個面訪確實需要非常多的時間，兩年內要寫完論文畢業，訪談進度有點無法跟上。經與蕭老師諮詢後，花錢請兩位擅長問卷調查的社會科學科系大學生幫忙。他們調查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有次我拿著問卷確認住戶是否曾經受訪，發現有問卷竟然是學生自己隨意填寫的。於是我放棄所有他們調查的問卷結果，轉而商請慈幼會的同學們幫忙，才在一定時間內完成調查。

以前沒有個人電腦，一切都是手工製作。給口試委員看的口試稿是在稿紙上手寫。交給老師的是影印本。四十年前影印一頁就是一元，那可是很大一筆開銷。口試通過之後，根據意見修改完稿，將手寫稿拿到臺大校門口的打字行，請專人打字。中文打字機很龐大，打字員要牢記每個中文字的位置。如果碰到罕用字，就更花時間了。因為打完字後，需要校對，一定還會修改、剪貼，因此必須使用專用的打字紙。如果要刪掉一個字，或是增加一個字，就要請打字行重打那個子句，重新調整字距，讓這個子句可以塞進原有的位置，而不至於影響到整個段落。照片要用手工貼上，圖說也是請打字行打好後，剪下這條字，貼在紙上。這些後續工作，都是作者自己要負責，不是打字行的事。一再確認沒有問題後，交給影印行影印裝訂，才算大功告成。

## 意外的「金馬獎」

當兵美其名是讓男生提前適應這個複雜的社會，但是同時也讓男生面對醜陋人性的試煉與挑戰。由於在臺大土木研究所的交通組拿到碩士學位，當兵時是當然的運輸科預官，必須先到運輸學校受三個月訓練，之後再抽籤下部隊。1982年的國軍訓練不但是真的訓練，還是有點病態的訓練。在運輸學校受訓時，班長（通常是志願役）就直言，讀大學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得聽他們的命令。幾個班長就在我們阿兵哥的旁邊，毫不避諱、毫無掩飾地討論有哪些招式可以用來整我們。還好他們的招式只不過是正午豔陽下出出棉被操、把床鋪下的臉盆鞋子全部踢飛（像我這種動作慢的，等別人搶回鞋子，我竟只好拿著剩下的兩隻右腳鞋穿）、要我們在地上滾過來滾過去、下雨天故意在爛泥巴裡拿槍出操然後再清槍……射擊姿勢的訓練，有站姿、蹲姿、跪姿。有次跪姿訓練一整節課，班長要我們起身，但因為腳麻，身體根本動彈不得。此時，班長就會說：「好，不想站起來是不是，那就再跪十分鐘。」我是那種動作很笨拙的人，踢正步腳踢不直；刺槍要喊「前進突刺、刺」，喊口令「向右看齊」時，我的喊聲就像日常在講話。我不會那種雄赳赳的吶喊。

在運輸學校受訓時。記得早上我們在營區宿舍周邊拔草。一面拔草，一面聊天。有次忘了是抱怨什麼事情，沒想到隔天輔導長就把我叫去，問我是不是講了XX。我當時有點震驚，聽到我抱怨的不就只有那個同班的隊

友嗎，他為什麼會出賣我？還好，輔導長很關心我，並沒有為難我。當時的輔導長，知道我是拿到碩士才去當兵，很好奇我們這種高學歷的蹲在地上拔草的心態。經常在同儕睡覺之後的時間，找到輔導長室聊天。他對我非常好，有次在出操的時候，甚至把整連的隊伍交給我，說我愛怎樣就可以怎樣。（反過來說，這不是陷我於不義嗎？）我如果整同梯的，他們一定會很恨我。好在我的個性，根本兇不起來，想不到整人的招式。後來好像是對全連的同袍說，五秒鐘之內人都給我不見。所以大家就都各自跑掉去休息了。現在，也很好奇當年輔導長的心思為何？對他，也心存感謝。

運輸學校除了學習基本戰技訓練之外，我們還有學習錙重運輸規劃計算、幾十個小時的車輛維修課程、幾個小時軍用大卡車駕駛訓練。本來運輸官退伍之後，可以自動拿到民間的小客車駕駛執照。後來有位預官翻車，而取消了這個制度。

運輸學校訓練結束後，要抽籤分發，其中有六位可以留在運輸學校（主要工作是翻譯軍事書籍），我心想這不正是我的長處嗎，還真的認真讀英文，準備考試。因為「留校」是一個比較肥的缺，他們辦了一個好像「有模有樣」的考試，但事實上考試都是假的，人選早就已經內定好了。他讓我體會我們這種完全沒家世背景的人，努力與實力是沒有用的，人脈才是關鍵。留校不成，經抽籤要到高雄九曲堂127師報到。新兵有三位運輸官，其中一位留師部，兩位下部隊當



▲運輸學校時期

排長。很幸運地，我留在師部參四科。後來我才詢問參一科的好友，當時三人之中為何是我留在師部？他說，我們報到時，有簽一張報到表，他們覺得我的手寫字體比較工整漂亮，而師部軍官經常需要簽寫公文，因此選擇我留在師部，並不是因為我的能力最適合。萬萬沒有想到，字寫得好看，還有這個好處。

每個星期四早上，是部隊的莒光日，看完莒光園地等電視節目之後，還有小組討論。此時，他們才發現我留在師部但竟然不是國民黨黨員，因此不能參加小組討論。我就樂得一個人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長官覺得這樣不是辦法，於是把我叫去，給我兩個選擇，一個是加入國民黨，一個是下放部隊當排長。我很蠢，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帶阿兵哥。我連喊口號都不會，更不用說還要會訓人，於是我只好屈服，加入國民黨。

任務交接通常是三個月的時間。我的前任（稱為師傅），因為與參一

科很熟，讓他與我交接的時間長達半年。他的打算是，前三個月交接期，我們兩個人做一個人的事情。後三個月我已經可以獨立作業，他就等著退伍沒事幹了。但人算不如天算，交接三個月，就面臨移防，結果我要調到金門，而他留在九曲堂，要繼續一個人工作到退伍。運輸官其中一項工作是掌管火車票，曾有一位營長為了向我索取（拗）一張對號快的車票，整個下午在我辦公室聊天不走。另一項任務是到下級單位考核運輸知識。我還真的很認真看書，設計考題，然後施測。老鳥告訴我說，在軍隊沒有人這樣考試的啦。一定是在考前先公布題目與答案，然後考試，這樣出來的成績才會漂亮，可是我就不知道這一些啊！我就把它當作真的（考試）。原來教育為假，作假才是真。以前就呆呆的。待在九曲堂的師部參四科，宿舍是三人房，另外兩位是四年半的中尉。每當週末休假回來，他們兩個總是侃侃而談，在高雄的性旅遊，像是十八招，讓我大開眼界。

## 金門移防事

移防到金門前，跟父母說再見，就像是到高雄旅行一樣的心情，沒有像他人說的哭哭啼啼。那個年代可沒有網路，沒有手機，打個電話都是不容易的。我帶著黃埔大背包加上一把羽毛球拍，就上船了。從高雄港搭「開口笑」（編按：中海級戰車登陸艦），平底船嘛，搖來搖去。船艙裡停滿了軍車鎗重，也塞滿了人，嘔吐穢物滿地，是一趟十幾個小時的酷刑。

當船駛進金門，遠遠看到大陸的陸地，我眼淚掉了下來，這是夢魂已久的「祖國江山」啊。這裡必須岔出去，講講國民黨的黨國教育如何地「成功」。父親曾經參加十萬青年十萬軍，跟隨孫立人部隊到緬甸打仗，不過搭船來臺倒是獨自一人。我從小接受黨國教育，聽唱〈臺灣好〉、〈反共抗俄歌〉、〈松花江上〉，地理歷史都是中國的地理歷史。但是當時說的中國指的又是臺灣，中國是大陸。小時候有夢想，哪天可以親臨長城、眼見黃河，人生就值了。雖然每天講大陸人吃香蕉皮，我們要反攻大陸，但是民國38年以後的中國真實狀況，其實我們一無所知。1981年錦繡出版社發行了一套書《江山萬里》精裝八大冊，定價不菲。這是第一次在臺灣可以看到49年後的中國大陸實況照片（雖然已經P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以及簡體字）。以當時的經濟條件根本買不起，但是朝思暮想，書沒到手，晚上都夢到又去長江、西湖遊玩了。後來，還是忍心把這套書買下來。雖然大學時已經去過不少黨外選舉的造勢場合，也讀了黨外雜誌，對國民黨應該已

經產生質疑。但是對於祖國江山、中華文化仍然有著濃烈的感情。這一切，要到出國留學後，才全然破滅。多年後紐約一位中國學弟，有次邀請另一位中國留學生一起吃飯，他是這樣介紹我的「他是投票給民進黨的」。對他們來說，投票給民進黨是一件奇怪難以理解的事情。

移防的當晚，看到外海燈火通明，有如海上夜市。據說，中國知道我們移防的日期，用這個海上長城來威嚇我們這些新兵。到了小金門，入駐師部坑道，太恐怖了。坑道上方有一層塑膠布，岩壁都是濕的，水往下滴。上方還有到處亂竄的老鼠。泥巴地上則濕答答的，只要有紙張掉落就會沾污。這也就算了，到了廁所，簡直嚇人，不敢奢望有抽水馬桶，每座馬桶裡都穢物堆積如山，也沒有水可以沖洗。還好只待了三天，參謀長把我叫去，說要我調去大金門當聯絡官。聯絡官負責小金門的飛機與船位，其實是其他運輸官極力以求的位置，我對此一無所知，可能是長官認為我是預官、忠厚老實，就指派我。

於是我隔天就進駐料羅灣。師部配備給我一輛車（是大膽指揮官的將軍車）以及一位駕駛。車子行駛在金門公路上，見車如見人，不論是兵是官，都要向我舉手敬禮。每天就開車到尚義機場接機送機，船期到了再到料羅港送兵接兵。有時則跑金防部，幫長官簽假單。在這個獨立單位，上無長官，自由自在。我不必上莒光日，也不搭伙，接機途中可以到山外吃飯。閒暇時候，到圖書館借書，讀了全套金庸以及幾本諾貝爾文學獎作品。



▲移防金門時期

## 土木系助教的摸索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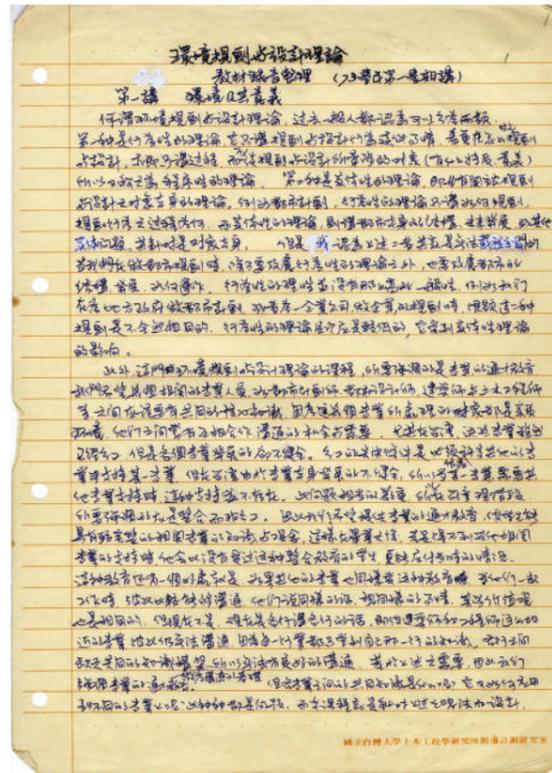
退伍後面臨就業的抉擇。最穩當的是回都計室擔任助理，有一點像是讀完博士先當個博士後研究，緩衝一下，認識自己認識環境，再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不過當時王老師、夏老師都不收我，他們需要的是建築系畢業的助理。此路不通，只好找工作。當時私部門的工作（如規劃公司、民間倡議團體）機會較少，公部門則有中央、省、地方政府層級。中央是經建會、內政部營建署；省是南北市鄉規劃處；地方則是都市發展局等。我找王老師寫推薦信，內政部營建署已經上簽公文有工作機會了。此時，土木系的學長、都計室的學弟黃荻昌本來擔任土木系助教，因考上博士班而離職。他告知我有這個工作機會。我的大學成績並不好，覺得自己難以勝任助教的工作，但還是找當時的系主任葉超雄面試。葉主任一聽我是土木研究所交通乙組畢

業（當時碩士畢業去當助教的情形很少見），也不看成績，直接說：「就是你了」。於是，我放棄營建署的工作機會，進入土木系擔任助教。有趣的是，土木系認為我是都計室的助教，都計室認為我是土木系大學部的助教（研究所沒有助教的名額），於是我的工作座位安排在都計室，也不必像其他七位助教需要在系辦值班。我分配的工作只有圖學，還是老師上課，我只需要改作業、考卷而已。時間上幾乎完全地自由，於是我自己找事情做。我自願擔任都計室規劃設計實習的助教，並且主動規劃新的課程。此外，適逢都計室成立十週年，我追溯都計室的歷史與空間變遷，蒐集歷年的計劃、論文、演講資料，編輯了十週年專刊：《山中傳奇》。

我大三就曾經修過王鴻楷在土木系開的都市計畫概論。擔任助教時，進階課程名為環境規劃與設計理論。王老師自己發展出一套有別於當時臺

灣主流的環境規劃設計理論，教授幾年後，有進一步出書的計畫。出書的第一步是需要整理上課的內容，做為撰寫的基礎，可惜一直沒有進展。等我擔任助教之後，就自願幫王老師整理上課筆記。當時還是（Aiwa）卡式錄音機的年代，也沒有個人電腦（Office 95 的前十年），一切只能手工。花了一些時間，把上課逐字稿完成，大約一百頁左右。

這份手抄本筆記，就成為前後十年要報考都計室（後為城鄉所）必須閱讀的聖經。那時也沒有電腦可以掃描為圖檔或 pdf 檔，只能影印。學長姐傳給下一屆學弟妹，影印一次又一次之後，筆跡越來越模糊不清（我曾經看過第七、第八版）。他們當時只要拿出手中的影本，看字跡的清晰程度，大略就可以知道



▲環境規劃與設計理論筆記

彼此的輩份。有一年，有位學生直接找我拿到手抄原版去影印，那個清晰的影本一亮出來，他在同學面前馬上地位提昇許多。

擔任助教這兩年，都計室只有兩位教師。王鴻楷雖然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以量化模型的博士論文拿到學位，回臺後，卻倡議民眾參與、辯護式規劃、好環境理論。黃世孟是東京大學畢業，研究敷地計畫、住宅履歷等議題。夏鑄九則正在柏克萊就讀博士班，正從建築體驗轉型批判規劃中。

這兩年，我自己找書讀，已經確認了學術興趣在環境心理學。把當時能夠找到的環境心理學歷史、教科書、經典書籍都讀過了。我還沒有能力開課，但是可以藉由助教這個位置，規劃課程。於是，我到社會系、心理系、人類系、地理系、哲學系尋找資源，幫都計室規劃了一門環境行為研究的課程。我當時應該已經認為空間規劃設計必須借用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拓展規劃設計的視野。我自己給了一場演講，講述生態心理學（行為場所之分析），並邀請蕭新煌（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榮村、瞿海源、胡台麗等人來演講。此外，我也邀請傅佩榮、沈清松來演講。沈清松後來還陸續在都計室開建築現象學的課程。

因為助教的工作不多，我得以有很多時間自己閱讀。從小在宜蘭鄉下長大，當小學老師、作家已經是「我的自願」的極限了。碩士、博士完全不在當時的想像中。土木系同學有些

權貴子弟，家裡有很多親戚在美國，但這些不是我的生命經驗。我家境不富裕，是在當助教這兩年持續閱讀，找到環境心理學這個研究方向，才確認可以出國留學。如果沒有當助教，我應該已經在營建署上班，當一輩子的公務員了。

## 留學前哨戰

我碩士論文是寫國光社區的鄰里關係<sup>2</sup>，那時已經對環境心理學有一些認識了，決定出國讀書，目標非常清楚，就是要研讀環境心理學。以前申請學校不像現在這麼容易。那時沒有 email，國際電話太貴了，主要還是用紙本郵件。取得資料也很不容易，想要知道有哪些學校可以就讀，有幾種方式：第一個是臺大總圖有某些學校的資料，一個學校一本，裡面就是每個科系幾頁的資料，介紹師資、課程；另外一個是美國新聞處（USIS），在建中旁的南海路上，二樓是學術交流基金會，裡面陳列美國大學的資料。有中意的學校，就寫信一一請他們郵寄申請表格。當年申請留學的眉角是申請七所大學（申請費用很貴，一所大約 35 美金，不能申請太多學校），兩所高於自己的程度，三所差不多與自己的程度相配，兩所排名較低的學校備用。我因為鎖定環境心理學，可以申請的學校很少。全美國只有 Milwaukee 的建築博士班、CUNY 的環境心理學、UC Irvine 的 Social Ecology、UC Berkeley 的環境設計學院。

第一個收到 reject 的就是 UC Berkeley。我當時第一志願是想要去 Milwaukee，因為是建築博士班，心想至少與都計室所學相關。淡江大學的劉綺文就是這裡畢業的。CUNY 是在 psychology program，而我從沒有修過一門心理學課程，直接轉心理學怕基礎不夠。Milwaukee 先寫一封信給我，告訴我說入學審查有幾個階段，而我已經進入最後十六個的名單，所以寫信告知，並提醒如果還有可以幫助申請的資料，請再補充作為下一輪審查的參考。接到此信，我當晚就寫了幾頁的東西郵寄過去。但沒多久我收到 Milwaukee 寄給我 reject 的信。好玩的是，過沒幾天又收到另一封信，要我忘掉上封信。原來是航空信件來往耗時，在他們收到我的補充資料之前，他們已經開會決定最後的錄取名單。等收到我的新資料，他們非常想要錄取我，於是來了幾封信，要我認真考慮，如果有任何一位已錄取的學生放棄，我就是第一順位遞補。CUNY 比較晚回信，不但給我入學許可，還給我免學費，加上全額獎學金。沒多久，Milwaukee 來信確認錄取。這時我有兩所學校可以選擇。於是打越洋電話給正在 Berkeley 讀博士班的夏鑄九老師，詢問他的建議。他講了很久，兩所大學各有好處，fifty fifty。後來才問我有沒有獎學金，我說 CUNY 給我全額獎學金，他回：「你怎麼不早說，當然是去 CUNY 啊」。去 CUNY 唸

<sup>2</sup> 畢恆達（1982）《高層國宅之空間設計與鄰里關係：國光社區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書前，他送給我兩句話，一個是：「你去那邊一定要把最好、最新的環境心理學學好，帶回臺灣。」第二個是：「你同時要把所有對環境心理學的批評都學回來。」

到 CUNY 之後，與所上秘書很熟，才知道 CUNY 給我的獎學金是所長 Leanne Rivlin 主動幫我申請的。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項獎學金。她拿到我的申請資料之後，自己幫我寫獎學金的申請書。到美國以後，才發現就很多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樣。我們通常以為美國人很冷漠，沒想到他們願意為我做這樣的事情。

### 紐約求學術（一）

CUNY 的環境心理學 program 是博士班，可以接受大學畢業生直攻。有八位老師，分別來自建築、心理、地理、人類學的背景。接受所有不同科系的學生，包括文學、護理、藝術都有。這點與臺大城鄉所頗像的。我申請時已經有碩士學位，可以申請抵免 12 個與環境心理學相關的學分。至於碩士論文，也可以申請抵免，否則就必須修一年的 Second Year Paper 課程，期末報告經過任課與課外教授審查通過等同於碩士論文。總學分是 60 學分，我抵免 12 學分之後，還要修 48 學分。我臺大的碩士論文雖然也屬環境心理學領域，可以申請抵免，但是要翻譯成英文申請審查。與其如此，還不如直接修 Second Year Paper，同時可以學習研究法。

CUNY Graduate Center 的 psychology program，是 PHD（當時全美排名心理學第八名），裡面有三個 subprogram，分別是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social personality psychology，和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這三個 subprogram 在我念的時候其實是獨立的，所以我與另外兩個系所的學生、老師平常沒有什麼太多的接觸，行政上也差不多是獨立。我畢業多年後，三個 subprogram 整併，後來又要裁撤，環心最後選擇併入人文地理系。

錄取後，所上 assign 指導教授 Gary Winkel 給我。他曾經研究逛博物館的行為模式。1969 年，環境心理學成立第一個學術期刊《Environment and Behavior》，就是他擔任總編輯。他是美國第一個在建築系任教的心理學博士。夏鑄九留美時也曾經修過他的課。他同時也是美國統計學會的會員。我拿到的獎學金，是為了紀念一位統計很強的心理學家，所認為我是工學院畢業，統計應該不錯，猜想這是安排他指導我的原因。不過他也很有雅量，我後來的研究幾乎沒有用到統計，他都可以接受。依規定母語非英文的外國學生要先修英文課，我不想花時間在這上面。很好玩，我用有點蹩腳的英文向所長解釋為什麼我不想修英文課，但所長答應了。我還問指導教授，是否有需要修統計課，覺得我在臺大已經修過六個學分，課程太簡單。指導教

授說，如果簡單，就把它當作是英文課。於是我第一個學期就修了 15 個學分，其中包括必修的心理學史、環境心理學、知識論與研究方法等。

我留學之前已經讀過蠻多環境心理學的文獻了。記得每次第一節上課，老師給了 syllabus（課程大綱）之後，我當天馬上就會跑去圖書館找書。那時候借書不像現在這麼容易，第一個先到 CUNY 的圖書館找。借不到的話，接下來到對面的 New York Public Library（紐約公立圖書館）。另外可能會到幾個 CUNY 的不同校區，例如 Hunter Collge 心理學書籍較多、City College 建築很強。紐約公立圖書館由於是公立的，如果你想借閱的資料館藏沒有，館員就會幫忙查詢有此資料的距離最近的圖書館。交給你一張轉介單，憑此單就可以去使用那個圖書館。像是 NYU 或哥倫比亞大學如果要使用圖書館，外校人士必須付費（一天 15 美金之類的）。但是現在憑此轉介單，就可以免費入內使用。

### CUNY 與環境心理學

1960 年代美國的人權、婦女、環保、反戰運動風起雲湧。CUNY 系統就是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把本來各自獨立的大學 / 學院（如 City College, Hunter College, Baruch College 等）整合在一起，並成立研究中心（Graduate Center，簡稱 GC）。GC 是行政 / 研究中心，教學

則只有博士班，沒有大學部。多數 GC 的教授，同時在其他學院的大學部教書；環境心理學則比較特殊，只有博士班，沒有任何大學部。因此，教授可以全職在 GC 環心。

美國紐約的貧富差距、種族隔離嚴重。紐約有許多名校，如哥倫比亞大學、NYU 等，學費都很貴，貧窮的少數族裔負擔不起。<sup>3</sup> 成立 CUNY 系統之後，因為是公立大學（由紐約州政府補助），依規定必須提供低學費的機會給紐約市民。CUNY 因此招收許多貧窮、少數族裔、性少數的學生。像是 City College 過去曾經出過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現在也必須對紐約市民開放。這造就了這所學校的特殊校風。它不一定在課堂上表現，而是當有國際或社會事件發生時，可以聽到老師或同學有別於主流的評論。相對來講，CUNY 常站在最邊緣、最少數的位置。從階級來看是底層階級；從性別來看一定特別重視女性以及性少數的生命經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求學經驗，有時候可能比課堂學到的東西還更多，因為他就是與你的生活、社會息息相關。

CUNY 是如此，環境心理學這個學門同樣有其特殊之處。環境心理學也是 1960 年代時出現的。無論就專業、實務來講，環心都是站在反省批判的立場。從建築來看，為什麼建築要與心理結合在一起？那是因為建築設計把建築物當作是一個藝術品或雕塑，臺灣現在也還是這樣子。建築師

<sup>3</sup> 1992 年我就讀 CUNY，外籍生的全年學費是 3200 美金。NYU 則是以學分計算，一門三個學分的課程，就要一千多美金。我住學校宿舍雙人房，月租一人 275 美金；NYU 的二人 studio，每個人要 800 美金。

雜誌介紹或評論建築作品的時候，一定是在使用前評論，放上美美的照片。照片裡面是完全沒有人（使用者）的。對他們來講，它就是一個藝術品，給人欣賞的。他們討厭人進去使用，認為會破壞了原來設計的美感。六〇年代美國建築界有這樣的反省，可是臺灣到現在還沒有反省到這樣的地步。所以環心的出現，是希望把使用者的經驗加進來，而不是只在使用前看外表的形式。另外是與都市的發展有關。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大量、快速地新建高速公路、國民住宅等各種建設，造成許多都市問題，包括空氣污染、貧窮不均等。然而當時的社會科學或是都市計畫的學術專業無法回應現實的問題。學術人士因此反省，為什麼讀了這麼多理論，卻無法直接回饋給都市問題的解方？空間專業這一邊在反省他缺少了人，社會科學這一邊也反省沒辦法回應都市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築與社會心理合流了，因此有了環境心理學。環心因此必然是批判的。除了批判學術與現實的脫離，也批評傳統心理學的方法。主流心理學若研究空間，通常在實驗室做研究。但是空間無法成為在實驗室裡做實驗的空間。那種空間必然是化約過後，變成是簡單的聲光刺激才有辦法研究。然而都市生活沒有辦法放到一個實驗室。所以說 CUNY 已經比較站在邊緣、少數者的角度了，環境心理學又是關心實際的社會問題，對

傳統的學術理論與方法有所反省與批判。在這樣子的系所裡面，就會吸收到這樣看待事物的觀點。除了核心的專業，也影響平常看待人事物的角度。這是一個蠻重要的經驗，如果換到別的城市、別的學校，或者即使一樣是在紐約，可能學到的東西，看事物的角度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 大蘋果市小生活

世界知名的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 MoMA 距離 CUNY, GC 只有 11 條街，走路約 10 分鐘就到了。由於 CUNY 是公立學校，拿著學生證就可以免費換入場券。這裡有畢卡索、印象主義、馬蒂斯等無數名畫。地下室還有兩間電影院，經常播放藝術電影或主題影展。我本來不太喜歡看喜劇電影，就是在這裡遇見卓別林影展，把所有他的電影幾乎都看過了。讓我馬上愛上了卓別林。1986 年尚未解嚴，兩岸沒有交流，又在 MoMA 遇見中國電影節，讓我有機會看了《黃土地》<sup>4</sup>、《盜馬賊》<sup>5</sup>、《湘女蕭蕭》<sup>6</sup> 等這些臺灣當時沒有可能放映的電影。

CUNY 與哥倫比亞大學、Fordham University 有簽合作。CUNY 的學生可以繳交本校（便宜許多）的學費，到哥大修課，因此又可以使用哥大的圖書館。

第一年住在位於 44 街的學校宿舍，緊鄰 Times Square。這幢建築原來是

旅館，後來改成老人住宅，CUNY 於 1986 年把其中 8 至 11 層租下當作學生宿舍。宿舍平面格局就和大多數旅館一樣，U 字形的中央走廊，尾端其中一間為公用開放廚房。為了省錢，我申請住在雙人房，月租 275 美金。第一位室友是印度人，數學很強，非常聰明，很少看到他在讀書就全部都拿 A。他在房間裡最常做兩件事，睡覺和聽收音機。他喜歡聽搖滾樂，聲音很吵我沒辦法看書，我向他抱怨後，我只要一拿起書本，他就會把收音機關掉。問題是看一段時間後會累，需要休息啊。只要我眼睛一離開書本，他馬上就打開收音機。後來我變成不敢休息，就算要休息，也要假裝還在看書。他睡覺的時間非常長，一天超過十幾小時。他睡覺的時候我也不敢動，怕出聲音會吵到他。他有一次還把床換了方向，變成他躺著眼睛就瞪著我在念書，很奇怪。讀書、生活受到影響，我向指導教授抱怨。指導教授向學校住宿組反映後，回說剛好有一位韓國學生家裡臨時有事回國了，他的單人房那個學期空著，學校就安排我付雙人房的租金，可是住在單人房。

我到紐約那年，CUNY, GC 有中國同學會。那個年代中國指的就是臺灣，至於現在的中國當時叫做大陸。當時的會長，顯然是國民黨培養的青年黨員，每年在學校舉辦中國之夜，會有樂隊演奏，女生穿旗袍展示傳統服裝。我一去他就把同學會交給我，我當了好幾年會長，但主要辦的是聯誼活動。好像沒多久，就把名稱改做臺灣同學會了。有次帶著兩位新生在速食店吃飯，我們看著紐約市地圖，我告訴他

們哪裡有好玩的。這時有個陌生人過來問我們 OO 是在哪裡。我們就很熱心，跟他解釋怎麼走。等那人走後，發現我的背包不見了。原來他們兩人一組，一人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另外一人偷背包。當年，沒有隨身碟，還是使用磁碟片，我的期末作業都在背包裡面，就這樣不見了，很傷心難過，很多報告必須重寫。我向指導教授哭訴，說我不想唸了，我想要回臺灣。這是留學過程中的一個低潮時刻。

紐約有一個民間組織 International Center（國際學生中心），不歸哪一個學校，是所有外國留學生都可以去的機構。第一年的年費是 30 美金，等我畢業時，聽說已經漲到 150 美金了。這裡可以申請免費的一對一英文教學，與一位美國老先生配對，約好固定時間，商量教學方式。讀雜誌、聊天，都可以。我記得有次閱讀 New Yorker 雜誌，他就取笑華人經常 l 和 r 的發音分不清，把 the president's election 讀成 the president's erection。此外，也有正式的英文教學課程。我參加了英文寫作班。記得有一次，老師拿一張明信片，圖中有幾張沙發，要我們看圖說故事。我在作文裡寫了 sociopetal, sociofugal。老師驚訝極了，因為她不認識這兩個字。她心想，外國人怎麼會使用這麼艱深的字眼。事實上，這兩個字，一般字典也查不到。它是環境心理學的專有名詞，由 socio 這個字頭，加上 centripetal（向心力）、centrifugal（離心力）的字尾組合而成。意思是，座椅的排列是否鼓勵社會互動。

<sup>4</sup> 陳凱歌（導演）（1984）《黃土地》。廣西電影製片廠。

<sup>5</sup> 田壯壯（導演）（1986）《盜馬賊》。西安電影製片廠。

<sup>6</sup> 謝飛、烏蘭（導演）（1986）《湘女蕭蕭》。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製片廠。

Center 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中心的一面牆上，貼有許多當下的表演資訊，一張票通常只需一美金或兩美金（有廠商贊助），一個人可以拿兩張票。因此前幾年，在紐約看了無數的表演，從古典音樂、舞蹈、舞台劇，到運動賽事，無論喜歡不喜歡的類型都去看。我看了在林肯中心的 The King's Singers 的演唱會；邀請所上秘書去 Madison Square Garden 聽 Elton John 的演唱會，唱到後來所有觀眾都站起來跳舞。我也去 Off Broadway 看《等待果陀》，舞台布景就一棵樹兩片葉子。當時還有一齣特別的百老匯舞台劇《Oh! Calcutta》

（噢，加爾各答），演員全裸，很多都是退役的體操選手，身材超好。舞台劇是由幾個好笑的短劇所構成。在臺灣不可能有機會在公共正式場合看到裸體。於是，只要有臺灣朋友到紐約，我就會請他們去看這個表演，反正一張票才一元美金。這齣戲一演幾十年，不過後來主要的觀眾群大都來自亞洲，演員也會刻意講幾句日文取悅日本觀眾。還有，我花一元美金看了美國苗條菸女子網球賽，是葛拉芙（Steffi Graf）和娜拉提洛娃（Martina Navrátilová）對決。

紐約自稱 The City。紐約人自認為紐約不是美國，紐約就是全世界唯一的大城市。如果講到空間規劃與設計，不管讀什麼教科書，讀一讀一定都是紐約、紐約、紐約。講到現代主義建築會講 Lever House，Seagram Building；講到後現代主義會講 AT & T Building。反過來，講歷史保存

運動，也是紐約。從 Pennsylvania Station 真的遭到拆除，有這個前車之鑑，後來才保得住 Grand Central Terminal。民間保存團體趕在拆除之前行動，推出容積轉移的規定，才得以保存歷史建物，不被資本開發所摧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也是來自紐約，因為有中國人開洗衣店造成水污染，因而有了土地使用分區的管制規定。開放空間容積獎勵也是從紐約來的。從 Seagram Building 前的廣場得到啟發，市政府以容積獎勵來鼓勵私部門留設開放空間。講到城市中的大公園，那非中央公園（Central Park）莫屬；講到城市中的口袋公園、小公園，紐約也是最有名的，從 Paley Park 到 Greenacre Park。所以幾乎與我們空間專業相關的，有非常多的觀念、制度都是得自紐約的啟發。另外像我對塗鴉有興趣，那紐約就是塗鴉者朝聖的麥加（Makkah），是現代塗鴉的發源地。紐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常出現在教科書的地方。有機會親身生活在這些空間現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 關於博士論文：留學生之物的意義

前面提過，博士班第二年有 Second Year Paper（六學分）這門課，期末報告通過後就相當於完成碩士論文。第一年的暑假，回到臺灣還參加夏鑄九的國科會計劃，調查全臺灣北半部的溫泉，包括公開的以及尚未對外開放的，從蘇澳冷泉、嘎拉賀，到奧萬大溫泉。奧萬大的路幾乎與小汽車一樣寬；在中橫路上，車頭曾經



▲畢老師與紐約塗鴉

懸空，印象深刻。夏老師不但負責開車，每到一個溫泉地點，他就叫我們先休息，自己拿起筆記本開始素描。就這樣，我跑遍了從花蓮到臺北到臺中的溫泉。可惜，那個時候我還不敢泡裸湯，有個溫泉瀑布我沒有下去體驗；有個原住民部落深山裡的溫泉池塘，我也不敢游泳；蘇澳冷泉在室內，我只有在外面看一下，不敢進去。本來還想也許期末報告可以寫泡溫泉的身體體驗，後來也做罷。第一次上課，老師問我們研究的題目。我們同屆有五位學生，另外有三位美國人（一個白人，兩個非裔美人），一位波蘭籍學生。大家都講了主題，例如美國白人，他才剛大學畢業，是個棒球迷，就說要做體育館裡的觀眾互動。我還沒有題目，深感沮喪。

當晚回到宿舍，想到下週上課老師還是會問相同的問題，於是坐在椅

子上苦思，東看西看到底能做什麼題目。環顧四周，這時想到我自己出國留學的時候，只能攜帶一個摺疊式大背包（形狀有點像超大燈籠）出國，所有的東西都要塞到裡面，因此要帶的東西都是千挑萬選，考慮再三，不能說這個想帶、那個也想帶。於是我有一點好奇別的臺灣留學生到底塞了什麼東西帶到美國來。我馬上打了幾通電話問朋友：「你來的時候帶了什麼東西？你是怎麼想、怎麼選擇的？」朋友跟我講了很多有趣的東西。其中有一個女性朋友說她最喜歡的東西並沒有帶來美國。我本來認為，最喜歡的東西當然就是要帶來啊，怎麼會不帶。她說她最喜歡的東西要留在臺灣給她媽媽。因為她會想念家人，所以要把東西帶來，可是她媽媽會想念他，所以她把自己心愛的東西留給媽媽。她媽媽看到物品就好

<sup>7</sup> Csikszentmihalyi, M., & Halton, E. (1981). The meaning of things: Domestic symbols and the sel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像看到小孩一樣。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也言之成理。聽了幾個故事之後，下次上課我就說我想要往這個方向發展，討論留學生到底會帶什麼東西到美國。可是我有一點忐忑不安，不確定是否可行。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博一的環境心理學課程，已經讀過一本書就叫做《The Meaning of Things》<sup>7</sup>，是由博士論文改寫成的書。作者研究芝加哥都會地區，訪問了幾十戶，而且他是訪問三代，老人也問、中年也問、小孩也問。他做很多交叉研究，包括世代變遷、性別差異。他都已經這麼全面的進行分析了，我到底還有沒有機會可以有新的發現與觀點？任課老師 Susan Saegert 聽了我講的幾個故事，覺得應該是可以繼續再發展。有了老師的背書，我當然覺得沒問題啊，她說可以做那我就來做。所以我的 second year paper 就是研究物的意義，訪談了在紐約就讀的 12 位臺灣留學生。

48 學分我兩年就修完了。Second year paper 交出之後，下一階段是資格考。由學生自己選兩個題目。題目可大可小，例如空間現象學、地方依戀。第一步就是建立 bibliography，也就是收集文獻，第二步是寫 book review，最後是口試。我選擇的主題，分別是物的意義，以及環境變遷（environmental transition）。首先收集相關文獻的清單，請指導教授確認是否有遺漏。接著閱讀，將文獻分類。Book review 依規定只能寫三頁，要統整這個主題領域的研究成果、對之評價，並指出未來研究方向。

報告交出之後，安排時間口試（就像學位論文口試一樣）。還好，老師對我很好，過程非常愉快。同學說，明明是考試，為何我的口試不斷從教室裡傳出笑聲。

資格考通過之後成為 ABD (All but dissertation)，學校也會先頒給碩士學位，好讓學生有個身份可以先到大學兼課。畢業前的重頭戲就剩下博士論文了。我整天在圖書館東翻翻、西找找，想要找出線索。那時候，second year paper 的期末報告已經在改寫期刊論文了，想想覺得可以繼續深究。這篇論文訪談已經在紐約讀書的留學生，主要的文本來自於受訪者的記憶，但是記憶難以捕捉真正的時間變遷。於是找指導教授商談，決定繼續研究留學生物的意義這個主題。從留學前（在臺灣）就開始訪談，一直追蹤留學生到美國一定的時間，這樣比較可以掌握物的意義的變遷過程。

透過紐約各大學的臺灣同學會在暑假回臺灣舉辦的留學說明會，我得以拿到準備去紐約留學的學生名單（那時臺灣還沒有太多個資概念）。學術交流基金會則有「與我同行」的活動，大家在一本筆記本上詢問有沒有想搭同一班飛機的留學生。根據性別、學校、科系，我從這些名單中選取可能的受訪者，直接打電話詢問。幾乎沒有直接拒絕的。有幾個回說，出國前趕著辦事情、聚餐，找不出空。隔一陣子，如果他仍然說很忙碌，我就放棄。整體而言，同意率很高。本來理想狀況，是到受訪者家中訪談，這樣可以看到住家空間以及家中的物

品。不過，女性受訪者無論住在家裡（父母不會同意）或宿舍／租屋，都不願意讓一名陌生男性進入。男性受訪者也很少願意讓我到家中訪談。於是，我們大都約在速食店或公園。

訪談結束後，我給他們一張美國的明信片，上面的收件人是我，以及有我在紐約的地址。我請他們到紐約安頓好以後，將這張明信片寄給我，這樣我就可以與他們聯絡接下來的訪談。回紐約後，收到的明信片並不多。於是我到受訪者計劃要去就讀的學校，詢問是否有該學生前來就讀。學校的國際學生事務中心說，這是個資，無法提供。但是我可以寫一張 A4 的說明，他們在發給新生入學資料的時候，可以將此信裝入信封，由受訪者自行決定是否要與我聯繫。此外，我也去找學校的臺灣同學會，他們就會告知我受訪者有入學，以及聯絡方式。四十個裡面我找到了 37 個，有三個用什麼樣的方式找都找不到。猜測他們很有可能根本沒有到紐約讀書，也許決定到另一所學校讀書，也許因為種種因素，根本就沒有出國。另有一位受訪者聯絡上了，可是拒絕受訪。所以繼續紐約訪談的受訪者有 36 位，剛好是九成。一找到聯絡方式，我馬上約訪；一個學期過後，做第三次訪談；其中部分留學生於一年結束後做第四次訪談。全部算起來，做了一百多次訪談。

我用三年完成修課學分、資格考和論文計劃書，又花了三年訪談、分析資料、撰寫論文。紐約實在太好玩，我其實並不急著回臺灣。不

過，我倒是從來沒有留在美國就業的念頭。雖然獎學金逐年遞減，還好幾乎每年都有，讓我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六年畢業，在所上已經算是速度飛快了。論文的結論寫完後，給指導教授看，他覺得不像是結論。結論不等於摘要，不是把前面的內容簡要重寫一遍，而是要提升層次去想整體的論文到底在講什麼。後來我就花了半年的時間，把結論寫完。結論這一章，畢業後拿去參加研討會，最後在會議論文集上出版。

### 期刊投稿趣

Second year paper 課程的期末報告，我訪談 12 位在紐約留學的臺灣學生，相當於碩士論文。我在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時候，同時也將碩士論文改寫投給《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環境心理學期刊）。這個期刊有雙主編，一位在英國，一位在美國。投稿後，等了近一年的時間都沒有得到回音。我去信問的結果，說是因為我論文的審查人很難找。這個理由難以理解。許久後，我收到審查結果，兩位審查人意見不同。一位喜歡論文的前半，講述物的意義的面向（meaning dimension），但認為後段的受訪者故事（選取四個人與物關係的類型）只是 anecdotes。另一位審查人，喜歡後半，認為前半比較無趣。指導教授猜測，審查人前者是心理學者，後者是人類學者。看起來要同時取悅兩位審查人並不容易，那何不乾脆拆成兩半，一篇變兩篇。根據

前半改寫的論文，回給環境心理學期刊。因為英國的總編輯比較是實證取向的心理學者，大概會比較喜歡有結構的內容。果真修改之後，刊登了。根據後半改寫的論文，則參加 EDRA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Association) 的年度研討會，同時參加學生論文競賽。EDRA 是北美環境心理學領域最重要的學術組織，當年在墨西哥舉辦。我事前收到通知，說沒有通過論文競賽的初選，加以經濟拮据，就沒有去參加研討會。沒想到某天早上，突然接到指導教授從墨西哥給我的電話，恭喜我，論文得到學生論文競賽的首獎。真是大出意外。心想，不是初審就已經沒有通過了嗎？事後才知道，原來是有複審委員把幾篇初審篩掉的論文又救了回來。複審委員（尤其是主席，一位環境心理學界的重要學者）非常喜歡我的論文，所以最後我得到首獎。得到這個重要獎項之後，學校又幫我申請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國心理學會) 的學生獎學金，雖然獎金不多（幾百美元之類），比較是名譽性質的鼓勵。CUNY, GC 只有幾位學生拿到此獎，為此，校長還特別接見，請我們吃飯。這些都是求學過程中的重要履歷。但整個過程充滿曲折與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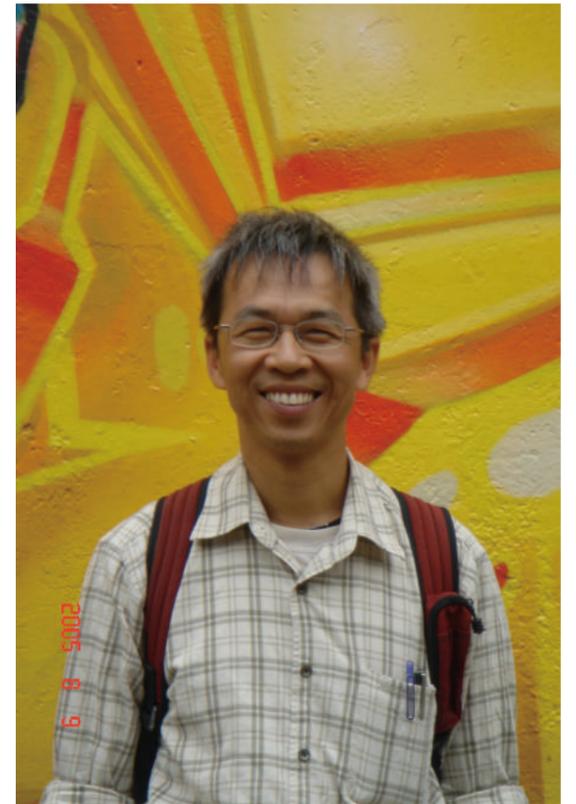
## 紐約求學術（二）

前面說過，我修了 48 學分。環境心理學博士班究竟都開哪些課程呢？第一年，有環境心理學導論、研究方法、知識論、統計學等。所上的

老師 Kathleen Christensen 在 Penn. State University 的人文地理學拿到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主題是空間現象學。第二年我就修了她開的詮釋學。加上 second year paper，等於是修了將近 20 學分的研究法的課程。美國很多博士生成為 ABD (All but dissertation, 準博士) 之後，可能就出去工作了，為了讓這些學生能夠持續研究寫作，所上又開了論文寫作的課程，在論文的任何一個階段的學生都可以選修，要幾個學分由自己決定。這門課程，沒有老師演講授課，而是修課學生輪流拿出自己的論文資料與問題（包括文獻回顧、訪談、分析、寫作）在課堂上討論。在這裡可以聽到、學到很多非常實際，而在正式課程沒有機會學到的東西。例如一位學姐分享，想要研究醫院，但是必須先分別通過學校、醫院、社區的倫理審查。醫院的審查每半年才開會一次。她後來評估一下，最後放棄了這個主題。另一位學姐，研究「過動症」的兒童。有一次，他陪著小孩出門，腳踏車故障，小孩花了幾個小時把車修好。她告訴小孩說，老師說你上課不專心，可是你可以這麼專心花幾個小時解決腳踏車的問題。也有學長分享，寫論文期間經常在打毛線、學畫畫，大家取笑畢業的時候，可以同時舉辦一個（第二專長）成果展。所上在每個星期四中午，還定期有 Brown Bag Meeting。顧名思義，每個人自己帶吃的，回到所上聽演講。藉此讓平常很少出現的學生，一方面可以跟上前沿的研究，一方面和所上保持聯繫。

所上的風氣非常開放，也很信任學生。有一學期，所方就把整個學期 Brown Bag Meeting 交給我負責安排。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機會。藉此，我可以有機會找別的大學的教授，搜尋他們有什麼新的研究主題、寫了什麼書，主動與他們聯絡，請他們來演講。例如我就邀請在紐約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教書的 Richard Bernstein，以書上的一個註解為題來演講。所上另一位老師 David Chapin，是亞歷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的學生，曾經抱怨過《建築模式語言》<sup>8</sup>，說裡面很多圖其實是他畫的，可是沒有給他 credit。他有次出去演講，拿了幾百美金的演講費，他說是不義之財，要捐給所上。後來他就把錢交給我，要我幫忙買書建立所上的圖書室。原因是所上老師同學都知道我很會買書。紐約有很多二手書店，最有名的就是 The Strand Book Store，現在都還在。我有事沒事就去逛舊書店，新書買不起，只能買二手。我有一個特長就是會辨識、記憶書的封面，只要眼睛一瞄，馬上知道書架上哪些是新上架的書。於是我花了幾百塊錢，就幫所上建立了一個簡單的核心書籍圖書館。例如 Jane Jacobs 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sup>9</sup>，因為是經典，精裝的一本只需一美金。Kevin Lynch 的《城市意象》<sup>10</sup> 也是一塊錢美金就可以買到。

此外，我也曾擔任所上的 admission committee member (招生委員會委員)，老師認為學生有就學經驗，可以從學生的角度來觀察怎樣的人適合來學習。有一次有位申請者，來自非洲，大學讀哲學，但托福成績連五百都不到。如果是大學校，校方的招生中心就會把這位學生剔除了。他的資料，根本不會有機會進到所裡。還好 CUNY 是小學校，我們得知該申請者當時人就在美國，於是邀請他來面試，發現用英文溝通完全沒有問題，於是就錄取他了。



▲畢老師與紐約塗鴉

<sup>8</sup> Alexander, C., Ishikawa, S., & Silverstein, M.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towns, buildings, 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p>9</sup>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sup>10</sup> Lynch, K. (1977). The image of the city. The MIT Press.

## 重返臺大城鄉

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我當然希望回城鄉所任教。以我的背景，我知道很難申請到建築系的教職，我不會教建築設計。心理系應該也不會要我，我並非大學部心理系出身。當初我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找不到工作就來做翻譯好了，想說在美國讀過書，英文應該還可以。城鄉所似乎是最好的選擇。當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位申請者，只知道最後是我和李永展競爭，一個早上演講，一個下午演講。李永展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休閒資源系拿到學位，博士論文與環境行為研究有關。他是都計室比我晚一屆的學弟，大學讀成大都計系。兩個人各有支持者，幸運地，後來我錄取了。我的缺，還是教育部給的專案計劃缺，薪水有加給。等我進城鄉所之後，就沒有新的缺了。事實上，我們有兩個教師缺是向土木系商借的，因此要在土木系大學部開課。此後十幾年，除了劉可強轉專任之外，都沒有新進的教師。我就維持了很久，都是所上最年輕的老師。

## 生涯初期三件事

我五月在 CUNY 畢業，六月初回來城鄉所給 job talk，講述我的博士論文和計劃開的課程內容。記得林正修當時是博士班學生，問我覺得人生的意義為何？（從物的意義延伸）教評會通過之後，第一件事是夏老師交代的。土木系環工組的於幼華正在編輯一本教科書《土木與環境》<sup>11</sup>。土木工程比較專注在結構工程、鋼筋混凝

土之類的工程技術，這本書則希望土木系的學生能夠關心土木工程與周遭環境的相互影響關係。夏老師把他要負責的〈人造環境與設計〉這個章節轉給我負責撰寫。題目是這樣，但是夏老師寫和我寫的一定很不相同。當時我就構思要放一個小節講性別與環境。但是剛回國，對於臺灣的性別處境一無所知，我不希望只談理論，不講實務。為了這小節，我開始努力蒐集相關資料。除了性別，我也談環境認知、擁擠、領域感，以及環境災害等議題。寫完交給主編於幼華，他回說寫得很好，不太需要修改，只是性別寫太多了。那個年代，工程師應該很意外怎麼會談性別吧。這是我回臺灣的第一件工作，對我有蠻大的影響。

我回臺灣時，環境心理學博士學位，在臺灣極為少見，或者根本沒有。如果有的話，可能就是劉綺文的 Milwaukee 的環境行為研究算是比較接近。別人都很好奇，環境心理學到底在學什麼？有些學校因此請我去演講。我有機會就會問他們，如果講「性別與環境」他們有沒有興趣。如果對方說可以，我就去講性別。為了演講，我要準備更多素材，又要收集一些臺灣的資料，就慢慢有一些對臺灣的性別空間現況的理解。

我 1992 年回來的時候，所長是王鴻楷。所長一任三年，可是他當五年就說不當了，很有個性，所以要提前改選。等於是我才剛回來的第一年，大家就在討論所長到底要怎麼選，意

見爭論不休。如果按照輩份，當然是老王做完換老夏。可是老夏事業大、計畫多，他對行政也沒興趣，所以他沒有意願。其他老師有人有興趣、有人沒興趣。總之怎麼談都談不攏，產生不了人選那怎麼辦？王老師又說他堅持就是只做五年，不做第六年。這個時候注意力突然轉到我身上，但這個就很尷尬，很少有人才剛進來馬上就要接任所長的。當時對外的說法是，城鄉所就是要找一個最資淺、最沒有包袱的人。大家討論出來，我是唯一老師和學生都可以接受的人選，不會有反彈。形勢如此，我不出來也不知道怎麼收拾，只好答應下來。所以，我是回來的第二年就接任所長。一當六年，卸任時，我還未滿四十歲。別人可能是四十幾歲才開始要進入行政體系、要當所長，我不是，我是四十歲已經把這個責任全部都了結了。

所長除了處理所務之外，必須參加許多會議，從院務會談、院務會議，到校務會議等，佔據許多時間。本來以為畢業後，改寫博士論文發表，趁年輕開展學術旅程，沒想到六年的青春必須為所務而付出。我究竟屬於哪個世代就有點尷尬，我不屬於城鄉五老（王鴻楷、夏鑄九、華昌宜、劉可強、陳亮全）這一輩，但接下來的張聖琳、王志弘、黃麗玲又有點算是我學生輩的。我剛好卡在中間。十幾年的時間，一直是城鄉所最年輕的老師，五老一退休，我突然就變成最資深的教師了。夏老師很喜歡講一個笑話。剛當所長的時候，有次參加校務會議，在討論校門口規劃設計提案時，我站

起來發言。接下來的賀德芬發言說：「剛才那位同學……」。

撰寫《聯合報》專欄也對我產生很大影響。寫專欄純粹是個意外。美國一位好友的高中死黨訂婚，邀請我去參加宴席。鄰座是中國時報〈浮世繪〉版的主編夏瑞紅。她問我在哪裡做事？正在做什麼研究？我回說正在做國科會的民生別墅輻射鋼筋事件的研究。她說這個議題很有趣，能否幫他們寫一篇稿子。我說沒問題，但其實沒放在心上。我心想，報紙編輯碰到人一定會主動邀稿，這是他們的職責。我以為是例行公事的禮貌性約稿。過了兩三個月，沒想到夏瑞紅真的打電話給我，問我稿子寫好沒有。這個時候我才確認她是真的要請我寫稿，不是客套話而已。那時候訪談調查也做得差不多了，就寫了一篇稿子給他們。結果分四天刊出，第一天是頭條，大標題附上照片。據說《張老師月刊》看到這一篇文章，把它當作他們練習寫稿的教材之一。刊登的第一天晚上，聯合報〈繽紛〉版的編輯就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寫專欄。中時聯合兩大報處於競爭關係，聯合報有〈讀者論壇〉，中國時報有〈時論廣場〉；中國時報有〈浮世繪〉版，聯合報有〈繽紛〉版。接到電話我嚇一跳，我從來沒有寫專欄的經驗。我回說我不會寫，寫專欄壓力太大。編輯就說很簡單啊，她知道我拿的是環境心理學博士，說：「你在美國念書那麼多年，你就寫你搭飛機，回到臺灣下飛機後，看到什麼，臺灣長什麼樣子……，這樣就是一篇，很簡單啊，反正你學環境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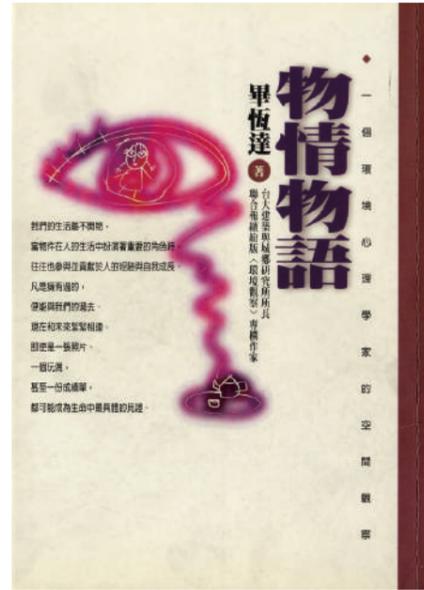
<sup>11</sup> 畢恆達（1993）〈人造環境與設計〉。於幼華（編）《土木與環境》（頁 433-461）。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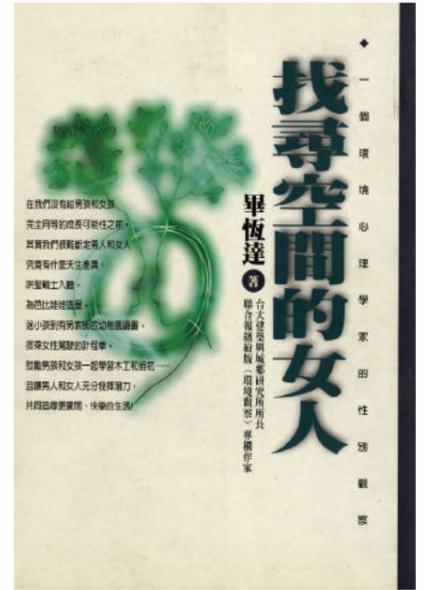
▲中國時報〈浮世繪〉版



▲聯合報〈繽紛〉版



▲《物情物語》



▲《找尋空間的女人》

學，你就是寫一些你對空間的觀察這樣。」我說好吧，我來試試看好了。我不敢直接答應，想先試寫，說：「你們先看一下我寫的東西是不是你們心中想要的。」當天晚上我馬上寫了三、四篇稿子給她。我在紐約念書修了幾十個學分，一定有很多期中、期末報告，做了一些小研究，我就根據這些課堂報告改寫。她一看就說：「好，就這樣決定了。」於是敲定日期，專欄準備要開張了，專欄的名稱叫做〈環境觀察〉，每個星期五早上出刊，每篇不到一千字。

寫專欄的壓力很大，要不斷發掘新的主題。每個週末都坐在研究室，翻看報紙上的社會新聞，翻閱書架上的書籍尋找靈感。專欄刊載一陣子後，編輯會給我回饋，告訴我讀者的反應，我偶爾也會接到讀者來信。專欄的第四篇寫女廁，第五篇寫「處女地」。陸續又寫一些空間性別的主題後，編輯給我的訊息是，有些讀者每個星期五早上起床後，就期待要翻開

那個版面，看到一篇性別的文章。所以本來是〈環境觀察〉專欄，寫一寫變成是〈性別空間〉專欄或者〈性別〉專欄了。那時候我剛回臺灣，知名度不高，讀者來信還會寫畢恆達女士收，她們認為會寫廚房沒有放鍋蓋的地方、客廳可以成為兒童遊戲場，應該是一位有一定年紀，會在家裡做飯帶小孩的媽媽。

專欄連續寫了兩年多，其實極少見。但是停刊，也非我預期。事實上，我還有未刊稿在編輯手上，該版編輯受到上層壓力，我還來不及向專欄讀者說再見，專欄就直接腰斬了。據說，上級無法接受每個星期看到有個男人寫性別的文章。此外，上級還質疑版編輯圖利城鄉所。當時，專欄作者的職稱寫的是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從此以後，如果在聯合報發表文章，職稱就只能寫「大學教授」四個字，不能寫單位名稱。這個專欄不只對自己影響很大，也對社會造成一定的

影響。我聽了無數次，有人對我說：「以前讀了你的專欄，所以……」。

### 初次出書的挑戰

專欄結束之後，因為知道有不少讀者，因此想要集結出書，吸引更多讀者。聯合報編輯認為以她的經驗，這個專欄文章很受歡迎，出書應該很容易。但以我當時的名氣，出版之路到處碰壁。我曾經拿著列印稿，親自找過皇冠、商周、遠流、實學社等出版社。有的說他們不出版已經在報刊登過的文章集結出書（其實很多名家都這麼出書，真正的原因是不夠有名）。有個名出版社，大廳富麗堂皇，我向櫃檯表明來自臺大城鄉所，與編輯有約。她竟說：「喔，你是夏鑄九的學生喔。」有的說可以考慮某個書系，我查一下書系裡面有《如何訓練兒童大小便》，表示他們沒有認真讀稿。有的說得很

好聽，說「像你這樣好的作者，值得我們花十年的時間來培養你」。我想出版社是營利單位，一定有成本考量，也許他們還看不到潛藏讀者在哪裡。最後是由張老師文化出版社出版。為什麼自己沒有找他們呢？事實上，我已經在張老師月刊同時撰寫專欄，與月刊和出版社的同仁都很熟。我主動找他們，怕給他們壓力，因人情而出書也不好。後來，是他們主動詢問我，於是就交給他們出版了。出版社編輯的決定是同時出版兩本，一本《物情物語》<sup>12</sup>（以空間主題為主），另外一本《找尋空間的女人》<sup>13</sup>（以性別主題為主）。書籍的影響力當然有別於報紙，《找尋空間的女人》賣了兩萬多本，很多人告訴我，因為讀了這本書，開始對性別有不同的思考。這兩本書出版後，我全省走透透，演講上百場，還曾經同一天臺北、苗栗趕三場。

<sup>12</sup> 畢恆達（1996）《物情物語》。張老師文化。

<sup>13</sup> 畢恆達（1996）《找尋空間的女人》。張老師文化。

## 學術關注的發展： 環境災害與性別研究

我在紐約就讀環境心理學時，有些課程會研讀環境災害的民族誌。儘管臺灣的颱風、地震頻仍，但是災害並非我特別關注的議題。沒想到回國的第一個研究就是民生別墅輻射鋼筋事件<sup>14</sup>。1992年秋季這個學期，開環境心理學。修課學生必須自選題目寫期末報告。其中郭一勤本來想研究光華商場（地下室）的幾家二手書店，在下午兩三點會突然把門簾放下來，一堆男生走進去，二手書店瞬間變成色情光碟店。他想研究這個空間與人際互動。但後來發現這個田野不容易進入，訪談也難，決定要換題目。民生別墅輻射鋼筋的新聞是八月的事情，於是建議他可以去做訪談，理解災害帶來的衝擊。（環境心理學課程有環境災害的單元）他訪談了三戶人家，寫成期末報告。我認為值得繼續深究，於是在寒假期間，找他和另外一位研究生王淑芬進入民生別墅，做了更多的訪談。第一次進入田野並不順利。我們到地下室參與住戶的自救會議，討論結束後，自救會主委王玉麟介紹我的研究，但是住戶很明白表示，已經成為原子能委員會的白老鼠，不願意再度成為心理學家的實驗白老鼠。經主委勸說，表示雖然述說自己的經驗會難過，但是如果我在他們求償的過程中，可以幫上一點點小忙，還請住戶勉為其難。於是我拿到幾位住戶的電話。此後，經由受訪者再轉

介他們熟識的鄰居，才能訪談了二十多戶。研究過程中，自救會主委王玉麟和委任律師邱晃泉聯絡我，希望我能參加申請國家精神賠償的調查庭。那是我第一次進法院。沒想到檢察官一坐定，就問邱晃泉律師，我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我是以什麼身份出席？因為臺灣當時並無心理專家證人的制度，邱律師無法回答。檢察官就真的痛罵邱律師，說他大學法律系是怎麼讀的等等，邱律師也只能點頭稱是。檢察官如此生氣，也許是因為沒有事先知會她，等把氣出完就沒事了。開始詢問時，她只問我做研究是否是受民生別墅居民的委託。我說是國科會委託，我的立場中立，沒有特定為誰而服務。幾分鐘詢問就結束了。許久以後，民生別墅居民的國家精神賠償勝訴（雖然金額非常有限，但能夠勝訴已屬不易），邱律師將法院判決書影印寄給我，其中一小段引用我國科會的成果報告。

民生別墅之後，我又做了兩個環境災害研究。一個是溫妮颱風導致林肯大郡山坡地災變。這個研究從實務來講，對林肯大郡居民沒有太大幫助。造成這個災害，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疏失，但是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民進黨負責，因此任一黨的民意代表若為民喉舌，自己的黨都會受傷。建商的疏失更嚴重，可是建商一出事就想辦法脫產了，所以就算告贏，建商也沒什麼錢了。最後，政府這邊罰了幾個蓋章的小官員，上層則相安無事。這次災害對於

臺灣產生極大的影響，整個山坡地開發因為這個事件而開始整體檢討，到底要開發到什麼地步，法令要做什麼樣的修改，並成為土木、工程、營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與教材。

國科會研究結束後一段時間，林肯大郡的居民來找我，尋求未來規劃設計的協助。我為此開了實習課，拜訪居民與政府機關。其中有一個方案是以地換地，由政府出地蓋房子，居民把林肯大郡的房子給政府，搬到這裡。我們三方坐上公務車，跟著縣府承辦員看了兩三塊地，不過都太偏遠，交通不方便，居民無法接受。但土地資訊掌握在縣府手裡，我們並不知道還有哪些可能的地點。因此，這個方案沒有成功實現。當時也有一位攝影記者，建議規劃林肯大郡成為山坡地災害的教學現場，小學生搭遊覽車一車一車來此現地教學，光門票就可以籌得拆除重建費用。不過這仍然是談談而已，太難實現了。

下一個環境災害研究是西南沿海的地層下陷，下陷比較嚴重的地區在雲林、高雄、屏東。當時好奇，地層下陷這麼嚴重，當地的居民為什麼可以在此生活，而沒有起來抗爭、示威遊行。我們看到婦女運動、勞工運動、環保運動，各種運動都有，有的是一般性的，有的會特定，比如說某個建築物開發的問題，都會有人出來上街頭，可是好像沒有聽過有地層下陷的居民上街頭。他們的環境這麼樣惡劣，為什麼不出來？後來研究發現確實是有它的特殊性，其中一個原因與養殖業有關，它同時是個人的問題也是集

體政府的問題，因為當時農產過剩鼓勵稻田轉作，開始養殖，造成土地鹽化，更不適合農作。所以其實是在政府當年的補助、技術轉移底下鼓勵了養殖業，沒想到養殖業又造成地層下陷。對當地的居民來講，他們要承受地層下陷造成生活上的困難，可是要怪罪誰？養殖業就是他們自己，或者如果家裡沒有養殖場，當別人的工人的話，養殖業老闆又都是他的小學同學或鄰居，要不然就是他的親戚，所以這個關係糾葛太密切了。甚至說，我今天雖然是一個勞工，可是有一天我賺了錢，我也要跟他們一樣買一塊地開一個養殖場，所以就很難形成一個他們要去反養殖業的力量，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養殖業。所以我當初想像的那個問題就不太可能是這樣子。這個研究也討論在空間上有哪些適應的機制讓他們可以繼續在當地生活。

如果回臺第一件工作是寫〈人造環境與設計〉，第一個研究是關於輻射鋼筋，第一個實務計劃則是關於校園環境。當時，夏老師在做臺北縣的綜合開發計畫，其中一個子計劃：臺北縣國民中小學的校園規劃設計準則，就交給我負責。

下一個研究是已婚婦女住宅空間體驗。有一次在耕莘文教院演講性別與空間，結束後一位本來就認識的朋友過來跟我聊天。她先感謝我當晚的演講。她告訴我，結婚後就覺得不對勁，但是找不到適當的語言來敘說，連閨密也無法理解她的感受，覺得她是不是太不滿足了。她的先生在學術界工作，不吃喝嫖賭，晚上準時回家吃飯，

<sup>14</sup> 畢恆達、郭一勤（1999）〈科技神話的夢魘：民生別墅住宅輻射災害的社會心理衝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5，111-162。

還有什麼不滿意呢。如果先生做了不好的事情，還可以抱怨，找人一起罵，可是先生又是好好先生。因此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性別制度出了問題。女人似乎一結婚，社會角色就變了。她說，早上起床並不是真的看到地上髒，所以要掃地。在陽台晾衣服時，看到先生埋首用功，自問坐在那裡的為何不是我。她的敘說非常動人，我想要多瞭解像她這樣女性的經驗，於是申請了國科會計劃，研究已婚有小孩的女性的住宅空間經驗。

我們訪談了二十幾位已婚婦女，同時做了兩百多份問卷，請小學老師交給他的學生，由學生帶回家給父母親分別填寫，這樣才有機會做家庭內部比較，而不是男女平均值的比較，這後來確實發揮作用了。問卷的女性受訪者又分成兩組，一組是一般女性，另一組有參加婦女團體。背後的假設是，女性會參加運動性的婦女團體，是對性別有所思考。她有了性別意識之後，能不能轉換成行動？除了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之外，在私領域會不會也有影響？例如家務勞動會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分析統計資料，結果發現真的有。參加婦女團體的女性，每天的家務勞動時間比起一般女性少了將近一個小時。這個滿鼓舞人心的，確實是意識導致行動的改變。這一個小時她可以去做比較是屬於自我，或她有興趣想要做的事情。下一個問題，就是這一個小時跑到哪裡去了？最理想的狀態是，會不會由先生接手了，家戶分工因此變得比較平均？然而對照她們先生的資料，發現先生的家務勞

動時間完全一樣。這一小時就沒了，不是轉嫁到她們的先生身上，而是降低標準（不必每天擦地板洗衣服）、家務有酬或家事外包（請人打掃、上館子），或是訓練小孩幫忙做家事。

除了家務分工，研究也討論「家是誰的」、「家的感覺」，所以才會有「先生不在家，我才有在家的感覺」的標題，很深刻地描繪家作為一個男性主導的空間，女性沒有心理上的擁有權，可是又必須負擔維護這整個空間的家務勞動責任。但有時女性並不是真的討厭家務勞動，而是不喜歡先生不做事，待在旁邊讓她覺得更煩。先生具有空間和時間上的權威，他坐在哪，那就是他的空間、他的時間，別人不要來打擾；可是女性的時間、工作不斷被打斷。在家裡，如果電話響了誰去接？門鈴響了誰去開門？燒水開了誰去關？通常都是女人。所以才會有這種先生不在家，女性反而更自在的說法，因為沒有一個主導空間所有權的人在那邊。

論文也討論房間的分配與使用，譬如對於客廳，男女性的想像就不太一樣。男性的想像比較是從社會面的角度。客廳顧名思義是接待客人的地方，所以要展現出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展現經濟能力或社會地位。客廳變成是展現社會自我的場所。可是對女性來講，客人偶爾才來一次，客廳應該是一個生活的空間。女性希望客廳是家人分享的場所，空間配置不是一群人在沙發對著電視看電視節目，而是真的可以坐下來喝茶、聊天，交換彼此心情和經驗的空間。如果家

裡有小孩，女性比較期待客廳成為一個兒童遊戲場。因為家裡的空間都很小，客廳是一個面積稍微比較大的地方，如果平常沒有客人，就不必用那麼厚重的沙發，而是輕便可移動的椅子，小孩子平常就可以在這邊玩。但男人認為客人來，看到家裡這個樣子，會覺得你家怎麼一點秩序都沒有。三房兩廳，通常小孩子二間，一間主臥室。如果有多一間，就有幾種可能，一個是先生的書房，一個是男方的父母親如果來拜訪可以當做客房。所以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她既沒有書房，也沒有為她的父母親備用的房間。空間的想像都是為了父系家庭。

除了學術研究，1995年為了在所內建立一個可以交流、傳承的性別研究基地，由學生主動提議，經所務會議同意，成立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此後有許多性別與空間的倡議活動，如1999年做了「臺大性別空間總體檢」。2000年後，教育部也委託我做「安全與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設計準則」。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是1996年的女廁運動。

女廁運動的推動必須追溯到更早的城鄉所。城鄉所1988年成立，臺大女研社也是1988年成立。兩個關係很密切。有性別意識的學生去參加女研社，可是她們又有社會改革的意識，而當時臺大的其他系所相對是非常保守，城鄉所則是一個非常基進介入社會的系所，不只講理論又有實務介入的可能性，所以就吸引了非常多想要改變社會、採取行動的人。結果呢，不少女

研社的社長幹部，後來都就讀城鄉所。但是當時城鄉所並無性別研究的師資。所上邀請世新大學的成露茜來開「性別與發展」的課。一群對性別有興趣的研究生，也組成女性與空間讀書小組，不只是正式理論的閱讀與討論，也關注於生命中性別經驗的分享。

1995年的A片事件<sup>15</sup>讓臺大女研社在社會上聲名大噪。而女研社社員也曾經成功輔選許家馨、黃國昌成為學生會會長。她們心想為何總是輔佐男人，而不是女性自己出來競選。以前的選舉，都是國民黨與黨外支持的學生相互競爭。剛好那年異議性社團無法共推出唯一候選人，結果女研社社長王慶寧竟然成功選上會長。選上之後，就必須履行其同志、宿舍、廁所等相關政見。

女廁運動的核心人物是彭滄雯。她政大新聞系畢業以後擔任《自由時報》的記者，跑臺北市政版。每天接觸市政府各局處的人。她看到都發局局長張景森，與其他官員作風不同，引發好奇想多認識。張景森當時是城鄉所老師借調，彭滄雯因此關注城鄉所，真的來報考，也考上了。進入城鄉所，正式參與女性與空間讀書小組。小組從身體、情慾、安全、性騷擾，討論到空間，廁所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於是她申請修獨立實習，題目是自己而不是老師找。她的課程目標是要建立公共廁所的設計準則，找我擔任那門課的指導老師。於是王慶寧與彭滄雯兩邊就搭上線了。因為王慶寧

<sup>15</sup> 有關女研社與城鄉所的關係，以及A片事件，可以參考畢恆達、洪文龍、陳志軒（2023）〈連結與跨越：台大女研社的成立、運作與轉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2，103-148。

的政見與彭滄雯要做的事其實是相通的，首先進行臺大的廁所總體檢，調查一百多間廁所，從區位、入口、隱私、安全、衛生，到數量、大小。調查完之後，於1996年的3月8日在校門口召開記者會，沒想到意外地成功。記者有興趣而且真的會報導，成員大受鼓舞，相信這個議題是有潛力可以讓社會來關心的。大家都知道，問題不僅止於臺大，是全臺灣的廁所共同面臨的問題，所以決定下一步要推到社會，才会有五月四日的「搶攻男廁」。選擇在五月四日，一來是這個課程六月會結束，另一個是要找一個有意義的日子。看來看去就是五月四日，這天當年也是一群年輕人出來反日本二十一條，要科學要民主之類的，現在也是一群年輕人出來，只是變成是性別上的訴求。所以人家是「五四運動」，我們現在就變成是「新女廁運動」<sup>16</sup>。記者會選在臺北火車站，因為要選一個在公共場所，問題也真的很嚴重的廁所，才有它象徵意義與實質的效果。五月五日又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尿尿比賽。這些活動是為了引起大眾注意，像是紀錄男生女生尿尿時間，其實也不用做科學研究，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推運動的時候就是要給理論、給統計數字、給很多的故事。所以尿尿比賽，刻意說根據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調查，女生幾秒男生幾

秒，而臺灣調查是幾秒與幾秒。總之，用這樣的方式希望能夠激起社會大眾的注意。當時決定讓女學生出去衝第一線，因為女學生感覺對社會威脅沒那麼強，反彈會比較小。當然受公共廁所的問題影響最大的是女生。我的角色是擔任後援，提供論述、補充資源。我們也安排很多媒體椿腳，以擴大在媒體的曝光度。因此大家會在五月四日的《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讀到孫瑞穗的讀者投書<sup>17</sup>。五月五日則會在《聯合報》〈繽紛版〉讀到我的文章<sup>18</sup>。當天晚上的《中時晚報》，又有另外一篇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的專欄文章<sup>19</sup>，由謝慧娟負責撰寫。

女廁運動的媒體效應，非常成功。各大報都用偌大的版面報導。接下來，各大報也接到如雪片飛來的讀者投書講述過去的如廁體驗；而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也都承認公廁問題的嚴重，要求在短時間內修改現有的公廁法規。規範公廁便器數量的規定是建築技術規則公共衛生設備篇（數十年未修訂），權責單位是內政部營建署，因此修改規定不需經過立法院三讀的程序，相對簡單。營建署開了幾次協調會，然臺灣並無實證的公共廁所使用人數的調查統計，因此只能引用美國與日本的資料，不同單位講價還價，在半年之內，就通過新的便器數量的規定，大幅提高女廁便器的數量。此

後，陸續修法，公共廁所男生大便器與女生便器的比例，調整為1:3（無尖峰時間廁所）或1:5（有尖峰時間廁所）。只是法令雖已大幅修改，但實質效應有限，因為法令不溯及既往，而佔八九成的舊建築物並不會因為有新的規定而去增加廁所的數量。

由於舊建物無法修改硬體，女廁運動的下一步是推「彈性調撥」，也就是在人潮擁擠的時候，例如國父紀念館的音樂表演、世界貿易中心的書展，在男廁外掛牌成女廁，以暫時紓解一點女性使用廁所的困難。另外以前的公園、觀光景點，男生使用小便斗不必付費，但是女性無論大小便都要進入隔間，就必須在入口處付錢，管理員會給一小疊衛生紙。全女聯選擇在臺北公路局西站召開記者會，揭露使用公共廁所的不平等。此後，臺灣的觀光地區以及公路收費站就一律停止收費了。

廁所裡只要有小便斗，在便器數量上就不可能男女平等。下一步推動的就是「姊姊妹妹站起來」，藉由簡單的設施讓女性也可以站著尿尿。我在臺大開「性別與環境」的課程，政治系四年級的學生林依玲選擇設計女用尿斗做為期末作業主題，後來還真的申請到臺灣的專利。接著臺大性別平等週的活動，我們就在小福廣場設立看板，上面說明世界各地在不同歷史階段，因不同的宗教信仰、衣著、收集排泄物等因素，男女各有不同的尿尿姿勢（甚至有男蹲女站的情形），顯示尿尿的姿勢並非完全由身體所決



▲《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手冊》

定。我們租了兩個流動廁所，免費提供廠商贊助的女用尿斗試用，不過多數女學生並無興趣嘗試。廁所運動的下一個階段，也是現在進行式，就是性別友善廁所<sup>20</sup>（或稱全性別廁所）。

校園的性別空間議題一直是我關注的面向。除了臺大性別空間總體檢、教育部的校園空間設計準則之外，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成立十週年時，也大力倡議設置男女合宿。可惜二十年來，幾無進展。阻力主要是來自於校方與家長，家長深怕男女合宿，小孩就不會專心讀書、性行為會氾濫，也有性騷與性侵的風險。校方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家長反對為由，連試辦都不願意，以致於到現在99%的大學宿舍都是男女區隔的空間。

<sup>16</sup> 有關臺灣的廁所運動過程，請參考畢恆達（2024）《研編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參考手冊》。教育部。

<sup>17</sup> 孫瑞穗（1996.5.4）〈「五四」上男廁，讓女人添加了翅膀〉。《中國時報》，第11版。

<sup>18</sup> 畢恆達（1996.5.5）〈女人不是隨便的〉。《聯合報》，繽紛版。

<sup>19</sup> 石中劍（1996.5.5）〈沉默之聲〉。《中時晚報》。

<sup>20</sup> 請參考畢恆達（2024）《研編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參考手冊》。教育部。

安全也是性別空間的重要議題。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四期的專題就是「女性空間安全」。臺大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我們搬了桌球台到男廁內打球，來凸顯男廁空間的大而無當。我們也拿著火把逛校園，在有安全疑慮的位址綁上黃絲帶，反映給校方。為教育部撰寫的無性別偏見與安全的校園空間設計準則，則鼓勵各級學校繪製校園危險地圖與安全地圖。

除了從事性別研究與倡議之外，曾經擔任臺北市政府第一屆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現更名為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以及教育部第一屆兩性平等委員會（後更名為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在推動性別平等的運動過程中，深知教育和法令的改革都非常重要，但是大眾的性別意識提升也不可或缺。我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分別訪談了十幾位用行動來關心性別議題的男女性。受壓迫的生命經驗，無法單獨經由內省而產生性別意識，通常需要女性主義理論（廣義的理論，也包括小說、電影等文本）的介入。理論讓人看見（過去視而不見的事物），讓人理解（原來過去經歷的性別壓迫，不是天生必然，而是性別結構使然），進而促發具體的行動。女性接觸理論通常伴隨著團體，也受身邊女性模範（非男強女弱、非賢妻良母、女人愛女人）的影響。意識的產生，通常涉及男強女弱神話與賢妻良母神話的破滅。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五期則是同志空間專題。除了研究成員，也邀請多位學者與作家全方位探討臺灣的

同志空間。我自己也在臺灣推動同志運動的潮流中，申請國科會研究男同性戀向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我從臺北、臺南到花蓮、臺東訪談了二十多位男同志為何（或不）向父母出櫃，以及出櫃帶來的影響。

男性研究也是我的一個研究領域。2002年我找幾位年輕的、對性別有興趣、願意分享自己生命經驗的男生組了一個「男男自語」的團體。每個月定一個主題，聚會一次。一位城鄉所的男生帶來建中的阿魯巴徽章，這是我第一次聽聞阿魯巴，覺得不可思議，很恐怖，也很好奇為何這樣的遊戲會在中學風行。想要研究的想法，一直放在心底。多年後，城鄉所研究生郭怡伶對此有興趣，寫成她的碩士論文。這個題目，太驚人。《新新聞》和《聯合報》都來訪談，做成專題。網路也有負面批評的聲音，認為城鄉所太奇怪了，什麼題目都可以研究。一個是阿魯巴為什麼值得研究，一個是為什麼是在城鄉所。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難回答，反過來更適合問，一個風行二十年上百萬男生參與的遊戲，為何以前沒有人研究？而阿魯巴也涉及固定教室、阿魯巴實作地點等空間議題，當然適合城鄉所。她畢業後，論文上傳國家圖書館的博碩士論文資訊系統，馬上就獲得全國論文點閱率第一名。

後來，我閱讀了霸凌、男性情誼、打鬧遊戲等文獻之後，想要再做阿魯巴的研究，看看是否有新的東西。阿魯巴畢竟是男性的私密經驗，由男生來訪談男生或許可以更為貼近。我一



面研究，一面演講，聽取觀眾的回饋，修正訪談的問題，資料的分析。陸陸續續幾年下來，訪談了將近五十個人。我認為阿魯巴比較像是男孩之間的以性為焦點的打鬧遊戲，並非多數學者想像的霸凌。而升學主義、固定教室、青春反叛、對性的好奇等都是讓阿魯巴得以風行的基本條件。不過阿魯巴這個名稱的由來，猜想應該與日本（日文）有關，可是窮盡各種方法都無法得到確定的答案。

近年來持續關注另一個主題：陰莖獨白。起因是1999年在紐約開始演出，2004年引進臺灣的《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es），此後每年不同的臺灣婦女團體都會公演。我在臺大看了臺灣的第一場陰道獨白，心想如果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女性對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難以啟齒，不太能跟別人講述她的經驗，要empower她們，所以會有這樣的劇出現。那反過來其實男生這邊也是啊，男生也沒有真的瞭解自己的身體，雖然陰莖是青少年的話題，但都是虛張聲勢、很外表的，而不是自己的真實身

體經驗。現在女性有《陰道獨白》，這麼多年來為什麼沒有陰莖獨白的出現？我就一直把這個放在心上，要做陰莖獨白。2019年我申請國科會計畫，到目前為止，已經訪談了三十幾個人。訪談的問題包括 knowing penis, feeling penis, doing penis, and imagining penis。中間有幾次機會寫了簡要劇本，做了五分鐘、十分鐘的表演，這次退休會也有十五鐘的演出。能夠推出一個正式的表演，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標。

性別與空間的研究與教學這麼久，心中一直存在的疑問是，性別的學術與運動界都認為空間是性別平等與否的重要議題，但是建築教育卻始終不關心性別，這個落差從何而來？我們經常看到女性主義藝術、女性主義文學、女性主義法學、女性主義社會學，但是幾乎沒有聽過女性主義建築（師），原因為何？我申請國科會研究，分別訪談十位建築系教師、建築系畢業生、女建築師。部分研究成果曾經在「女建築家協會」的年會上發表，希望退休後，可以寫成期刊論文，甚至是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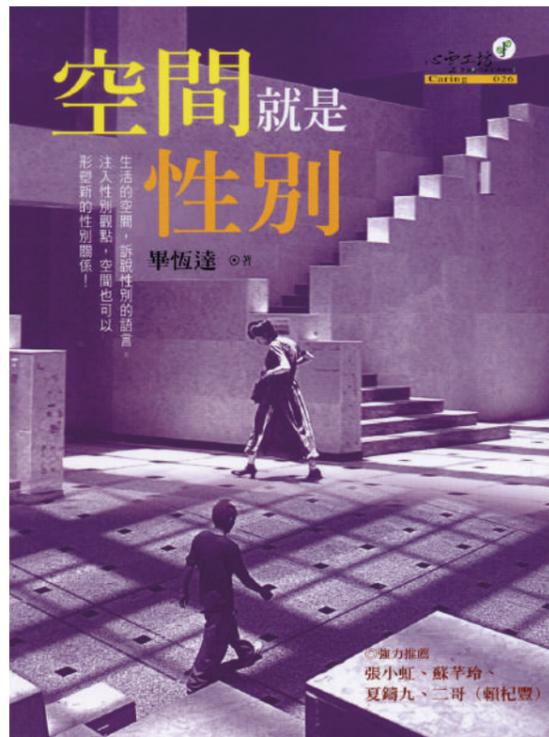
## 持續的寫作出版

前面提過《聯合報》的〈環境觀察〉專欄在1995年結束，這些文章於1996年彙集出版兩本書，分別是《物情物語》和《找尋空間的女人》。下一本書《空間就是權力》<sup>21</sup>是2001年出版的。我除了《聯合報》專欄外，也曾在《張老師月刊》寫專欄。報紙的文章不到一千字，但是月刊的文章可以有三、四千字。我把國科會的研究成果（例如婦女的住宅空間體驗、民生別墅輻射鋼筋的社會心理衝擊、西南沿海地層下陷等），以及上課的內容（例如臺大拓圖尋寶記）彙整改寫成書，當作是心靈工坊出版社的創業之作。書裡面涵蓋不同的尺度（從物、住宅，到社區、城市）、不同的議題（圍繞在社會的邊緣族群）。這本書講述空間規劃設計背後的權力關係運作，書名會取做《空間就是權力》，是出版界的朋友說，我已經擔任過六年城鄉所所長，寫過報紙專欄，書名可以大膽一些，具有宣示作用。書籍出版之後，果真「空間就是權力」成為許多人可以琅琅上口的一句話。這本書同時獲得聯合報〈讀書人〉與中國時報〈開卷〉的年度好書獎。後來編輯與一家中國頗有名氣的出版社討論出版簡體字書的計劃。過些時日，中國出版社傳來六、七頁的審查意見，因為內容涉及塗鴉、公娼、同性戀等（非法）禁忌議題，所以無法在中國出版。

接下來是2004年的《空間就是性別》<sup>22</sup>。1996年的《找尋空間的女人》，是報紙專欄文章集結而成，比較是短篇，一個個小故事。此後這幾年，我把研究計劃與教學成果，針對性別與



▲《空間就是權力》



▲《空間就是性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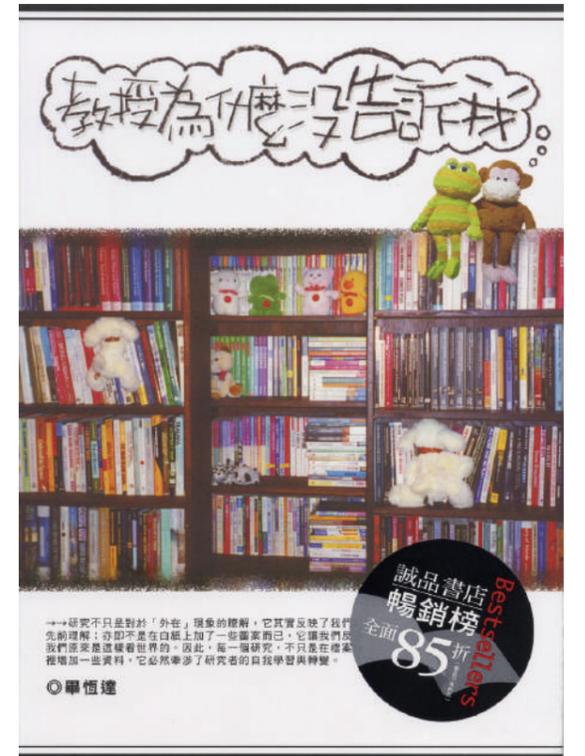
空間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論述，從文本、身體、家、廁所到城市；從運動、開車、性騷擾到空間安全；從婦女、男性到同性戀，以日常的生活經驗為本，論述女性主義。這本書也成為許多大學性別課程的基本參考文獻。

隔年的2005年出版《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sup>23</sup>。我在1993年擔任所長之後，一方面廢除尾牙，一方面創刊城鄉所通訊。前三期只有幾頁，後來開始規劃主題，每期有數十頁。其中第七期的主編李宛澍向我邀稿。她說我在教研究法，也參與很多論文口試，請我寫些東西給正在撰寫論文的學生參考。我寫了〈評審本所碩士論文的一些感想〉，大概就三千多字。此後，繼續指導學生、參與他人的口試，會將看到的實際例子（通常是錯誤的）添加進去。於是從三千到五千到一萬、二萬字。這個word檔案，給我的學生讀。他們會轉給同學，同學轉給自己的指導教授，就到處流傳。學生、老師都覺得很有用處。

有天我接到學富出版社的編輯寄給我的email。學富是專門出版教科書的出版社。除了翻譯國外書籍之外，編輯也一直在尋訪國內的潛藏作者。編輯上網搜尋各校的研究方法課程大綱後，認為我開的「質性研究」很有趣，於是邀請我幫他們撰寫研究方法的教科書。我說，寫書是一件浩大工程，當時我沒有這個時間餘裕。不過，我告訴她我倒是有一個現成的兩萬多字的文本。傳給她看過後，她與老闆討

論，說這樣就可以直接出書了。我說不能吧！這兩萬多字是我自己寫一寫，大家傳著看可以，但還不到可以出版的地步。她說沒關係，他們可以把定價定為零，意思不是說不給我版稅喔，而是把這本書當作贈品，來促銷他們出版的其他教科書。他們這麼有誠意，可是我還是覺得那兩萬字沒辦法交差。我就說，好吧，我來試試看好了，於是我把這兩萬多字改寫成一個比較像樣的東西，就是2005年的第一版。

第一版大約有七萬多字，是一本薄薄的一百多頁的書，可是它的寫法與其他坊間所有的研究方法書不一樣。當然它沒有一個那麼完整的架構，因為那時候我要寫的就是比較貼近真實寫作狀態的東西，那些教科書寫不清楚或沒寫的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論文寫作的枕邊書》

<sup>21</sup> 畢恆達（2001）《空間就是權力》。心靈工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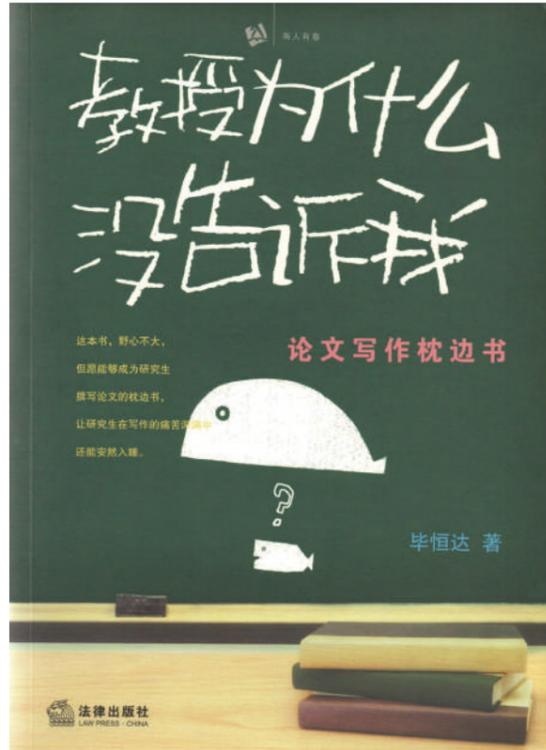
<sup>22</sup> 畢恆達（2004）《空間就是性別》。心靈工坊。

<sup>23</sup> 畢恆達（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論文寫作的枕邊書》。學富。

東西。所以很多人讀到就覺得跟他的關係很密切，不會覺得無聊或者講了半天抽象的原則很無趣。這本書得到極大迴響，讀者回饋說：「有種被打開天靈蓋的暢快感受。讓萬千陷在研究苦海中的學生抓到一塊救生浮板。」、「看完這本書後，真希望能夠再重讀一個碩士學位。」、「當我對學術研究失去信心，想要放棄的時候，發現了這本書，我決定再給我自己一個機會。」

隔兩年中國的法律出版社與學富簽約出版簡體字版。但是編輯過程完全沒有與我聯絡，自行刪掉了參考書目，又添加一些很幼稚的插圖。而且只有第一次簽約的時候，有匯版稅，此後學富詢問加印了多少本，法律出版社就完全不理會了。書籍在中國出版後，隨即看到中國出版了一本書：《教授現在告訴你：如何開展教育研究》。後來臺灣也有一本：《論文寫作不藏私：文史哲教授通通告訴你》。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是洪文龍想的書名，本來覺得不好意思用這種題目，因為有一點 offend 別的指導老師，會說「啊只有你講嗎？難道全臺灣大學老師都沒講嗎？」可是後來討論覺得還是用這個比較 catching，就不是一個什麼研究方法那種非常無聊的書名。五年之後，2010年改版<sup>24</sup>，就是再增加一些新的東西進去。本來是想說每五年要改版一次，可是實際上不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所以2020的時候才再出了第三版<sup>25</sup>。



▲《教授為什麼沒有告訴我》簡體版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2010全見版》

空間三部曲的第三本是2014年的《空間就是想像力》<sup>26</sup>。這本就比较是與我的《人與環境關係導論》課比較有關係，等於是把我在這門課教學的內容，以及學生寫的作業，彙整成一本書。所以如果想要做比較入門式的學習，或者有人要講一些比較 intro 的認識空間的方法，就適合看這本。

《塗鴉鬼飛踢》<sup>27</sup>則是在2011年出版。塗鴉並不在我的生命經驗之中，我是不會塗鴉的人，可是我很有興趣。因為我在紐約唸書，而紐約是塗鴉客朝聖的麥加，所有的現代塗鴉歷史最後都會追溯到紐約，也就是紐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塗鴉地點。我在紐約念書的時候，就已經在關注塗鴉了，可是我沒有做研究。當然也是因為我不在那個脈絡底下，也不是美國人，英文也不夠好，也不認識塗鴉客。我就是會到處看塗鴉，也讀了滿多有關塗鴉的研究與書籍，就這樣放在心裡。塗鴉會出現在什麼地方？有一些當然與次文化消費有關，有些出現在蘇荷區（SoHo），潮牌用品店、體育用品店外面可能會有塗鴉。可是其實更多的塗鴉是出現在比較貧窮底層的社區，類比臺灣的話，塗鴉比較不會出現在臺北的信義計畫區，而是在萬華西門町、龍山寺附近。紐約也是這樣，所以它會在哈林區、The Bronx 出現，而不是第五大道或是華爾街上。那些地方是一般觀光客



▲《空間就是想像力》



▲《塗鴉鬼飛踢》

<sup>24</sup> 畢恆達 (2010)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2010全見版》。小畢空間。

<sup>25</sup> 畢恆達 (2020)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2020進化版》。小畢空間。

<sup>26</sup> 畢恆達 (2014) 《空間就是想像力》。台北：心靈工坊。

<sup>27</sup> 畢恆達 (2011) 《塗鴉鬼飛踢》。台北：遠流。

比較不會去的地方，塗鴉反而密度比較高。所以如果有我認識的臺灣朋友到紐約，我就會安排一個塗鴉 tour。如果我沒有帶他去，他不敢去的，因為想像中都是一些很可怕的地方。我因為有親身經歷，知道其實沒這麼可怕，所以就帶他們去看塗鴉。觀察塗鴉是我長期在紐約念書的興趣，畢業後只要去紐約，就會找時間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新的發展。

回臺灣後，我不在塗鴉圈也不認識塗鴉客，可是一直對塗鴉有興趣，也想要多瞭解。真的開始做學術研究與郭一勤有關。他城鄉所畢業後在臺南的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教書，有學生同時是臺南的塗鴉客，於是就從那邊開始訪談，再請他們轉介其他塗鴉客。我申請國科會計畫研究臺灣的塗鴉，訪談二十幾個臺灣的塗鴉客，與郭一勤、夏瑞媛合寫了臺灣塗鴉文化的期刊論文<sup>28</sup>。然而學術論文讀的人有限，可是研究結果真正要訴求的對象，一個是塗鴉圈，另外就是社會大眾。我希望讓一般人能理解，塗鴉不是想像中的看不懂、很髒亂、違法的東西而已。出於這樣的目的，《塗鴉鬼飛踢》寫的是比較整體的，從到此一遊、廁所塗鴉、簽名塗鴉等的整個塗鴉歷史。書的內容分成四個部分，從大眾塗鴉出發，溯及紐約塗鴉如何影響全世界，再講世界各國的街頭藝術，最後回到臺灣的街頭塗鴉文化。本來預期這一本應該會是我寫的書，其中賣的最好的。因為塗鴉無所不在，

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沒有看過塗鴉，大家應該都會很好奇啊，書裡面又圖文並茂，應該大家都要看，但結果並沒有。從2011年出版到現在十多年，只賣了四千多本而已。不過臺灣的塗鴉客應該人人都讀過這本書。

塗鴉書找遠流出版，源自於人際網絡。我寫書之後，很多出版界的朋友，都會說為什麼你只幫他們寫，不幫我寫，一定要幫我寫一本啊。像女書店一直講「我們都是自己人，可是你書都給別人出」，後來就給女書店出版《GQ男人在發燒》<sup>29</sup>。遠流的編輯是我認識幾十年的大學同學，於是談了塗鴉書。至於《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我本來也不認識學富，是那個編輯這麼認真，我當然就只好。



▲《GQ男人在發燒》

<sup>28</sup> 畢恆達、郭一勤、夏瑞媛（2008）〈台灣的街頭塗鴉文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0，79-120。

<sup>29</sup> 畢恆達、洪文龍（2006）《GQ男人在發燒》。女書。

後來聽說群學出版社的老闆很扼腕，他認為這本很符合群學出版的調性。

最近遠流編輯找我討論計劃出版《塗鴉鬼飛踢》的十周年版，以便可以向新的年輕讀者推薦。最簡單的方式是換封面，再新寫一章討論這十年來街頭塗鴉的變化。但我對這種小幅增補的重出，興趣不大。如果要重出，我就乾脆忘掉原有這一版，當作一本全新的書重新寫。重寫茲事體大，牽涉要增加文字與美術編輯的工作，但是後來說服了編輯。還好她們知道我手邊原有工作繁重，沒有一直催我。剛好我在《人與環境關係導論》有堂課講授街頭塗鴉，一位修課的社會系學生林宗洧對塗鴉興起極大興趣，一頭就栽進塗鴉圈。於是透過他的牽線，

加上塗鴉客幾乎都是我的讀者，於是我們陸續訪談了十餘位年輕一代的塗鴉客，同時也訪談警察和策展人。相對於十幾年前的《塗鴉鬼飛踢》，有很多新的議題可以討論，例如網際網路的影響、著作權的爭議、塗鴉與商業／藝術的糾葛等。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我寫的文章，很容易讀，淺白易懂。因為前一陣子有一個女性主義者前輩，她回憶當時我才剛出道，她們讀了之後覺得為什麼明明大家（女性主義者）也都知道的東西，可是她們寫的沒人看，我寫的就可以擴及大眾。我不擅於拆解艱深的學術理論，也不會繁複的譬喻修辭，就是用還算通順的文字，藉由日常生活的故事去彰顯背後的理論思想。

### 教學、研究與寫作的交互關係

教學、研究，與寫作出版，對我來講是環環相扣的一件事。研究結束後，同時可以寫學術期刊論文，也可以寫科普面向大眾。研究的成果，可以當作上課的教材；上課的內容、作業又可以轉換書寫成書。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研究做得越多，就可以寫書，上課可以講越多的東西；教書的內容，又可以出版，有這樣的循環過程。不過寫了書之後，也有教學的困擾。我的質性研究課程，在出版《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之後，有修課同學說他已經讀過書，要求我上課不要講書上寫過的東西。

我學術研究的主軸有三條線，分別是環境心理學、性別與空間、研究

方法與寫作。開課也是圍繞在這三個領域。無論上課或寫書，我都希望不是單向灌輸，而是說明與說服。像是《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我不希望用規定的方式告訴讀者必須要做一二三，而是說明如果要做一，是為什麼？其背後支持的想法是這樣，你同意不同意？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們可以來辯論。所以我花很多時間，在講述後面的這些道理。例如性別友善廁所也是，教育部要我寫一本設置手冊，建築師很希望你直接告訴我怎麼設計，尺寸這樣，入口這樣。可是我不喜歡做這樣的事情。就像對研究有愛，才有辦法寫論文一樣，建築師如果要設計性別友善廁所，要覺得它是一個你想要做的事情。如果被逼著做，很難設計出好東西，可能就

是交差了事。於是我花很多篇幅，講述性別友善廁所的基本概念，以及漫長的發展歷史。要理解這些，才能夠做好設計。建築師的專長是空間資源分配，在一個有限的、特殊的基地文化條件底下，提出一個最好的設計解。那是他的專長，可是我要把這些背後的一些道理講清楚，看完之後就可以實現在這個具體的空間裡面。可是如果我給的，只是規定說這個幾 x 幾、這個尺寸高度，我就覺得那個東西很無趣，做出來的東西不是千篇一律嗎？而且他做的也不甘願。

寫論文也是如此。我不會只說 APA 這樣規定，所以你要遵守。我一定會講理由，說明這些規定背後的想法，看能不能說服你。人家不是隨便規定的，背後一定比較過，例如為什麼要用細明體而不是標楷體，這是許多國內外實驗出來的結果，它就是一個最適合、最不會眼睛疲勞的字體。所以我都給理由，讓讀者在選擇時，知道每一個選擇背後的基礎。你理解了，做起來你才能真的通。所以我在寫作和教學上，就是採取這樣的觀點，不會說這個是好的，就灌輸給你，而是很多事情背後有其道理，你可以辯論說接不接受，可是一定要知道在做這樣的選擇時，是基於怎樣的立場或證據。

曾有一位工學院大三的男生，讀高中的時候很期待進大學，但是來到大學之後，發現大學只是高中的延伸。修了我開的《人與環境關係導論》後，讓他終於有了讀大學的感覺。這門課程主要傳達的想法，就是提高對空間

的敏感度，增加對空間的認同感，以及認同自己有改變空間的能力。除了上課研討，也讓學生在做作業中自己摸索，想一個有創意的題目，自己去理解分析並解決問題。聽了臺大校園史之後，走在臺大校園處處是風景；聽了街頭塗鴉後，走在臺北街頭不再對塗鴉視而不見；走在都市街頭變成一個充滿期待與驚奇的體驗。

學生有千百種，隨著時代也有變化。早期我剛回臺灣的時候，學生論文比較多是集體指導，每個星期約好一個時間，六、七位學生一起討論，正在寫論文的研究生通常都會來參加。每一位學生處在不同的研究寫作階段，但是可以做很細緻的討論。例如正在訪談蒐集資料的，拿逐字稿出來，大家一起腦力激盪幫忙分析，尋找意義。彼此之間都有機會知道別人做什麼，以及可以從自己的學科角度或是生命經驗，提供不同的意見。對我來說，也可以節省時間；同樣的意見或建議，不必一個一個說。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集體討論會就組不成了，學生參加的意願不高，於是變成私下個別約談的比例增多。是學生現在打工變多了，時間變少嗎？還是彼此關係沒有以前密切？

學生的程度差異很大。有的學生，討論之後，下次繳交出來的初稿，有模有樣，只要稍微改改錯字和格式即可。但也有學生，已經給出明確的一二三的建議，下次討論時，仍然沒有進度。有次我就要求我指導的學生來找我討論論文的時候，要找一位要好的朋友一起來，請他朋友幫忙確認他是否真

的都聽得懂，知道如何具體寫下去。也有遇過學生，幾乎找不到一個句子是沒有錯字、標點符號或文法錯誤的。這種我也只能改個幾頁，指出他的習慣式錯誤，文字修飾還是需要另外找人幫忙，否則無法提出口試。

無論論文題目或是撰寫進度，我不喜歡硬性規定，強求學生要遵守。有幾位學生的論文是跟著我的國科會研究計劃，但大多數學生都是自行尋找研究主

### 對年輕一輩的學術工作者的觀察和建議

人生怎麼做抉擇？如果對象是一般人或是學生，我通常給的是很簡單的建議：人生有限，不可能什麼都做。只要確定要做的這件事情，一是有興趣，二是對社會有意義，能夠同時符合這兩個基本條件，就值得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一定有無限多，不必游移不定，就是只能選其中一兩個來做。事情一輩子都不可能做完，要下定決心。

如果是對學術工作者……時代一直在變，要求很不一樣，我剛好卡在中間。我前面的那一代非常自由，那時沒有前進百大、沒有五年五百億，寫幾篇論文就可以升等；我後面的那一代工作壓力開始變大，什麼東西都在計點，都在算計 KPI。我覺得現在的學術環境越來越嚴苛，這種計算的要求越來越多，無論要升等要評鑑，都不得不斤斤計較地在計算這些東西。拿了幾個計畫？多少經費？寫了幾篇論文？還要分

題。前提是他們自己要喜歡，願意花時間去做的題目。個性上，我兇不起來，也不知道怎麼罵人，所以好像比較自由放任一點。如果他很認真，我就可以給很多的回饋；可是如果他突然不見了，我也沒辦法。我只能寫 email 說「啊，你最近怎麼樣了？有沒有空來討論一下啊？」如果他置之不理，我也無法強求。當然在研究、寫作品質上，必須要能夠通過一定的標準。

是哪一個等級的論文。中文或英文？可是對我來講，點數越多，並不表示做出來的東西對學術或社會的效益越大。我比較希望大家投入在自己有興趣的，同時是對學術或社會有意義和正面效果的事情。可是現在被逼得大家都在講策略、講撇步。例如「切香腸式」的發表，正方形先做一個實驗，三角形再做一個，投給互不相干的期刊。就是說創意可能是一個，可是可以複製好幾個研究，就可以增加很多論文。反正撇步有很多，像怎樣掛名之類的。可是如果最後專注在這個地方，我就覺得人活得比較沒那個價值。可是大環境確實比以前壓力大，最後造成每個人都很辛苦，可是做出來的東西是不是真的有用、別人願意看，或對社會或學術產生影響力，有時候就不見得，我覺得蠻可惜的。

很多東西都在變啦，像城鄉所以前與現在所處的環境確實完全不一樣啦。80、90 年代，臺灣解嚴以後，各種新思潮全部進來，整個社會大

家都在上街頭，都要幹嘛幹嘛的那個年代，城鄉所做了很多縣市綜合開發計畫，有了介入空間和社會現實的很好機會。可是後來也沒有這種尺度的規劃案，做社會運動的條件也沒有以前好。再到兩千年，最近這十多年來變化更劇烈，從智慧型手機到這兩年 AI 的崛起，幾乎整個社會都受極大影響，這都是以前預料不到的。智慧型手機影響就很大啊，比如光看捷運上的人際互動，就一百八十度整個變了。再加上現在 AI 真真假假，資料庫所餵養的資料裡面，有一些資料是 AI 本身創造出來的，所以變成是 AI 創造資料餵養 AI……就變成這個世界虛擬的東西一直在循環。整個世界都在這個漩渦當中，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以前學生的作業如果抄襲，可以經由 Google 找到明確的證據。現在學生藉由 AI 幫忙，雖然文字超級通順，但總覺得言之無物，缺少人味。但懷疑歸懷疑，有點難以確認，怕誤會了學生。當老師，辛苦許多。

學術工作就是看怎麼分配。教學研究應該算是我們的本業，但不能只專注在自己的研究，除非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要花多少的比重在學術研究之外的社會議題上？我覺得因人而異。每個人的個性能力專長不太一樣，並不一定說衝到街頭的第一線，才表示有在做社會參與。研究若能深入剖析而提出一個有別於常識的觀點，可以影響很多人對這個事物的看法，也是一個很好的社會介入的方式，不一定要到街頭才

算是。當然如果有機會可以聯合民間團體，直接對某個政策提出建言，當然也很好。這個應該是因著每個人的能力與個性，可是那個社會關懷會放在心裡，就是說做研究的目的不在於累積學術威望，而是你的學術對社會實質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至於怎麼分配、要做什麼事情就因人而異。

另外運動很重要。因為我認識好多人都是好老師，可是身體狀況很恐怖，有裝心臟支架的、得癌症的……就是隔一陣子就有一個。我覺得都是生活條件，壓力太大造成。就很可惜啊，很多是五十幾、六十幾歲就癌症，開刀。我一回臺大，就在一樓的會議廳外面的地方打羽球，大概打了兩三年，接著又在四樓那邊打，後來才去體育館打。打球的時候，全然投入，可以忘卻各種教學行政家庭的困擾，對於身體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助益。我外甥告訴我，年紀大了，三件事很重要：正常作息、規律運動、良好社交。



▲手工製作狀態告示牌

## 真的要退休了！

所上問我要不要延退，這我絕對不要。已經教了三十幾年了，責任已盡，況且退休後，還會繼續學術的演講與撰寫。所上又期待我能兼課，但我已經不想再花時間在改作業、給成績了。我認識工學院有些老師很怕退休，因為退休後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參與評審會議，擔任學會理事之類的，怕生活太無聊。可是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光是演講與寫作就會應接不暇。具體來說這一兩年會出版全新的塗鴉專書，《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也許過幾年會再改版；計劃撰寫環境心理學教科書；陰莖獨白正在寫中文論文，也期待能夠完成舞台劇劇本；性別與建築教學實踐的論文還沒撰寫，這些應該就夠我忙一陣子了。除了盡社會責任，也要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希望羽球網球的球藝能夠更為精進、想要繼續學日文、每年能夠讀一百本書看一百場電影。去年搬到新家，能夠坐在客廳沙發上，不做事，就純然專心聽一段音樂，就是極大的享受。

##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人一生可以做的事情極其有限，自己能做的就是盡力，此外也有賴於環境與機遇。回顧以前，走學術這條路並不是我的計畫。退伍後很有可能我就去上班，成為一名公務員；或者如果當初城鄉所沒有缺，可能我就去做翻譯了。很多機遇，其實是自己往那個方向準備、努力，剛好有機會就進去了，但不是自己能夠完全決定。個性也是重要因素。我的論文在 EDRA（環境設計研究學會）得獎後，環境心理學界的幾位大老曾經主動與我聯繫，期待看到我未來的研究成果。但我一畢業就回臺灣，又不太會 social，沒跟他們繼續聯絡，或參與國際研討會、談合作計劃之類的。加以回臺大一年就又當了六年所長，花很多時間在行政工作上，研究就推遲了。反過來，我把時間花在寫書上，也許反而對臺灣的學術界以及大眾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這是必要的選擇。只要確定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又對社會有所助益，如此而已。



▲畢老師採訪過程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發展史

◎整理：陳品嘉、陳炯廷 | 口述及影像提供：畢恆達老師



◆◆◆  
▲畢老師研究室的某日下午 | 攝影：賴彥霖

活動：畢老師分享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沿革

主辦單位：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

時間：2024年9月30日



▲活動現場 | 提供：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

## 說在前頭

性別研究如何在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萌芽、深耕，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到城鄉所的前身：土木工程研究所交通乙組：都市計劃組，又稱都計室。都計室的前期只有王鴻楷、夏鑄九兩位老師。當時臺灣尚未解嚴，但是相較於傳統的建築與都市計劃系，都計室已經在做社區的參與式規劃。晚上在社區某個巷口擺一張桌子，掛盞燈，桌上有模型道具，請當地居民直接操作，想像社區的未來。另一方面，則參與很多古蹟保存的測繪，像是林家花園、澎湖天后宮。相較於當年相對保守



▲畢恆達老師 | 提供：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

的法學院與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治、法律科系），城鄉所是一個學風開放，具有基進批判的性格。此外，城鄉所承接了許多個縣市的綜合開發計畫，不但有機會進入各鄉鎮做田野調查，分析檔案資料，並且能提出具體的未來規劃設計願景。因此，當其他學界提出對國家對社會的具有學術理論基礎的批判時，城鄉所還能同時指出行動的策略。這種批判又務實的可能性，吸引很多對社會改革充滿熱情的學生前來就讀。

## 發芽：女性與空間讀書小組成立

都計室當年的共同閱讀材料，包括 Kevin Lynch 的都市意象、亞歷山大的營建之常道與模式語言，以及辯護式規劃理念。將女性主義與空間專業勾連起來的，可能是當時博士班學生張景森與其他研究生組成的讀書小組。張景森接觸到英國的女性主義地理學，他的學術嗅覺敏銳，看到女性主義的重要與潛力，於是找來坐在研究室隔壁位置的張聖琳一起寫計畫書，向祐生基金會申請幾萬元的補助。有了補助之後，他們找來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研究生，一起閱讀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文獻，同時針對臺北市的婦女空間經驗（包括住宅、公共空間、公園、交通運輸等議題）進行調查研究。他們繳出了 187 頁的期末報告《婦女與都市環境：國外文獻回顧與台北市的經驗研究》，其中有一百頁討論性別與空間的國外文獻，實證研究結果則有三個社區公園的使用調查，十位婦女的日常生活地理，最後有七頁列出約二百條的相關文獻。當時還沒有中文電腦打字，使用的是 500 字的格子稿紙。光看筆跡，恐怕就出自超過十個人之手。

## 扎根：女研社

臺大女性研究社於1988年正式立案成立，但在之前已經參與各式相關活動。當時的臺大女學生曾昭媛、許郁蘭、黃麗玲等人都具有社會改革的關懷，但有感於社運圈以及異議性學生社團裡又充滿父權的意識形態與權力運作，因此萌生創立女性社團的想法。在校內找到正在都計室就讀的張聖琳，以及傳真社的孫瑞穗，在校外由婦女新知基金會轉介柏蘭芝，她們成為社團創始運作的核心人物。如前所述，相較於臺大其他科系<sup>1</sup>，城鄉所具有改革意識，又有實踐能力，因此吸引關懷社會的學生<sup>2</sup>。柏蘭芝、黃麗玲後來都成為城鄉所的研究生。再加上後來的女研社成員，如陳怡伶、杜欣穎、周君佩等人，可以看出女研社和城鄉所之間的緊密關係。當時，臺大的人口研究中心雖有婦女研究室，但是性別觀點相對保守，無法吸引這些年輕女學生。

城鄉所提供空間規劃的批判理論與實踐技能，女學生則為城鄉所帶入了女性主義的觀點。當時城鄉所的專任教師，無法開出滿足學生需求的性別課程，只能站在鼓勵支持的位置。所上找來世新大學的成露茜開設「性別與城鄉發展」課程，學生則繼續經營女性與空間讀書會。多位讀書會成員也參與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舉辦「女性與空間專業者營隊」，並在1993年出版的《都市改革派》第三期規劃〈女性與空間〉專題，裡面有三篇中譯文章，分別由張淑玫、王志弘、李宛澍翻譯。另一篇文章為由呂美鸞與王蘋主講的〈好不自在的城市：婦女的城市空間經驗〉的座談記錄。讀書小組成員也曾到其他大學演講，協助校園反性騷擾與校園環境安全運動。

## 重新連結性別研究暨研究室成立

出國留學前，我就讀臺大土木系與土木研究所，完全沒有機會接觸女性主義。到紐約就讀CUNY（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環境心理學時，也沒有好好利用學校的性別資源。CUNY有性別的博士program，只要在某個研究所攻讀博士，可以申請同時研修性別博士。如bell hooks等知名女性主義者在CUNY任教，我也竟然沒有去聽她們的課程。還好環境心理學博士班八位教授，來自建築、心理、地理、人類等不同學術領域，其中有五位為女教授。她們雖然沒有特別標榜，但幾乎都是女性主義者，我因此在不同的課程中，有不少機會閱讀女性主義文獻。例如知識論課程，會研讀女性主義知識論。而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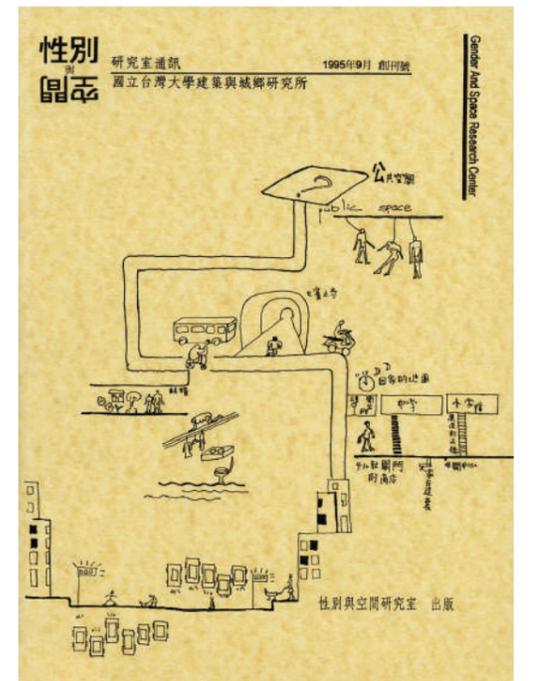
<sup>1</sup> 例如孫瑞穗表示，政治系的一名教授說：「今年政治系的招生狀況很不好，女生太多了。」柏蘭芝則轉述歷史系男教授的發言：「有的更直接，甚至說妳們當不成湯恩比，但可以當湯恩比的媽媽，因為他媽媽每天唸歷史故事給他聽，讓他變成湯恩比。」

<sup>2</sup> 都計室（交通工程乙組）初始時，入學考試考三ㄐ一、（都計、統計、經濟），後來開始分組並將考試科目改成建築與城鄉概論、初等環境設計等科，因此非都計、建築等相關科系（如外文、人類、歷史，甚至護理、牙醫、管理等）的學生也能夠通過考試，進入城鄉所就讀。

境心理學本來就特別關心邊緣族群，例如老人、兒童、勞工，當然也包括女性與性少數。討論社會議題時，也會在身邊聽到女性主義的觀點。記得有一位社會學博士班的男生，就說拿到一份問卷，如果性別欄位只有男與女，他就會拒絕回答。

1992年回臺大任教後，負責在於幼華編輯的《土木與環境》書中撰寫〈人造環境與設計〉這一章節，當時就決定其中要有一小節討論性別與環境。儘管在紐約讀過性別與環境的理論與經驗文獻，但仍花了很多時間蒐集臺灣的相關本土資料。1993年在聯合報撰寫《環境觀察》專欄，先討論了廁所、住宅、性騷擾等議題，沒有多久專欄就變成性別專欄了。1994年在城鄉所開設《性別與環境》課程，有21位同學選修。城鄉所本來就有性別讀書會的傳統，但是學生來來去去，彼此缺少交流與傳承。1995年，城鄉所研究生有鑑於此，連署成立「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共48人連署，男女各半。其成立宗旨為（1）促進並推動學術界對於性別與空間之研究，以做為婦女運動與環境規劃設計專業的橋樑。（2）建立國內外性別與空間研究學者及機構合作與交流之網絡。（3）提供國內外性別與空間研究的諮詢服務。（4）發展有關性別與空間的教學工作。（5）觀察與監督國內的性別與空間政策，並實際從事研究與規劃以提供政策制訂之參考。所務會議通過，但前提是不給經費、不給人事、不給空間。九月三十日在工綜館二樓的國際會議廳舉辦成立大會，貴賓一兩百人，有來自花蓮、高雄、台中的學術界、運動界人士。大會活動包括「何謂性別歧視的空間？」幻燈片欣賞、女性與社區座談會、繪製臺北市危險地圖、廚房與危險空間過關體驗、性別觀點的空間設計展覽等。當天同時出版《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創刊號〈打造無性別歧視的城市〉。十一月與漢聲廣播電台合力製播「兩性問題面面觀」節目，共9集。十二月在臺大椰林風情的女性主義站成立「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專屬討論版面。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其實並不是一個法定單位，如果要申請計畫，仍然必須經由城鄉所。但是有了一個專業的組織名稱，很多行動、記者會、出版就都使用這個名義，在學界與社會打響「性別與空間」這個名號。研究室又出版、又運動，做得轟轟烈烈，後來所上很多老師也都相繼成立研究室。



▲創刊號封面

## 學術研究與社會運動

女性與空間讀書小組與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曾經將女廁體檢列入年度計劃，可惜因人力不足因素沒有推動落實。1996 年的女廁運動的核心人物是彭滄雯。她畢業於政大新聞系，擔任臺北市政新聞線記者時，聽聞城鄉所。考上城鄉所後參加女性與空間讀書小組，於 1996 年的春季申請獨立實習，找我擔任課程老師，課程目標是提出公共廁所的設計準則。性別與空間研究室與臺大學生會合作進行臺大的廁所總體檢，於 3 月 8 日（三八婦女節）在校門口舉辦記者會，演出行動劇：「三八女廁新主張，讓我灑得好自在」，公布體檢結果，引發很好的媒體效應。五月出版《好自在》專刊，內容有理論、有統計、有故事。五月四日以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簡稱全女聯）的名義在臺北火車站舉辦「搶攻男廁」的女廁運動記者會，凸顯女廁數量嚴重不足的問題。主辦單位在台北火車站進行一小時搶攻男廁行動。在廁所外面的空間拉起「不憋了」的大布條，拿著麥克風向來往旅客說明活動的主張，並且發傳單給排隊等廁所的女性旅客，鼓勵她們「女廁不夠、就用男廁」。五月五日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尿尿比賽」記者會，計算男女使用公共廁所的時間。性別與空間研究室也扮演重要的論述供輸角色。為了讓新聞能夠在不同報紙媒體引發效應，我們分配撰稿。五月四日中國時報的時論廣場刊出孫瑞穗的〈「五四」上男廁，讓女人添加了翅膀〉，聯合報的繽紛版刊出我寫的〈女人不是隨便的〉，五月五日的中時晚報則刊出謝慧娟撰寫的〈沉默之聲〉（討論女廁性騷擾）。此次運動得到許多民意代表與政府官員的關注，5 月底，立法委員召開一場女廁檢討公聽會。營建署也在三次的修法討論之後，於當年 10 月 21 日公佈修正後的《建築技術規則》，以「男一女二」的原則規範男女廁隔間數量。此外，在當時仍有不少車站、公共場所的廁所，只對女性如廁者收取清潔費（約新台幣十元，管理員會給如廁者一疊衛生紙），因此在 1996 年 7 月，選擇在台汽客運西站召開記者會，發起「拒絕付費」行動，引起媒體廣泛報導，不久之後，台汽、高速公路休息站、風景遊樂區等公廁全面取消女廁收費制度。

廁所運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雖然 10 月已經通過新的建築技術規則，增加女廁隔間數量，但是法律不溯及既往，既有舊建物並沒有改善，因此對現況的影響有限，女廁還是不足。十一月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得到李文英經費贊助，針對臺北市 33 間電影院，從女性需求考量訂出 17 個項目進行調查。體檢結果發現除了女廁數量嚴重不足外，還有缺少置物設施、未提供衛生紙等缺失。十二月大專全女聯在金馬影展期間實施「彈性調撥」計劃，在男女廁門口張貼海報，說明彈性調撥的理念與作法，也就是電影散場後幾分鐘男廁淨空，女性觀眾就可以使用男廁，這次不必「搶攻」，而是正正當當使用。此後，國父紀念館、世界貿易中心等場館空間，也都會在有活動期間，在男廁門口換上女廁標誌，實施彈性調撥。年底，將這些論述與運動成果集結，出版《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三期：廁所專題。



▲第二期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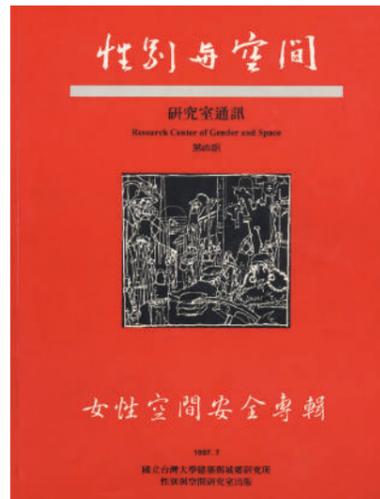


▲第三期封面與媒體報導

1996 年 4 月舉辦「女性空間專業者經驗座談會」，邀請汪荷清、馬以工、郭中端、郭瓊瑩、謝園等女性空間專業者參與座談，分享她們的專業實踐經驗，並由城鄉所的研究生黃千秀、孫瑞穗、林淑靜、陳怡伶、彭滄雯回應。完整的座談會記錄刊登在通訊第二期。

1996 年 11 月 30 日民進黨婦女發展部主任彭婉如在高雄遇害，女性公共空間安全的問題再度引起社會 / 媒體的關注。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的成員也聚集討論，我們能夠做甚麼？空間規劃與設計既然是我們的專業，如何藉之以提昇婦女的人身安全就成為當時工作的重點。1997 年 2 月我在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開「環境規劃與設計實習二 C：都市公共空間安全設計準則」課程，課餘研究室成員則翻譯 Wekerle, G., & Whitzman, C. (1995). Safe cities: Guidelines for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Nelson. 一書。隨後，以該書以及 Newman, O. (1972). 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 Collier Books. 為參考，撰寫都市婦女人身安全空間設計準則。參與人員除了城鄉所的研究生吳瑾媽、唐筱雯、程衛東、鄭敏慧，還有臺大土木系、臺大農推系、華梵建築系的學生。研究室調查了 257 位女性的公共空間生活經驗，並於 1997 年 7 月在臺北市最長的地下道：臥龍地下道舉辦「臺北市公共空間婦女人身安全記者會」，除了公布調查結果，還在地下道舉辦賽跑（有媽媽牽小孩、穿高跟鞋、穿短裙，從這個出口跑到另一個出口需要跑幾秒），以凸顯都市空間的設計不良造成女性人身安全疑慮，以及社會對女性身體的規訓剝奪了女性求生存的能耐，建議市政府組成專責小組，製作危險地圖，增加都市計劃 / 設計委員會的女性委員數量等。上述成果則成為《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四期：女性空間安全專題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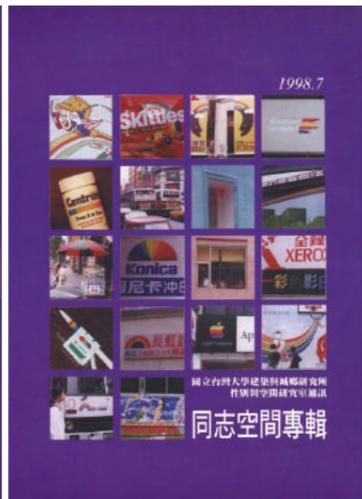
研究室接下來關注的議題是同性戀空間。我們在 1998 年 7 月出版《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五期：同志空間專題<sup>3</sup>。專題的前言寫道：「這一期許多的文章都是用血淚寫成，期待血淚能夠編織一片滿天的彩虹。解嚴後十年的臺灣，在街上牽手、擁抱，仍然是同性戀者遙不可及的夢想。什麼是同志空間呢？說穿了，也不過是一個同性戀者可以公然相互牽手、擁抱的空間，一個可以完全作自己的地方，所以同志空間也可以是應該無所不在的。」事實上，同志空間的命名，凸顯的是我們既有的都市空間是如何的異性戀。這一期通訊的作者，除了城鄉所研究生之外，同時邀請阮慶岳、許佑生、史國良、季鐵男、王雅各、趙彥寧等學者助陣。出刊時，還舉辦了記者會暨新書發表會。這幾期通訊，也都有在唐山書局販售。



▲第四期封面



▲第五期正反面



1999 年 1 月，研究室在「BBS 的椰林風情站」設立 GAS (Gender And Space) 版。

為了培養更多性別與空間專業的人才，推廣性別與空間專業論述，研究室於 1999 年 2 月，假木柵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舉辦為期兩天的「性別與空間豆芽營」。對象主要是大專學生，總共有 57 名學員參加營隊。她們分別來自不同學院科系、不同地區。第一天的課程說明空間如何經由設計、規劃而影響不同性別與性傾向族群的空間使用與空間經驗；再以家庭、公共空間為例，揭露設計中的性別迷思，並以休閒活動討論女性發現與使用空間的新活動。然後透過學員之間的性別意識經驗的分享，以壯大女性運動的力量，共同為改善性別結構而努力。第二天的課程偏重空間改善，分享校園空間抗爭歷史，與網路空間中女同志、女性的活動策略。最後則以同志公共空間出發，討論不同群體有哪些可能的空間對應策略，以建造無性別歧視的空間。

<sup>3</sup> 研究室通訊的出版由於沒有任何經費支持，因此沒有支付撰文作者稿酬，編輯也都由研究生義務幫忙。每一期的印量大約一千本，部分由唐山書店販售，以支付印刷費用。

1999 年 3 月 12-14 日參加由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主辦的「分享與交流：跨世紀全國婦女團體博覽會」。其中有個小插曲。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也蒞臨參觀，已經準備離開時，李安妮跟李登輝說：「有一個攤位，你一定要看，沒看你不能走。」侍衛說：「不行不行，行程就是這樣。」她不顧侍衛的勸阻，李登輝也熬不過女兒的請求，於是走過來看我們的攤位。我向總統簡介性別與空間研究室，並請他在通訊《廁所專題》上簽名，這本通訊後來拿到臺大校史館展覽。

1999 年 3 月 23-26 日承辦由臺大「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防治委員會」委託的「兩性平等週」。這裡要先岔出去，談一下校園裡有關性別的組織。「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防治小組」是在 1994 年師大七匹狼事件<sup>4</sup>發生之後，由臺大教授向校務會議提案成立。教育部的兩性平等委員會則於 1997 年才成立（受 1996 年彭婉如事件影響）。在臺大校務會議上討論時，有教授說「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這些字眼太尖銳、太 aggressive 了。主席陳維昭表示會中有文學院中文系的代表，中文造詣應該比較好，請他們幫忙想一個好字眼。於是有代表提出「促進兩性和諧小組」。聽起來好像很正向，但是這個小組的任務是什麼呢？難道是要幫忙男女交友嗎？完全沒有指出實際問題所在，更難提出具體解決策略了。在提案人堅持下，最後維持原來的用語。

1995 年初城鄉所也有兩起性騷擾申訴案件，被申訴人是博士班學生兼任助教。當時大學校園尚未有法定的處理程序。城鄉所的學生都在討論此事，工綜館三樓的走廊貼滿了性騷擾的定義、性騷擾的反擊方式等文宣<sup>5</sup>。所方成立了調查小組，成員有老師、學生，另外有兩位外聘專家委員。當時對於性騷擾的認定，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男女處在一個權力不平等的結構中，社會也沒有教導女性如何反擊性騷擾。但也有留美的教授認為學生之間沒有所謂性騷擾。如果男生對女生口語性騷擾，女生就罵回去。如果有肢體性騷擾，女生就打回去。最後女生如果打不贏，那是傷害罪。這種爭議，即使臺灣目前已

<sup>4</sup> 「師大七匹狼」相關報導，請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014154642/http://www.feminist.sinica.edu.tw/push/push1-1994.04.21.htm>

<sup>5</sup> 很多是影印自：清大小紅帽工作群（1993）《校園反性騷擾行動手冊》。張老師文化。



▲博覽會媒體報導

經法治化，仍然存在。有興趣進一步瞭解，可以參考黃曬莉、畢恆達（2002）〈當西方菁英碰上本土原生：校園中性騷擾的定義與申訴案件處理之社會文化脈絡〉。《女學學誌：性別與婦女研究》，13，91-139。

性騷擾案處理結束後，學生仍非常關心性騷擾這個性別議題。她們籌劃了一個「大家來談性騷擾」座談會，邀請我、孫瑞穗、林欽、王志弘、賴慈芸（《性騷擾與性別歧視》一書的譯者）參與。這個座談會的逐字稿刊登在《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第七期：性騷擾專題（1995.06）。此外，編輯李宛澍也邀請多位研究生撰寫對於性騷擾的想法與自身的感受。很難得的是，在事件處理過程中，不是只有女性關心，所上很多男學生也聚在一起討論，為何性騷擾總是以男騷擾女為主，在這樣的性別結構下，男生應該如何自處。李元貞在她的《眾女成城：台灣婦運回憶錄》（2014）書中，特別稱讚這本性騷擾專題是臺灣性騷擾議題的珍貴史料。

1999年的「兩性平等週」規劃了一系列活動。首先，回收109份臺大學生問卷，問卷內容包括（1）女性運動優先區（2）女生宿舍管理與門禁（3）廁所數量、區位、設備、安全（4）校園安全等議題。調查結果出版成《台大性別空間總體檢》小手冊，並製作大看板，在校門口等六處展示。接下來舉辦三個活動：（1）從工綜館地下室將桌球桌搬到男生廁所內打桌球，以凸顯男廁空間之大而不當。（2）「攻佔球場」：搶攻男廁的「球場版」，倡議設置女性優先籃球場，以凸顯女生運動空間與設施的不足。（3）「越夜越恐怖 ---- 台大校園驚悚61分鐘」，巡視校園的危險地點，用黃絲帶標示，提供校方改善之用。



▲女性運動優先區



▲白絲帶運動記者會

臺灣與白絲帶運動的遭逢始於1999年在挪威舉辦的第七屆世界婦女大會（The 7th World Congress of Women）。臺大婦女研究室的張珣教授帶回加拿大白絲帶運動的資料，由吳嘉苓教授翻譯「終止男性施暴婦女，每個男人可以做的十件事」在記者會上發表。隔年（2000年）婦女研究室撰寫計畫申請經費，由我負責策劃臺灣的白絲帶運動，並由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協辦。這個計畫執行長達幾個月的時間，主要工作項目有：（1）籌畫一系列關於台灣男子氣概建構的座談會做為前導，主題包括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女人談男性氣概與男性文化、臺灣性暴力的現象觀察、掙脫傳統的枷鎖：不一樣的男人，邀請王浩威、尤俠、朱偉誠、陳俊志、徐璐等人參與。（2）發行白絲帶運動小冊子，內容有加拿大白絲帶運動簡介、系列座談實錄、中學生性別體驗徵文、男語錄、中文男性研究出版品清單。（3）建立白絲帶網頁。（4）於當年11月25日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舉行白絲帶運動記者會，邀請各黨派政治人物（蘇貞昌、林志嘉、周錫璋、郝龍斌、簡錫堦）、文化學術界人士（蔡康永、蘇來、史英、孫中興、王雅各）出席，漫畫家尤俠也無償幫活動繪製T恤上的圖案。

2001年由臺大兩性平等委員會委託研究室舉辦「兩性平等週」。城鄉所有十幾位研究生參與，我們又把這個活動辦得轟轟烈烈，前後從4月23日辦到5月8日。活動項目很多，羅列如下。（1）百無禁忌擺地攤：在小福廣場擺攤，主題有性教育和迎擊性騷擾。（2）女人「聲」活—性別與音樂：在工綜館國際會議廳舉辦達妮 Nicole Darcy 演唱會；邀請曾慧佳演講：「臺灣流行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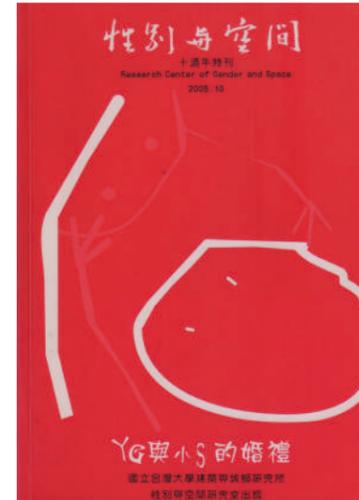
的性別意涵」；舉辦一場「五四新情歌運動—翻轉妳/你的聽覺性別」的說唱會。(3) 閱讀男人—男性研究書展：在臺大總圖展示講述男性氣概的中文書籍。

(4) 觀看男人—男性成長紀錄/短片：在總圖播放由魏德聖導演的《七月天》（我們很有眼光，魏導七年後才有知名的《海角一號》）、楊立州的《我愛 O 八 O》、黃銘正的《野麻雀》三部影片。(5) 談論男人—男子氣概工作坊：舉辦四場座談，主題包括感性男人不等於好男人？、男性在媒體中的再現、臺灣父親的角色、異/女/同/男的愛恨情仇：談性別、性取向與女性主義認同，講者包括蔡詩萍、施寄青、張娟芬等人。

2004 年至 2007 年間，我擔任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的總編輯，共編了 14 期。藉由編輯的機會，我曾邀請不少城鄉所的研究生撰文，為她們的性別知識搭建發表的舞台。略舉一二，張佩芬、黃瓊慧、陳書吟、徐詩雲、潘宇航、游勁濤撰寫學校制服之總總；陳允中、郭慶瑩、楊松翰寫宿舍；林卉玲寫加拿大求學經驗；賴彥如寫女性身體；黃麗螢、高于棻寫運動；黃清和寫當兵經驗。

2005 年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一個比較特殊的計畫，《大同小異：性別平等教育概述》<sup>6</sup>。我們比較擅長的是書寫，但是這個委託案是要設計給公務員上網（e 等公務園學習網）學習性別平等基本概念的一小時線上課程。因此，除了文字之外，（與文化大學合作）設計動畫、測驗，來增加使用者的學習動機與樂趣。

2005 年為慶祝性別空間研究室成立十週年，我們向教育部申請經費，舉辦「性別與空間之教學、研究與政策十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會中除了「從性別觀點檢視十年來的公共空間政策」、「性別與建築教育」兩場專題演講之外，放映《雪隱》（女廁運動回顧）、《凝固的音樂：修澤蘭》紀錄片，並有「台灣都市性別空間政策」以及「建築教育中的性別」兩場圓桌論壇。研討會邀請到柯裕棻、謝園、姜樂靜、黃玉姍、顧燕翎、劉欣蓉、賴正哲等人參與。此次週年活動非常盛大，城鄉所有二十餘名研究生（以及數位大學部學生）參與籌備工作。我們以「阿 G 與小 S 的婚禮」的概念來籌劃。G 是 Gender, Girls, Gay, Gorgeous; S 是 Space, Sisters, Strong, Sissy, Sexy。研討會在工綜館二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參與人數眾多，將會議廳擠爆。一樓大廳有書籍、簡報、文件、海報、攝影作品等展示；二樓有托兒服務；臺大總圖也同步展示性別與空間研究的海報以及學位論文。當天早上的主題演講，我們基於 1999 年的調查有超過半數學生支持男女合宿，因而提出臺大應該試辦男女合宿的訴求。有聽眾誤以為臺大已經實施男女合宿，結果引來眾多電視媒體記者前來採訪。記者也向校方求證，臺大主秘傅立成表示短期內不會接受這個實驗。研討會與文件展示之外，我們也同步出版十週年專刊，內容非常豐富，有十餘篇性別與空間研究與運動的回顧前瞻，也邀請十餘位城鄉所研究生撰寫她與研究室的關係。



▲十週年特刊



▲第六期正反面

2006 年接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的委託，撰寫《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中的〈性別與運動〉章節。白皮書內容包括運動的生理差異、學校體育與性別建構、競技運動中的性別課題、媒體中的女性與運動、女性運動的阻礙因素、運動與男性氣概建構、同性戀與運動、政策建議。城鄉所有六位研究生參與研究與撰寫。

2006 年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向教育部申請校園性別平等教育活動項目之經費補助，以舉辦「做兵影展」。影展邀請國內重要的軍事社會學、性別研究者、第一線軍訓教育人員、影片導演等學者專家帶領與會教師、學生與社會人士思考性別與軍事、身體、教育之間的關係。性別與空間研究室與圖書館合作，在影展進行期間，同步展出當兵與性別相關之書籍、論文與海報，提供與會者延續影展的性別啟發，深入瞭解並投入研究、實踐的多重機會。影展活動共六個晚上，放映《金甲部隊》、《鍋蓋頭》、《英雄教育》、《我的莒光作文簿》、《海巡尖兵》、《心中的鋼針》、《我愛 O 八 O》等七部電影。與談人有陳政亮、陳宜倩、林書宇、曹文傑、楊力州、陳儒修、黃媽媽等人。

2010 年吳嘉麗教授申請國科會計畫「男性如何學習性別平等：增進國高中、大專男學生性別意識教材研發暨教學示範計畫」，邀請研究室負責大專層級的教材<sup>7</sup>。這本手冊的目的比較特別，著重的不是基礎研究，而是將性別理論轉換成活動與遊戲，來吸引學生從做/玩中學。我們設計了很多有趣的活動，例如男性氣概量表、猜一猜：男語錄、性別指數心理測驗、異性戀問卷等。

<sup>6</sup>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5/m5\\_05\\_06\\_01?sid=14](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5/m5_05_06_01?sid=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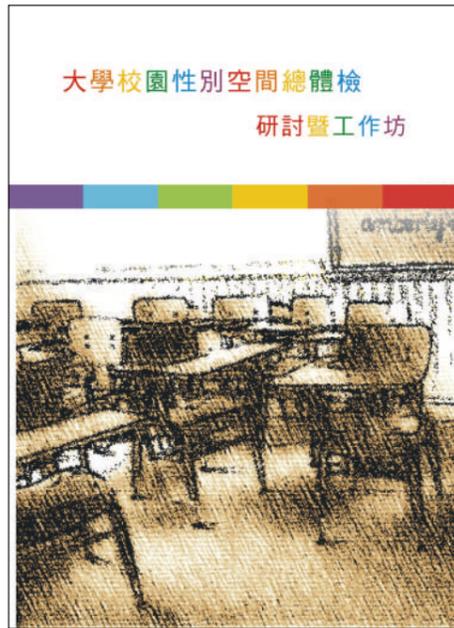
<sup>7</sup> 洪文龍等（編）（2010）《亞當開始照鏡子：酷男人大翻修》。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 與教育部合作：校園的空間與性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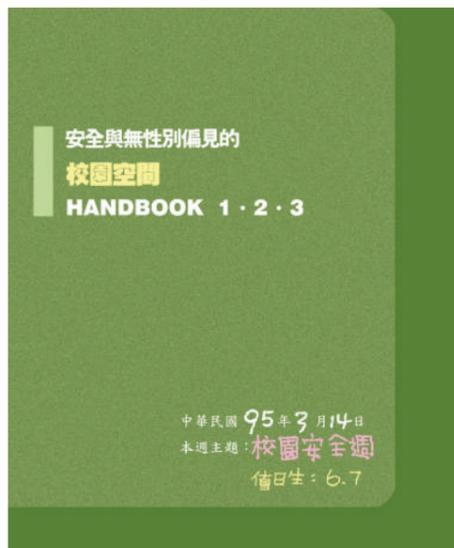
教育部和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有著良好的長期合作關係。1997年5月接受教育部委託舉辦兩天的「校園環境與教育」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 Susan Saegert, Sharon Sutton, Necdet Teymur，國內學者湯志民、吳明修、郭城孟、吳英璋，建築師劉柏宏、黃建興，以及研究室成員楊清芬、楊長苓、謝慧娟等人演講，並舉辦一場實作工作坊。

1998年教育部委託研究室開發「無性別偏見及安全之校園空間指標」，內容包括性別空間基本概念、校園空間詞語中意識型態之教化、管理與規訓機制的空間化、以性別刻板印象作為分配資源之主要依據、忽視女性特殊需求、競爭主義與成績至上之學校形象建構、校園安全與過度保護。根據這個計畫成果於1999年4月與5月中的四個週末舉辦「中小學教師兩性平等教育工作坊」，參加對象為台北縣市中、小學教師約50名，藉此工作坊與實地進行教學的老師討論校園空間與性別的議題，並據以發展出足以改善女性校園處境的策略，討論議題包括性別刻板印象、校園布置、運動空間、廁所、校園安全。會後出版研習手冊，每個議題都包括基本概念、教案、經驗分享與作業。為了讓校園空間設計指標發揮更大效用，教育部再度委託研究室撰寫一本供學校可以放在手邊參考的簡要手冊，於2006年出版《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空間 Handbook 123》，除了定期檢討與使用者參與的建議之外，其中校園安全規劃設計準則包括視覺穿透性、非正式監視、行動預示、照明、方向感、正式監視、緊急通話系統、警鈴與求助系統、護送服務、巡邏。各級學校繪製校園危險地圖、校園安全地圖，就是此手冊的建議。

2007年教育部有鑑於如何透過校園規劃設計來落實性別平等仍然是許多大學覺得力有未逮之處，委託研究室辦理大專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大學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研習」。在研討會之前，我們先製作一本「大學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手冊」，內容包含性別與校園空間安全與使用者參與之概念，並針對教室、廁所、宿舍、運動場、鋪面、性別事件等以簡易問答方式撰寫。這份類似作業本



▲大學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



▲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空間 Handbook 123

的手冊隨著公文一起發送至各大學，目的是讓來參與此次研討會的老師或行政人員，可以事先就針對自己的大學校園進行初步的檢視，一方面可以建立基本觀念，一方面也有了來參與研討會小組討論的資料基礎。一天的研討會，有演講、放映影片、工作坊與綜合討論，共有來自各大學的150名人員參加。

2008年教育部再度委託，希望我們修訂校園空間設計指標的手冊，增加更多師生參與的方法與過程，包括性別事件記錄、繪製地圖、開設空間課程與研習等。於2009年出版《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手冊》，可以免費從教育部的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下載<sup>8</sup>。

長庚大學一名跨性別學生小雯（化名）於2017年爭取入住女生宿舍遭校方拒絕，過程中並且受到總教官之性別不友善言詞對待，因而向法院提起告訴。人本教育基金會與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也為此案召開記者會「讓每個孩子都可以成為自己，從立即停止在校園中的隔離與歧視開始」。2018年教育部委託研究室做「大專校院校園中跨性別學生之空間使用權益計畫」。計畫主要有幾個部分。首先我們整理國外籌設性別包融宿舍（Gender Inclusive Student Housing）的案例，背後的理論基礎。接著，我們訪視臺灣大學、清華大學、長庚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以瞭解學校宿舍之性別安排的現況與困境；訪談精神科醫師、心輔中心、總務長、住宿組、民間性別組織，以及數位跨性別學生；舉辦兩場專家座談。最後討論宿舍空間規劃、申請流程與表單、跨性別身分認定、家長同意書、男女合宿遭遇之難題，並對維護跨性別學生空間使用權益提出作法之參考指引。2022年監察院通過長庚跨性別案的調查報告<sup>9</sup>，督促「教育部並應參酌國內外多元性別友善空間建置經驗，積極研處多元性別宿舍空間指引，儘早落實推動大專校院性別友善或性別包容宿舍，保障跨性別學生平等不受歧視之權利。」教育部在一週後公布「大專校院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sup>10</sup>。

為了瞭解臺灣大專校院校園目前性別友善空間的現況，以便擬定相關政策，教育部於2020年再度委託研究室「公私立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安全空間檢核及調查」。調查項目包括學校的基本資料（規模）、公共廁所（間數、便器類型與數量）、性別友善廁所（新建／改建／掛牌、集中／分散）、學生宿舍（男女分棟／同棟分層／同層分區／同層分房、房型／床位數、廚房）、跨性別學生申請宿舍案例、哺（集）乳室、托育設施、運動空間（女性優先／專用運動空間、性別友善淋浴設施）、校園危險與安全地圖、性別友善停車位、人物雕像與建築物人物命名之性別等。除了兩校之外，共有157所學校填答。這個調查發現，八九成的性別友善廁所都是原來的無障礙廁所掛牌，而幾乎所有的宿舍都是男女區隔的性別安排。

<sup>8</sup>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2/m2\\_04\\_03\\_01?sid=5](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2/m2_04_03_01?sid=5)

<sup>9</sup> 監察委員新聞稿，詳見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5&s=23869](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5&s=23869)。

<sup>10</sup>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1/m1\\_01\\_01?sid=559](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1/m1_01_01?sid=559)

緊接著，教育部在 2023 年委託研究室撰寫「研編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參考手冊」<sup>11</sup>。我花了很多精力耙梳國內外的公共廁所演變史，特別是性別層面，從增設女廁、增加女廁數量，到推動全性別廁所（All Gender Restrooms）的過程。我認為必須先深刻理解設置全性別廁所的理念基礎，建築師才有可能設計出好的廁所。手冊也就廁所名稱與標誌、隱私、安全、清潔、小便斗、廁間配置、廁所地圖等項目，提出說明與建議。目前無論教育部、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都極力推動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

<sup>11</sup>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1/m1\\_01\\_01?sid=614](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1/m1_01_01?sid=614)

## 總結

回顧性別與空間研究室三十年來走過的歷程，覺得滿不可思議的。一個在研究所底下的無固定經費資源的單位，除了學術研究，也為性別運動以及公共政策盡了許多心力。研究室最珍貴的資產，就是人力，包括城鄉所的研究生，以及隨著計畫參與的其他大學生。三十年來直接參與的學生至少有數十到百人，應該在她們人生歷程中留下美好而難忘的回憶。

研究室致力於性別與空間理念的推廣。前後出版了六期通訊，每一期都有主題，包括女性空間專業者、廁所、公共空間人身安全、同性戀空間、女性與休閒等。這幾本通訊對於推廣性別與空間的理論與實務有很大的貢獻。每一期印刷一千本，供不應求，還要追加影印。經查詢，也有 235 篇博/碩士論文曾經引用通訊文章做為參考文獻。此外，研究室曾與漢聲廣播電台合力製播「兩性問題面面觀」節目；在中時晚報撰寫「性別與空間」專欄；在台大 BBS 椰林風情站經營「性別與空間」GAS 版。

除了出版，研究室曾經針對大學生、各級教師、社會大眾，舉辦研討會與工作坊。其中，為教育界舉辦「校園環境與教育」國際研討會；為大學生舉辦「性別與空間豆芽營」；為中小學教師辦理「校園空間與性別」教育工作坊；為大專教師舉辦「大學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研討暨工作坊」；為性別學界舉辦「性別與空間之研究與教學」研討會；為空間專業者舉辦「女性空間專業者經驗談座談會」；為公務人員出版《大同小異：性別平等教育概述》網路課程。

面對臺大，我們做了臺大性別空間總體檢，舉辦兩次「臺大兩性平等週」，也辦了多次性別相關的書展與影展。其中最為失敗的是，我們推動男女合宿二十年，但是臺大校方不為所動。

面對臺灣的校園環境，我們先後撰寫「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設計準則」，提出性別友善宿舍以及性別友善廁所設置的具體原則。面對社會，我們推動了公共廁所的改革，目前仍持續在為推動性別友善廁所而努力。



▲讀書會與畢老師 | 提供：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

還記得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的成立大會、十週年大會、二十週年大會，以及兩性平等週的活動，不像一般研究計畫只有數位研究助理，城鄉所動輒有一、二十位研究生共同參與。工綜館三樓的走廊、學生研究室，不時有學生討論、製作道具海報的身影。有些有工讀經費的補助，但是更多的是依賴學生對於性別議題的熱情，研究室才能夠以最少的外部經費，做了超乎想像規模的成果。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不是法定的單位，沒有固定的空間與人事編制，學生來來去去，只有我是穩定不變的成員。我自己要負責自己的教學研究與服務，研究室能夠做多少事，要看有多少研究生有熱情有動力。研究室成立的前十餘年，應該算是活動的高峰期；將性別與空間的概念與實務推廣之後，也隨著臺灣社會的變遷，比較少大型的倡議活動。原因很複雜多元。正如臺大女研社於 1988 年成立，參與勞工運動、反性騷擾運動、A 片事件、競選學生會會長，慢慢也轉型成為以讀書會性質為主。1990 年代性別與空間是個新興的學術與實務領域（相對於女性主義文學、藝術等），其熱潮與新鮮度也會隨著時代而式微，或者說轉變成為融入不同的性別領域之中。我認為智慧型手機的出現，也全面性地改變了社會。如今大家吃飯不聊天、搭捷運不看人、下課不玩遊戲，人人手機不離手，雙眼盯著螢幕。另一個改變則是，現在的學生花比較多時間在打工，或者為了償還學貸，或者為了賺取生活費。參與社會運動或是各種學術推廣活動的時間就相對較少。以前學生參與，大都出自於對於性別議題的關心與熱情，鮮少一開始就計算時數與工錢，有時有工讀費有時沒有，但是從做當中獲得很多學習與樂趣，以及同儕的革命情感。

2025 年就是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成立三十週年了，會不會像過去每十年都有一個大規模的回顧與研討活動，我也不知道。我已經退休了，不再具有體系內的位置，如果有人願意推動，我會很樂意獻上棉薄之力。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大事記

- 1995/9/30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成立大會
- 1995/9/30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創刊號  
「打造無性別歧視的城市」發刊
- 1995/11-12 ◆ 與漢聲廣播電台合力製播「兩性問題面面觀」節目  
※ 共計九次
- 1995/12 ◆ 在女性主義站成立「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專屬討論版面  
※ 140.114.98.108  
RCGS
- 1996/3 ◆ 協辦、發起台大女廁總體檢  
※ 臺大學生會
- 1996/4 ◆ 中時晚報性別與空間專欄
- 1996/4/18 ◆ 舉辦女性空間專業者經驗談座談會  
※ 地點：台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 313 室
- 1996/5/4 ◆ 協辦、發起新女廁運動
- 1996/5/28 ◆ 協辦「攻佔男廁之後，國家怎麼辦？」公聽會  
※ 空間雜誌 1996
- 1996/7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二期  
「女性空間專業者專題」發刊
- 1996/11 ◆ 台北市電影院公廁體檢  
※ 李文英贊助
- 1996/12 ◆ 協辦金馬影展男廁「彈性調撥」  
※ 大專全女聯
- 1996/12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三期「廁所專題」發刊
- 1997/5 ◆ 「校園環境與教育」國際研討會  
※ 教育部委託
- 1997/7 ◆ 舉行公共空間婦女人身安全記者會  
※ 台北市臥龍地下道
- 1997/7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四期  
「女性空間安全專題」發刊
- 1998 ◆ 無性別偏見及安全之校園空間指標  
※ 教育部委託
- 1998/7/15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五期  
「同志空間專題」發刊
- 1999/1 ◆ 台大 BBS 椰林風情站成立「性別與空間」GAS 版
- 1999/2/27-28 ◆ 舉辦「性別與空間豆芽營」
- 1999/3/12-3/14 ◆ 參加「分享與交流：跨世紀全國婦女團體博覽會」  
※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主辦
- 1999/3/23-4/1 ◆ 承辦台灣大學兩性平等週  
出版「台大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小冊子以及書籤  
3/23-3/26 在北大籃球場舉行女性運動優先區的活動  
4/1 愈夜·愈恐怖：台大驚悚 61 分鐘之校園夜遊活動  
※ 台大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防治委員會主辦
- 1999/4/26--5/8 ◆ 參加清華大學兩性平等教育雙週之婦女團體資料展
- 1999/4/27-5/25 ◆ 中小學教師兩性平等教育工作坊：  
「校園空間與性別」共四場  
※ 教育部委託
- 1999/6 ◆ 撰寫中小學教師兩性平等教育工作坊：  
「校園空間與性別」研習手冊  
※ 教育部委託
- 2000- ◆
- 2000/8-12 ◆ 協辦白絲帶運動：  
座談會、白絲帶運動小冊子、記者會  
※ 台大婦女研究室主辦
- 2000/9/21 ◆ 國家圖書館將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列為「國家圖書館核心期刊數位化影像資料庫」收錄之對象
- 2001/4 ◆ 承辦台大兩性平等週：  
男性研究書展、台灣的男人系列演講、性別與音樂  
演唱會、百無禁忌擺地攤、異讀異唱  
※ 台大兩性平等委員會主辦
- 2003/12/26 ◆ 「台灣高等教育性別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專題引  
言：台灣大學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 世新大學
- 2005/4/13 ◆ 發表：性別化都市空間：從性別觀點檢視十年來的  
公共空間政策。性別主流化在台灣：第一屆性別研  
究與公共政策學術研討會  
※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 2005/6-12 ◆ 安全與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手冊  
※ 教育部委託
- 2005/10/15 ◆ 承辦研討會：性別與空間之教學、研究與政策十年  
回顧與前瞻，同時出版研討會論文集（成立 10 週年）  
※ 指導單位：教育部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大事記

- 2006 ◆ 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2006年版：性別與運動  
※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 2006/09 ◆ 做兵影展  
※ 台大圖書館
- 2006/12 ◆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六期  
「休閒生活專輯」發刊
- 2007/11/02 ◆ 舉辦：大學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研討暨工作坊  
※ 教育部委託
- 2009/03 ◆ 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手冊  
※ 教育部委託
- 2009 ◆ 出版：亞當開始照鏡子：酷男人大翻修  
※ 國科會
- 2010-
- 2015/10/03 ◆ 承辦研討會：  
性別與空間之研究與教學研討（成立 20 週年）  
※ 教育部委託
- 2018 ◆ 大專校院校園中跨性別學生之空間使用權益計畫  
※ 教育部委託
- 2020 ◆ 公私立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安全空間檢核及調查  
※ 教育部委託
- 2023 ◆ 研編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參考手冊  
※ 教育部委託



▲研究室裡的畢恆達老師 | 攝影：高鈺詠

# 畢生心血：校友訪談錄

謝慧娟／郭一勤／楊松翰／陳德容／張哲源／李冠霖



▲畢恆達老師在小畢典 | 攝影：賴彥霖

## 畢生心血：校友訪談錄——

# 老畢，就像家人與朋友一般： 謝慧娟專訪

◎訪談人：莊詠竹 | 時間：2024/11/4 | 整理：王秉程、賴彥霖

### 城鄉所的大桌精神

我是謝慧娟（大娟），1992年入學，1996年畢業。東海大學1982年畢業後，我曾任報社記者、雜誌採訪編輯，工作十年後考入城鄉所。我是個非典型的研究生，我比同班同學都大十歲，當時班上另一個謝慧娟整整小我十歲，所以同學們以大娟小娟來區分。我差老畢一歲而已，所以我跟老畢比較像朋友。

我大學是念東海大學中文系，但我不是典型的中文系學生，大學時我就去修環境科學概論。畢業後工作了十年，在漢聲雜誌工作時有接觸到鹿港的反杜邦議題，延續我在大學時的關心，就是環境工業的汙染問題。當時接觸到夏鑄九老師，就被夏老師找去屏東縣綜合開發計畫的大桌討論。因為我比較是外向的人，沒有很喜歡蹲在學院裡面，所以那時候我被城鄉所的 approach 吸引到，後來就考進來了。

### 從環境心理學到論文發想

我是跟畢老師一起進城鄉所的。老畢剛從美國回來，開了環境心理學

課程，我本來就對心理學非常有興趣，大學時自己讀了許多心理學的書。修了老畢的環境心理學以後收穫很多，就陸續修了不少他的課，像是現象學、詮釋學、研究方法等等。我四年裡面大概修的大部分都是畢老師的課，那是不知不覺的。畢業的時候看到成績單，我才嚇一跳說，哇原來我修了這麼多老畢的課。學了這麼多，自然就選擇老畢指導論文，而且非常確定會得到很大的收穫。

寫論文剛開始就像一隻無頭蒼蠅，這個也想做、那個也想做。我研二時有去做龜山島的民族誌調查（龜山島居民移居大溪仁澤新村的田野調查），裡面的東西非常多，我覺得可以從中找到論文題目。但是野心太大，要討論的面向太多，老師們都說 focus 不夠清楚，那麼大的一個題目，到最後沒有辦法收攏。所以第一次提 proposal 沒有通過被駁回重寫。可是我又不甘心啊，就覺得說這個題目很棒啊。

所以我跟畢老師就繼續討論。他那時候給我看一些文獻，他就說：要不要寫妳作為一個女性研究者，在面



▲（左起）劉可強老師、童慶瑜、謝慧娟 | 提供：謝慧娟

1982 東海中文系畢業  
1982-83 台灣時報記者  
1984-86 英文漢聲出版公司編輯  
1986-1988 天下雜誌編輯  
1988-1990 張老師月刊副總編輯  
1992-1996 城鄉所

對妳的規劃對象或是研究對象的時候，在那裡面的處境？我先進行頭一兩個訪問，就知道這是一個太棒的題目了。因為我去找人家訪談，每個人都高興得要死，就講個沒完沒了的。你會知道說，女性的研究者或規劃師，在這個專業領域裡面是多麼的不容易。總之，論文題目後來就收攏到女性研究者在田野調查或規劃場域的角色與境遇<sup>1</sup>。

### 對學術與學生的承諾

老畢的學術涵養深廣，對於研究方法論有紮實的訓練與堅持。這從他在紐約唸環境心理學時，有一年去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修現象學詮釋學的課可以看得出來。從心理學走向哲學，是追求自我深化的道路。我後來讀到身體現象學的時候，也深有所感。我從老畢這裡學了海德格、詮釋學，有時間我還特別跑到哲學系去旁聽海德格的那本經典 Being and Time。其實心理學再走得更深的

時候會走向社會人文學科，如果一直窮究和追問，最終還是得走向哲學。女性主義也是啊，對女性的處境、人類的處境、社會的處境的追問。

老畢看過的書太多了。我們寫報告或寫論文時提出問題，他馬上可以知道你問的問題是在哪一個範圍，就可以從書架上找出幾本書，告訴你可以參考哪些章節。然後說這就是你的功課，你要解答，你不要想從我的嘴裡聽到答案，因為你是研究生。你就知道他讀了多少書！他的研究室簡直就是圖書館啊！有這麼個學養深廣的老師，當學生的就累了，他從你的報告就知道你讀了該讀的書沒有，你交出來的隻字片語，他也可以找出很多不符合研究方法的漏洞。說真的，每次報告都蠻心虛的，不過寫論文就是這麼個磨破幾層皮的過程，不經過這種來來回回的思辨討論，怎麼可能破繭而出呢？如果老師對這些都輕輕放過，那麼學生能學到什麼呢？

<sup>1</sup> 謝慧娟 (1996) 《女性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的性別意涵》，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我覺得老師的特質是對學術跟學生有承諾。他非常認真看待學術，也非常認真看待他作為一個指導老師或開課老師對學生的責任。所以真的沒有人可以亂交作業的，他不會隨便讓你過。雖然畢老師也不會罵人，不會像老夏爆炸什麼的，可是你想要唬弄他，那是沒有機會的。但他也不是說故意挑剔讓你不過。你是認真做但做不出來，還是你沒有認真做所以做不出來，老師都一眼分得出來啦。如果你很認真做做不出來，他會幫你，他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幫你，這個就是我說的，他對學生的承諾和責任心。他也不會說「我跟你講一個方向，你就照這個方向去做」，他不會這樣子。所以你要問得出你的問題，他就會針對你的問題找東西給你。

老畢每個星期會為我們留出一個週四的上午，我覺得這是他對學生的commitment，讓我們很安心地知道每週四我都有機會見到老師，提出問題或尋求協助，這真的很不容易耶。我覺得我們每個禮拜四的研究生討論會，那真的太幸福了。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你就只有自己的視角；可是城鄉所把甲、乙、丙、丁組這四群人弄在一起，每天吵地沒完沒了，我覺得這很難得而且很關鍵。我們的研究生討論會也是這樣嘛，郭一勤是建築背景，李正偉是規劃背景，楊清芬是社會學還是心理學還是教育，童慶瑜是機械系的……反正我們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樣，所以那個討論會非常有趣。其實就是延續實習課，

那種大家意見不太一樣，然後問這個、問那個。你負責報告的時候，你當然就會緊張嘛，因為在研究的半途上，對自己的見解沒有那麼清晰。但你就需要報告啊，你要跟大家講說過去這一週我做了什麼。那當然不是說每一週每個人都要報告啦，譬如說我們有六個人好了，那其中三個人這一週報告，另外三個人就是下周報告，反正你這一週如果沒有報告，就要做好心理準備，下一次起碼要報告半個月的工作進度。你講完，大家就可以開始提出詢問或分析了，所以我們彼此都知道彼此在幹嘛。在這個過程裡面，老畢沒有強力主導什麼，討論氛圍是自由的，由於每個同學專業背景不同，提出的問題往往是自己沒想到的面向，相當有挑戰。回答不出來問題也沒關係，因為人家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當然老畢會把關這些問題是否過度開展，是否無助於你的論文，並指出該補強的部分，甚至關注你的進度是否趕得上交稿的期限。因為他是有經驗的嘛。他知道你論文是走到哪個階段，要往哪個方向去。同學就是直覺的東問西問，天南地北，老師就是幫你把問題focus的角色。我覺得指導老師允許學生自由探索與犯錯是很重要的，沒有人天生會寫論文，那是一種深度的思考訓練，總是需要碰撞，嘗試走冤枉路，寫一堆自己自以為是的廢話。

同樣重要的是，你可以每週固定見到指導老師，發問求助甚至鬧情緒，老師不但提供學術上的協助還包辦了討論會後的午餐，話題延伸到更廣的生活領域。我們討論會那天相處的時

間很長，早上就開始開會，開到中午就一起吃飯，吃完飯大家還要走回研究室，所以那一天幾乎都在一起。話題不只是學術研究啦，因為吃飯的時候就會談很多事情呀，例如看了什麼展覽、什麼設計、什麼現象，我們都可以討論。那時候大家都蠻像兄弟姐妹的。我相信當時的同學們一定都有同感，每週一聚既緊張又充實又溫暖。

### 畢老師執教生涯初期的參與觀察

當年老畢剛回國不久，就發生民生別墅輻射鋼筋案，那是他回來的第一個研究。那時他是一個nobody，雖然有一個城鄉所老師的頭銜，可是也沒有誰委託或經費支持，他無償地用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就這樣進去做。然後因為採訪聯繫上居民有問題的時候，他可能也要設法幫忙去找資料之類的，或者開會的時候居民也會找他去，那他也就義不容辭地去幫忙。所以老畢會主動關心議題，不是有了委託案或經費才去做，他的「研究」成為了社會參與。就是說他在做研究的時候，他還是在陪伴這些人，去付出時間跟心力。

另外，他對於性別議題也都是主動關注，當年性別研究還不是顯學，可以說剛剛萌芽吧，他就是默默地堅持參與並協助很多團體，也發表文章引起社會重視，不只是做研究，而是實際參與到社會的議題中。女廁運動的部分，記憶有點模糊了，可能與我有點關係。某日我們在老畢研究室（工綜館三樓）的研究生討論會，會議中我去上廁所，不經意抬頭竟然看見上

方玻璃窗有個臉孔，當時又驚又氣，馬上跑到隔壁的男廁要抓這個人，當然他已經跑了，回到會議中我說了這件事，後來老畢展開陸續的討論和行動，但我不記得自己做了什麼，有可能是當時正為了論文交稿焦頭爛額，沒有參與太多。

至於後來的塗鴉研究，應該也是沒有委託案的情況下進行的吧？這個研究揭露了一群很不一樣的、不被重視的人在都市中的生存方式。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個研究，它向我展現了都市更深層的生命紋理。塗鴉也許大家多多少少留意過，多數人也許一晃而過，但是他可以深究，去描繪這些很細微、很幽微的存在。今年有一個溫羅汀曬書節，他們請老畢去講塗鴉，我還特別帶了我女兒去聽他演講。我女兒要當一個畫畫的藝術家，我就總是跟她講說藝術創作不能只有形式，你自己的內涵很重要，那妳來聽聽畢老師的演講，看他是怎麼樣從塗鴉這種表象的、一般社會不是很了解的表象拉開，讓大家看到下面那麼多不同的人如何展現自己的方式，還有他們的心理需求。我說其實藝術的工作也是這樣子，對不對？你的作品要耐得住人家這樣子去看？所以我就把老師介紹給下一代。

老畢的這個研究也讓我們知道，塗鴉的管理不是說你把它用水泥漆抹掉就好了，那個對你的都市管理一點幫助都沒有。我覺得研究者的社會參與就在這裡，如果你的研究不能去撞擊到一些既定的官僚思維，或者是既定的主流價值觀，那你的研究可能就

不太有啟發性。從以前到現在有很多例子啊，市中心有一個貧民窟，我們把它拆掉蓋公園就好了；塗鴉我們把它抹平就好了；或者是一棟老舊建築我們把它炸掉就好了……就永遠都在做這些表面的事情，可是後面更糟糕的事情層出不窮。這邊擦脂抹粉，另外那一邊糟糕的事情爆發的越多。城鄉所作為一個學術界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它的研究一定要有這種啟發性和這種揭露，你不能夠去贊聲那些表面的都市管理或是都市政策。你的研究必須要對既有主流的都市政策或都市規劃有撞擊，那才是有價值。

老畢教我們的在研究方法上嚴謹這一點，對我來講是終身受用的。它變成一種思考的方式。當你聽一個人在講話的時候，你會去想說他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或者他這個結論是經由什麼樣的推理過程得到的。如果你從他的講話裡面沒有辦法順出那個邏輯，你就要去問他推理的過程是怎樣的。所以研究方法其實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可以分辨哪些是胡說八道、前後邏輯矛盾。所以他教的研究方法其實就是在教你思考跟探究分析的方法，你學會了以後，就是終身的財產，你要學什麼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學習，這才是研究的目的，寫論文其實都只是副產品而已。當你有了這一套方法以後，就可以不斷的精進。那有的人是覺得我寫完論文了，我拿到我的博士或碩士學位就完成了，然後那些都還給老師。沒有啊，沒有還給老師，我一輩子都在用。

最後我想引用一句老話：「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授業、解惑上面都已經講了；至於傳道，我要說，那就是老畢的身教。你在他身上看到一個不自滿、孜孜不倦、安於寂寞、默默承擔又自得其樂的榜樣。

### 學術研究遭遇的挑戰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要把日常的語言轉化為理論抽象的語言，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並沒有做得很成功。多年後畢老師把我的碩士論文改寫了以後發表在《女學學誌》上，我也掛名，他當時就有先徵求我的同意，他就去改寫這樣子。原本他有問我要不要來改寫？我說饒了我吧。就是說我很大的困難還是在於抽象理論的語言，雖然我也會努力的把它寫成那樣，可是我就是不想，我不想要花這個力氣去這樣子說話。當然老畢就是隨著我啦，在這一點上，他尊重我的決定。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我對讀博士班沒有興趣。我來唸城鄉所或做這個論文，比較是生命的追求，想要瞭解生命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我對於如何去展現這個東西就比較任性，畢老師也尊重我的任性。我為了要呈現那種活生生的女性研究者的處境，需要用說故事般的表達方式，給她們比較多說話的空間，才能夠完整地去感受到那種壓力。所以我是很感謝畢老師的，他沒有用那種抽象、理論的語言來要求我，他讓我用自己的 style 去寫論文，所以我那本論文跟別人都長得不一樣，非典型。

另外一個是論文初期找題目的時候，我並沒有一開始就要跟隨他性別研究的腳步。但是我覺得他有那個敏感度，可以看得出這個學生目前所在的程度與狀況。當我在跟他講田野資料的時候，他去抓到了一個性別的面向，他知道這個適合做為碩士論文。

### 指導之外，最真摯的關懷

我從大學畢業後就一直是個職業婦女，可以說前半輩子都是職業婦女，後來就忽然變成一個全職的媽媽，自己帶小孩，其實還滿沈悶跟辛苦的。我的朋友們都是工作狂，大家都很忙，沒時間來探望我。有一天，不知道是我打電話給小畢，還是他打電話給我，我跟他講著講著就開始哭起來，我就說很悶啊、很孤單這樣子。他就問我說，你要不要帶著小孩來參加我們案子的討論？妳聽一聽有什麼意見也可以問問題之類的。等於他給我一個「出路」，就是讓我可以離開家，然後妹妹那時候還不到兩歲。反正到了討論的時候，我就帶著妹妹去。小 baby 要換尿布就很臭，有時候也會吵鬧，我就會把她抱出去。大家都非常忍耐和包容。畢老師提供了我這個機會，讓我覺得被支持，有一個開心的去處。我是一個已經畢業的研究生了，照理他應該沒有任何的義務照顧我了，可是他還是在照顧我，在這麼細微的層次上。有一天我女兒把他的電腦弄壞了，她很皮，我們放她在他大桌上玩，結果妹妹就把迴紋針塞到要讀取資料的小碟的槽裡面，

害老師電腦當機一個禮拜，花了一萬塊。我說那我來出，老畢就說不用沒關係這樣子。所以他不是說說而已，他作為一位老師，或者他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的研究者，他做研究，也有這樣真實的關懷。

還有去年我跟老畢在中正紀念堂的一個音樂講座不期而遇，就是有一個鋼琴家演奏後給了一個講座。我到現場才看到老畢坐在那裡，我們就一起聽了那個演講，出來以後在中正紀念堂外面又討論了一下，也交換一下最近的生活，因為他姊姊這陣子在推斷食善終，我都有在注意，就問問他姊姊的狀況。就感覺雖然我們沒有常常見面，但當我們碰在一起的時候，就很自然的又回復到當年的那個頻率。他一直講一直講，我們兩個還自拍，我就傳給郭一勤，說你看我遇到誰。之後老畢搬了新家，他也是把我們幾個老學生找去聚了一次，去他家過了一個下午，他跟我們展示他的音響，吃了一頓晚餐。我覺得我們這一群後來跟老師的關係都蠻像家人的。

即使老畢已經退休了，可是我相信他都還是會找到很有意思的題目，按照他自己的步伐不斷地去探究，為我們揭露更多我們原本從來沒有想過的那種存在的狀態。

## 畢生心血：校友訪談錄——

# 關於老畢／小畢的退休： 郭一勤專訪

◎訪談時間：2024/11/20 | 整理：王秉程、賴彥霖 | 審訂編修：郭一勤

### 城鄉所的影響力

我是郭一勤，R81，因為城鄉所之前還有土木所的時代，所以我大概算是城鄉所第四或者是第五屆吧。81年有兩位新老師，一位是張景森老師，一位是畢恆達老師。畢老師回城鄉所教書第一年，我們有幸修畢老師的課。我記得畢老師是開「研究設計」與「環境設計研究導論」這兩門課。

我自己呢？畢老師剛回來初期有兩個比較重要的計畫，一個是環境災害的國科會計畫，因為修課，剛好那時候發生民生別墅輻射鋼筋汙染事件，所以跟著老師進行研究案。畢老師另一研究案，台北縣國中小的校園環境規劃手冊，我們作為他的研究生，有些同學直接參與，我有時也會參與討論，也因為這樣的過程，對於校園規劃的概念有一些理解。早期印象中，老師就是這兩個計畫，後來陸續加入性別研究相關計畫。

我大學時郭文亮、劉偉彥兩位老師，都與城鄉所有些連結（分別是研究助理及研究生）。兩位老師對我影響很大，自己也喜歡城鄉所社會關懷



登現艷建築設計事務所設計師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助理教授

▲郭一勤 | 提供：郭一勤

的傾向，覺得城鄉所是一個思考空間專業如何做社會實踐的場所，運氣很好錄取了。那年暑假，就到城鄉基金會實習，跟著劉可強、陳志梧、王惠民三位老師一起做了秀峰國小的校園規劃。我後來回想這些事件，好像是一個個把這段因緣串連在一起的小事件，還蠻有趣的。

報考城鄉所時，城鄉所帶給台灣空間專業科系很大的衝擊，空間或建築專業並非只能扮演傳統建築師角色？建築系的訓練是不是等同於建築師的訓練？建築師的訓練是不是等同在生產我們想像中的建築作品？城鄉所那時候打開了另一扇窗。加上台灣整個社會氛圍在改變，政治上解嚴了，有很多不同的社會的聲音，城鄉所在當時就整個專業界來講，它的聲音跟角色都很特別。

### 輕盈、溫柔，但印象深刻

剛要考城鄉所的時候，還不知道有畢老師，但那時候就耳聞王老師、夏老師。進了城鄉所之後，修畢老師的課。感覺到畢老師的誠懇、安定和體貼，用簡單的文字表達抽象的概念。我跟幾位同學都蠻喜歡與畢老師學習或相處，那是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進入到論文階段時候，畢老師每個禮拜空下一個下午跟大家討論論文，可是同學不見得每個禮拜的進度都適合討論，所以那個場合常常會從討論論文，變成討論很多其他衍生的問題，常常就變成了下午茶時間。學生用些方法想轉移聚會的焦點，從比較嚴肅的論文討論，轉換成討論電影、八卦和社會事件，在這個愉快相處與交流的過程，對於一個研究生而言，真是一帖良藥。就是說，不一定要像外科醫生一樣，直接解決什麼問題，開刀把那個不好的地方拿掉就好。好像在一種特殊的氛圍中，像中醫一樣，慢慢讓某一些覺察出現，慢慢累積了一些

論文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也可以看到別人的論文，討論別人的發現或困境。那個過程裡面，老師不太會給 yes or no 或很特定回覆，會提出一些小問題，讓學生再去思考。那個過程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棒的回憶，因為他組織起來的不只是我個人跟論文的關係，也包括我跟同學跟老師之間大家的互動，所以我們有幾位同學長期跟畢老師保持聯繫，上學期我們還去畢老師的新家喝茶聊天。

還有一件事情，那時候我們一群人去澎湖旅行了幾天。雖說是旅行，但也沒說一定要去哪裡，大家就到一個地方，自在而簡單，跟當地人聊聊天。我印象很深刻，我們在七美遇到一個自稱年輕時混過幫派的女子，因為愛情回到七美開了冰店。那天大家聊得很開心，晚上就躺在廟埕前面，看著滿天星斗聊到十一點多，第二天早上五點鐘大家爬起來去找冰店女老闆，她說要帶我們去海邊抓東西。那個過程好像在田野調查，又像在聊天。這次旅行我覺得非常有老畢的風格，很輕盈、很溫柔，沒有什麼特定行程，可是卻又讓你回味無窮。

畢老師有時候不太會直接回答你的問題，他可能會頓一下、停一下，但我覺得那個停頓跟安靜蠻有用的，所以我覺得他很厲害。我跟畢老師在做民生別墅輻射鋼筋訪談的時候，我們找當時的受災戶做長時間的訪談。印象中有位年輕媽媽，跟畢老師講從發現有輻射鋼筋開始這一路

以來的心情轉折。這個受訪者講到哭了，她可以敞開心胸表達自己的情緒。我那時候覺得畢老師好厲害，跟第一次見面的人做訪談，可以讓對方這麼放心地傾訴她心裡面的感觸。畢老師問的問題不多，可是可以讓人很放心地訴說。我意識到在做訪談或是做研究的時候，不見得只是從對方口中得到資訊，我們的存在或出現，對他們而言可能是一個蠻重要的依靠或互動過程。

另外我有注意到，畢老師在寫《塗鴉鬼飛踢》<sup>1</sup>的時候，感謝名單裡面有好多他指導過的學生或朋友，大家到全世界各地都會幫畢老師收集塗鴉。塗鴉遍及在世界各地，我覺得這是一件蠻難的事情，大家都會來幫畢老師完成這件事情。

### 從碩論到博論的指導與陪伴

印象中，那時候有蠻多同學或學長姐選擇論文題目的時候，通常會選擇一個特定事件或田野，也就是某一個特定的議題，再跟著議題的發展寫成論文。所以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案例就可能同時產出好幾篇論文，從不同的角度來寫，比方說十四十五號公園、寶藏巖。我是因為修畢老師的課，環境心理學有關於環境災害的主題，剛好畢老師也提了國科會研究計畫，所以很自然的就從修課到參與研究計畫，逐漸變成是我的論文題目<sup>2</sup>，自然就這樣發生了。

因為是跟老師研究案走，所以我有很多事情可以不用自己來，時間到該做什麼事，有一個 schedule 在那邊，對我來說，是個比較好去思考什麼是論文的經驗。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已經畢業也工作了，參加了 921 之後的新校園運動，有一些專業、教學經驗，也有一些倡議的經驗。這也連接到我一開始說的，剛進城鄉所時跟著劉老師他們做秀峰國小的校園規劃。那時候當然是工讀生，幫忙做做模型，可是印象很深刻的任務，主要就是與學校小朋友對話。後來博士論文，就是參與經驗的總和。

如果要跟畢老師討論，你想了什麼、寫了什麼，他可能沉默一下，然後給出建議，再根據這個來修改。從碩士到博士課程，當你需要他的時候，他就出現，他不會沿路一直給你路標或交通號誌，告訴你要怎麼走，可是當你遇到一個岔路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會給你一個蠻好辨識的指引。

畢老師對我的幫助一直很大，從碩士論文開始的第一個研究案，到後來我再回來念博士班、老師做塗鴉研究的時候，我也參與了塗鴉研究。最近老師疫情之後家的意義研究，我也有參與，與其說是我幫畢老師，不如說是畢老師在幫我，他提供這個機會，繼續做我的指導老師。

畢老師如果有來台南，他大多會讓我知道，我們就碰碰面聊聊天、吃東西。我大概每個學期會去看畢老師一次，其實也沒幹嘛，就帶個小蛋糕聊聊天這樣。所以我算是蠻厚臉皮的，會不斷讓畢老師有售後服務，不管我是碩士生、博士生，還是後來我工作了，我都還是會去找畢老師，他也很熱心的留一點時間給我。所以我覺得從大學畢業以後，我一直都受到畢老師的某種照顧，是在精神上面，畢老師對我而言，一直都是我的老師，而且好像都一直在用某種方式陪伴我或我的同學們。

### 畢老師的有趣習慣

到現在為止，畢老師吃東西的習慣還是會讓我很傷腦筋。老師吃飯的習慣有形狀的肉不吃，肉太大的不吃，海鮮不吃，大致上蔬菜他是吃的，所以如果吃素那就簡單一點，可是畢老師其實也不是吃素。因為我在台南工作嘛，老師有幾次來台南的時候，我們會聯繫。台南以美食出名，我本來想好了要帶老師去哪裡吃美食，可是把老師吃飯的規則套上去的時候，就發現很多地方都不能去。我在台南生活這麼久，平常腦袋裡面的那些美食地圖完全施展不出來，蠻頭痛的。不過跟老師吃飯還是很有趣啦，有時候我會勸老師喝一點點紅酒，不過老師都喝得很少，但那個過程還蠻有趣的。

衣著上，他就是會穿個襯衫跟西裝褲。他好像也有牛仔褲吧。基本上我沒有看過他穿什麼運動服或穿

得特別正式，就都很中間，不算太正式，可是也不會很休閒。我記得他連跑步也都不是穿運動服裝，就是平常這樣就去跑。我們一般都會換個運動服裝，切換一下那個身份或感覺，但畢老師好像不用。畢老師從大學開始都在台大美容院剪頭髮。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一群人給他出餽主意，說要去哪裡剪頭髮，剪完之後，他下一次還是回到台大，還是一樣的髮型。

我們有時候跟畢老師打羽球，以前都在工綜館一樓打。我們的技術跟畢老師差太多了，打一盤可以得一分就偷笑了。跟他打球的時候，他就不太像畢老師。打球的部分我覺得他還蠻好勝的。我印象中他好像不太殺球，不曉得後來有沒有殺氣比較重。他不太殺球，但是他會不斷調動你，讓你疲於奔命，這樣放棄掉，感覺跟戴資穎打球一樣。然後他就那邊笑，應該是蠻得意的。他以前也很會跑步，有參加過台大校園馬拉松。

### 關於執教的影響： 城鄉所經驗下的空間專業教育

畢老師對我從事教職的影響主要是教學的內容吧。我負責的課像環境心理學，就是以畢老師過去給我們的啟發所發展出來的架構，因為我上的是大學部，所以課程內容會再做一些調整。我其他的一些課，也其實都會把人跟環境的議題帶進去。所以我的工作上是滿依賴過去跟畢老師所學到的理論架構。

<sup>1</sup> 畢恆達 (2011) 《塗鴉鬼飛踢》。遠流。

<sup>2</sup> 郭一勤 (1995) 《科技災害的社會心理衝擊：以民生別墅輻射鋼筋污染事件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我們要負擔一些設計課，這個部份就比較挑戰，因為設計課大部分的討論，強調形式操作，也強調學生技術性的養成。不過在討論的過程裡面，城鄉所給我的對於空間專業的理念，我覺得我們都還蠻堅持的。比方說這個學期接下來的設計，就要同學們做合作式住宅。比起以前，大概就是集合住宅，蠻像市場上的案子類型，一次蓋個十戶、二十戶，用一定規模的尺度作為訓練架構。現在就會談合作式住宅，滿像 OURs 或城鄉所長期倡議的居住正義，也帶進一點公宅、社宅，或者是公宅如何分配的一些討論。所以，當一門課沒辦法把所有的概念都放進去，可是我們還是想要定調出設計的題目，就不太會是完全從個人角度，或完全從建設公司商業邏輯來發展的題目。所以畢老師的影響，或是說，整個城鄉所長期以來的影響，變成是我很仰賴的學術養分。當我們一方面作空間設計，強調形式操作的同時，有時候我還是會很猶疑，會不會把學生推向太形式操作的一端，這個部分就常常要幫自己加油門或踩煞車。

### 小畢／老畢的退休

我不曉得要不要恭喜他退休，可是他現在有更多時間做他想做的事情。國家命令他退休，也因此有一個重新安排人生的機會。我覺得他的寫作或研究是不會停的，只是不見得會領台大薪水就是了。

城鄉所的老師們通常都被叫老什麼的，老夏、老王、老陳、老劉，大概都是這樣叫。像成大他們反過來，同學都叫老師王老、傅老。我以前就覺得這兩間學校很不一樣，一個是把老師當權威的象徵，一個好像在叫鄰居的阿伯。同學間也不叫學長學姊的，都叫名字。畢老師剛回來的時候，因為陳坤厚有一部電影叫《小畢的故事》<sup>2</sup>，所以那時候大家都叫他小畢。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小畢是什麼時候變成老畢的？當從小畢變成老畢，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轉折。現在小畢也要退休了，對我而言，城鄉所會進入到一個跟我認識的城鄉所不一樣的世代。我們當年城鄉所的老師們好像都退休了，總覺得畢老師的退休有一點像職棒的周恩齊，就是說他是最後一個打過誠泰 COBRAS 隊然後退休的那個球員。對我來說，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我覺得畢老師在城鄉所裡面一直給大家一種很安定的感覺。他剛回來老師們就把所長的重任交給他，他就扛起來，願意去承擔那些大家覺得很頭痛的行政事務。我覺得那幾年的城鄉所還蠻熱鬧的，也很受社會的信任，我覺得這對畢老師而言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 畢生心血：校友訪談錄——

# 我與「台大畢書盡」： 楊松翰專訪

◎訪談人：林俞君 | 時間：2024/10/23 | 整理：賴彥霖 | 審訂編修：楊松翰



▲楊松翰 | 提供：楊松翰

臺大土木工程系學士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成大測量與空間資訊所博士候選人

104/8-108/7 中正高工建築科主任  
104/8-110/7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土木與建築群兼任輔導員  
107/1-108/12 教育部土木與建築群科中心委員、種子教師  
108/8-112/7 教育部跨校共學輔導員  
108/8- 中正高工資訊秘書、資訊組長

### 城鄉所的人文味

我是 R90 的松翰，台大土木系畢業，後來考進城鄉所，之後在台大服務了一段時間，接下來就回到南部當中等學校教師。所以我現在的工作內容其實跟以前在城鄉所學的東西差異蠻大的。不過我覺得那就是一個人生中非常難得的一段時間，讓我用不同的角度來看事情，也讓我再回到所謂的主流價值觀的視野時，有機會多一些反省。

大學時以為自己喜歡建築，所以有一陣子頗後悔為什麼沒有選填成大建築系，我當時的成績不算太差，在學期間也拿過幾次書卷獎，但隔二十年回想起來，覺得還好沒去念成大建築系，因為如果我去一定被電爆！雖然自己現在在技高建築科教書，但是我真心覺得還好當時沒念建築系，因為這些年來證明了，我就不是走設計的那塊料。當時純粹是因為一股鄉愁，

<sup>2</sup> 陳坤厚（導演）（1984）《小畢的故事》。中央電影公司。

加上不想讀傳統的土木研究所，覺得沒有什麼人的味道，城鄉所那時候對我來講是比較有人文素養，所以我就跟我的同班同學一起報考了城鄉所，也一起錄取了。但若要說決定要念城鄉所的確切理由也不太曉得，有時候這種事就跟結婚一樣，就是一種衝動。照理講，如果比較「理性」的選擇，我當時應該要去考教師甄試，因為已經修畢教育學程，若先卡位當老師再念研究所，生活較有保障，不過顯然我沒有這樣做。

### 從讀者到導生

大一時我有一位很欣賞的朋友，我覺得她超厲害，她看的書對我而言都是另一個世界。有一天她在 BBS 寫了一篇推薦《找尋空間的女人》(1996)<sup>1</sup> 這本書的心得文，當時我對這本書毫無概念，也不了解女性主義，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下。那時還沒有 PTT (編按：批踢踢實業坊) 喔，早年的 BBS (編按：電子佈告欄系統) 其實是百花齊放的，應該是 1997 年，那時台大最紅的是「不良牛」(編按：不良牛牧場)，然後台大計算機中心自己也架了一個叫做「椰林風情」的 BBS，另外還有一個叫「未來最舊小棧」，從站名看就知道它的企圖心很大，但最後還是被 PTT 打敗了；還有一個叫做「小魚的紫色花園」……。總之就是我那位朋友在 BBS 上面，應該是椰林風情吧，就貼說她看完畢老師的書的感動等等，然後就覺得好像找到一個新的自己之類的；我就想說

那個作者是誰怎麼那麼厲害，後來在圖書館找到這本書，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畢老師的大名。

當時城鄉所裡面知名度最高、大學部同學比較會去修的課，是夏鑄九老師開的「建築概論」課程，因為大三就可以選，一堂課選修者動輒超過三四百人，普通大樓一樓的階梯教室都會塞爆，許多同學都是去瞻仰夏老師的風采。所以大三時我是先接觸到夏老師的課，然後在大四時才接觸到畢老師的「人與環境關係導論」課程。兩位老師都很有魅力，但畢老師上課的方式更吸引我：畢老師他會有結構的、有教學策略與方式的講課，就像寫劇本一樣。有時候會讓台下哄堂大笑，但大部分的時候會有一種深層的感動，就會覺得對人跟環境的關係好像真的應該是這樣，例如那時大家還沒有去意識到騎樓為什麼可以是這麼的不平，可是畢老師就會去找很多的資料，告訴你「其實不是人有障礙，是這個空間有障礙」。我聽到這種話都覺得好感動，想說這位老師怎麼那麼厲害，完全翻轉了我們平常看事情的視角，提出一些觀點是我沒有想過的。下課以後我還蠻常追著畢老師問問題的，我當時基本上是一個性別盲，雖然已經上過一些女性主義的課，可是我根深蒂固的一些性別觀念並沒有拔除掉，就是「理論歸理論，但實際生活還是照著慣性在走」。在畢老師的課上，老師會找一些方式去讓你思考，比如說肢體語言、職業選擇，或是性別的英文定義、性別的平均收入

等等……諸如此類的課程，讓我很喜歡老師的課。當然也不是只有「性別與環境」，我想各位應該都上過老師的課，裡面還有「看的方法」、「校園拓圖」等，都是觀察空間的多元方式。當時充分感受到畢老師的細膩與用心，因為，能夠把課程設計得這麼精緻的教授其實不多。

後來念研究所的時候，我一開始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要寫什麼題目，課也亂修，反正就不是個好例子。比較好的案例是進城鄉所之前就知道自己要什麼，選課的規劃都很清楚，照表操課執行就完成了學業。我就不是這種人，但我很幸運的就是，選擇畢老師當指導老師的時候他沒有拒絕，他很清楚知道我的狀態不是很 ok，可是我覺得畢老師就是會願意去接受一些狀態不 ok 的學生，他不可能是說你是什麼社會運動的領袖、你很棒，所以你一定要跟著我，或者是你以後就是要成為站在講台上的那個人，我一定會好好栽培你……畢老師從來都不是用這種方式在帶研究生。事實上畢老師也從來不需要找研究生，因為很多人都想要請畢老師指導，老師也不會因為你的狀態不好就拒絕，所以我就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的學。

畢老師推動過很多有趣的行動方案，其中之一是「性別空間總體檢」，出版一份關於台大校園的性別空間總體檢研究報告，發現工學院綜合大樓的男生廁所，大到裡面可以打桌球，他們就真的把桌球桌搬進去，在裡面打桌球；但相對地女生廁所就小得可憐，我不知

道經過二十年後有沒有改善？但老師常有這類充滿創意的做法。更早之前還有一個也是性別空間體檢，是去計算廁所的便斗的數量，就是探討所謂數量上的假平等，而應該要把如廁時間等等都要算進去。這些對我一個受傳統工學院教育培養的男性來講是沒有想過的事情，所以就覺得真的很有創意。老師很早就開始教質性研究，也組了一個男性成長團體「男男自語」，每隔一段時間，畢老師會找我們去喝咖啡、吃茶點之類的。不得不說，畢老師的指導風格跟其他老師有很大的差異，在老師的 meeting 是一定會有茶點，像是一個溫暖的下午茶這樣，雖然要報告研究的進度還是會緊張，但是那個氣氛我覺得在當時應該算是蠻特別的。以前我們聽到一些不是城鄉所同學在講他們研究生寫的論文草稿會被教授看兩眼然後就丟到窗外，還罵「垃圾」，我就想說這跟我的 meeting 經驗怎麼差那麼多，因為我的經驗就是畢老師總是很客氣，然後大家抱著吃下午茶的心情來 meeting (笑)。我記得那個時候數位相機才剛出來，大概在 2000 年上下，數位相機開始問世取代傳統的底片機，老師有一臺 Nikon 的數位相機 SQ，我常常都會跟他借去拍台大的狀況，畢老師也都很大方地借我；後來小畢家族裡面有一位很帥的男生，他也買了一台 Nikon SQ，可是不小心遺失了充電線，畢老師知道後就說沒關係，以後每個禮拜你就把相機拿過來充電、一邊 meeting 一邊充電。研究室大夥聽了覺得很好笑，想說這樣子他會不會壓力很大，可見畢氏幽默一直存在我們的 meeting 中。

<sup>1</sup> 畢恆達 (1996) 《找尋空間的女人》。張老師文化。

老師對我們來講真的就像一個朋友，就是一個走得很前面，看得很遠的一個人，但是又沒有架子，你可以很親切的跟他談很多事情，從學術到生活。像我的論文題目換過，老師也都沒有說什麼，繼續關心我現在要寫什麼題目，雖然我一直覺得蠻對不起老師的，就是好像一直在挑戰他的極限（笑）。

## 面對生命的轉折

有一件事情對我的生命造成巨變：我在寫論文的時候，當時的女朋友被她的教授誘姦，之後整個人就變了，包括她的想法，當然最後就分手了。那個時候我非常的震驚，想說怎麼會這樣，這不是電影中才會出現的事情嗎？那時還沒有《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sup>2</sup>，我身邊也沒人知道什麼是誘姦，當時那女友的思緒陷入混亂，在那種狀況底下，她開始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覺得自己一定就是很喜歡那位教授，所以才會跟他發生性行為。我當時太震驚了，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直覺地傳訊息給畢老師，問老師我該怎麼辦，要如何才能幫助她。畢竟我們都知道這不會是一個正常的關係，這教授也有老婆小孩，也不是第一次這樣下手，所以我那時候就問畢老師這些事。當時我雖然震驚，但並沒有到無法控制自己，不過老師的反應讓我很感動，那時候已經很晚了，老師還在研究室，直接打我的手機，很著急的問我在哪裡，雖然我說我要搭捷運回家了，但他還是追問我在哪一個捷運站，說一定要來找我。後來不知

道是當天還是隔天，前面提到的男性成長團體的夥伴跟我說，老師那時很擔心我，怕我去自殺，我聽了真的是蠻感動的，難怪他會急著要問我在哪一個捷運站，然後一定要到捷運站找我。因為他知道這女友在我當時生命的重要性，也知道這件事衝擊有多大、創傷多重，所以他第一時間就用他可以做的在保護學生，這點我每次想起來都是蠻感動的。

## 研究所生涯的細膩陪伴

換論文題目是這樣：那個時候自不量力，想早點跟剛剛講的那位女友結婚，覺得既然都要結婚，我的論文就來寫「婚禮空間」，探討怎麼樣的空間會讓人把這個空間界定為是舉辦婚禮的空間，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婚禮空間之類的，找了很多訪談。後來發現婚禮空間包山包海，例如其中有一對登山探險家新人，他們的婚禮就是爬了一百公里的山，這一百公里的山就是他倆的婚禮空間，當然只有他們兩個能參與。我問他們怎麼宴客？他們說下山的時候宴客，所以對他們來講，他們的結婚過程就是他們一起爬山的這段時間，好像兩個人爬了五十天。我那時候收集很多資料，本來都還想說如果可以寫得很精采的話，搞不好還可以出一本婚禮教學書。這牽涉到一些事，像當時畢老師問我說為什麼是寫婚禮空間，而不是寫「告白空間」？因為婚禮空間想必是個妥協的產物，牽涉到雙方家長和親戚朋友。婚禮如果要宴客的話，婚宴空間

在哪裡又牽涉到餐廳跟長輩，新人的主導權沒有那麼大，也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好像是一個浪漫空間的營造，現在想起來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這個題目的計畫書送審通過，也寫了八九十頁時，當時台大研究生協會副會長是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說他們要開一堂課，要弄一個「臺大博物館群」，因為我是城鄉所學生，所以請我來處理空間議題，就像交到壞朋友一樣，頭就洗下去了。當時在協助處理文化資產及空間相關議題時，常被誤會是夏老師的學生，而畢老師都很包容，就看我整天像無頭蒼蠅忙來忙去。後來弄一弄就開了「校園文化資產詮釋」這門課，事情爆多！原本的論文題目（婚禮空間）反而被我擺在一邊，後來就發生了剛剛講到我女友被誘姦，那一關很難面對，當時就不太想念了，辦了休學。趁著休學期間，我把兵役和實習老師的事情都處理掉，拿到了教師證。但當了實習老師一年後我就不想當老師了，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所以接下來我就想，到底要做什麼事情，那位副會長朋友就說：「那不然你就回到台大來繼續開課吧！」，繼續來開「校園文化資產詮釋」，所以我就又復學回到學校。

復學以後，因為弄臺大博物館群，越弄越有興趣，我就把這個當作論文題目<sup>3</sup>，就把它寫完了。雖然學術性不高，沒什麼值得參考的，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把收集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寫成了一本書，就是《Hi! NTU 解讀臺大的 82 個

密碼》（2010）<sup>4</sup>。過程中畢老師也是極度的包容，就是我想要去哪裡找資料，他從來都不會干涉我，雖然我的論文是壓到最後一刻才生出來，但老師還是非常阿莎力的就簽了名。

在新書發表會的時候，畢老師講的話又讓我永誌於心。我們的新書發表會是 2010 年的 11 月 15 號台大校慶時，在「舊總圖」，也就是現在的台大校史館，等於把這本書當生日禮物送給台大。因為是跟文化資產相關，所以新書發表會時校方就找夏老師來致詞，那時我跟主辦單位說一定要找畢老師，因為畢老師是這本書的審定教授，所以後來兩位教授都受邀出席。如果你們有上過夏老師的課的話，就知道夏老師發言很有感染力，他就是一個天生的大明星，他的舉手投足都讓記者的鎂光燈一直拍，反正不管他講任何一句話，每個人都覺得就像王力宏加金城武的綜合體。

新書發表會時，夏老師講了一句話，他說：「雖然，這群人不是最激進的人。」，意思就是作者們不是對校園文化資產最激進的人，某種程度暗示著：我們不是社會革命者，是親近體制的溫和派，言下之意沒法做什麼天翻地覆的事情。接下來換畢老師上台，老師先鋪陳一下，接下來就說：「剛剛夏老師講說作者們不是最激進的文化保存的守護者，那我想這要看你的『一進』兩個字怎麼寫，如果是『激』動的『激進』，那他們不是；但如果是從『基』層開始

<sup>2</sup> 林奕含（2017）《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游擊文化。

<sup>3</sup> 楊松翰（2006）《鐘響之前—校園培力與參與實驗：「校園文化資產詮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sup>4</sup> 劉子銘等人（2010）《Hi! NTU 解讀臺大的 82 個密碼》。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做文化保護，我覺得他們是『基進』的」。我舉這個例子，就是想說畢老師是非常細膩而嚴謹的，會從各種角度來想事情。所以他在那個場合表達出，作者群是非常的 bottom up 的，我們從在台大校園生活的經驗，開創全台灣第一堂由下而上的學生發起的課程，再把這個課程的成果整理出一本書。這個過程完全是自發，且從基層開始往上長的。我那時候聽到很感動也很感謝，因為畢老師真的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事。這也是為什麼一開始我就一直講說畢老師是非常細膩的人，因為他就是能夠看到這些點，也因為他看到這些點，所以他一直都能夠接受很多學生的不完美。

### 執教風格的影響

我不能說畢老師是很會生活的人，因為這樣乍聽之下好像很會享受，但我覺得他對於生活是很有看法的，例如說他不會去買名車，幾十年來如一日的騎腳踏車、搭大眾運輸系統。我佩服也欣賞這種做法，因為我知道自己無法像他一樣堅持，就算我也覺得為了環保應該要多騎腳踏車，但是我做不到。

老師的 EQ 超級好，總是笑咪咪的，也總替學生想辦法，不會把學生當成打工仔，不會有一種明確的階層關係。老師對研究生的指導是很細膩的，不是只有挑錯字這種細膩，而是他很多東西不一定會說破，他明明都知道，但是他不會用讓學生難堪的方式表達，所以我有的時候要想一下，過了兩三天才想通：啊！原來我講錯或做錯了！尤其像我是性別盲的時候，這樣的狀況常常出現。如果說當

時與畢老師的互動對我後來從事教職的過程有沒有影響，那當然是有的。舉例而言，前幾年學校都收到一份公文，要檢視教科書內容的性別刻板印象。對於你我來講這再合理不過，但不要忘了我是在工業類的職業學校任教，大部分的老師不知道女性主義，很理所當然的他們看到這份公文就覺得是來找碴的。當時在校務會議上，某科老師馬上跳出來講說：「這什麼奇怪的政策，難道我還要把教科書拿出來，然後把每一個角色全部都從男生換成女生、短頭髮換長頭髮，這樣才對嗎？」很顯然他根本不曉得到底公文內要他檢查什麼。他不會去想到角色設定、字裡行間的用字遣詞中蘊含的「隱性課程」。顯然他沒有意識到，原來教科書表面上有要講的東西，但背後還有隱性課程，要去檢查與討論的是這些，但他沒有概念，所以就在校務會議直接開砲。

### 最像朋友的「台大畢書盡」

有天在捷運站看到一位歌手，我就想到畢老師，誰呢？就是畢書盡。因為老師的書非常之多，他畢生就是來念書與寫書的，這不就是名符其實的「台大畢書盡」嗎？

老師的教學生涯雖然暫時要告一段落了，但老師的學術熱情不減，對學生的關懷更沒有少過，老師雖然在學術界立下許多「畢氏定理」，是難以超越的里程碑，但是對學生就像對待朋友一樣，完全沒有架子。所以藉這個機會跟老師說，生命中遇到「台大畢書盡」，真是太幸運又溫馨！

## 畢生心血：校友訪談錄——

# 溫柔且勇敢的 I 人小畢： 陳德容專訪

◎訪談人：林俞君 | 時間：2024/11/8 | 整理：賴彥霖 | 審訂編修：陳德容



▲陳德容與畢老師 | 提供：陳德容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系造園組學士，建築城鄉所碩士畢業、博士肄業，但有把城鄉所沒念完的博士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重新讀完。

目前為中山大學社會創新研究所的菜鳥級助理教授。

### 「性別之眼」的開啟

我是城鄉所為數不多同時擁有 R 學號和 D 學號的，不過我的學號是 R 很久了耶，都有點不好意思說了（笑）。所以我很幸運，有蠻長的時間跟著小畢老師學習。我碩士兩年半就畢業了，這其實是還蠻值得驕傲的事情，因為大家都會說，跟著畢老師做碩論，沒有個三年四年，很難畢業。畢業後晃

蕩了一陣子，又回到城鄉所的博士班，待了兩年；之後因緣際會有了獎學金，才到荷蘭繼續把我的博士研究做完，拿到學位。但也因為這樣的關係，跟小畢老師有蠻多的相處機會。除了碩士班的兩年半，在城鄉所博士班的期間，我都跟著小畢老師學習。但我在學期間，還是有那種害怕老師的小學生心態，對於小畢老師，就是那種有一點害怕，但又很期待可以被稱讚或

肯定的心情。在城鄉所期間，其實我是比較不敢跟小畢老師親近的。所以現在我的學生如果離我很遠，我也是可以理解他們的心情的。

當時碩士論文找到畢老師指導其實是一個神奇的經歷。我大學念的是景觀設計的，畢業設計做的是社區街道的設計，進到城鄉所之前幾乎沒有社會科學的訓練，也沒有經歷什麼跨領域的大轉彎。進到城鄉所，本來一心想做跟社區參與式規劃的相關研究。但是我第一學期就修了畢老師的「性別與空間」，整個開了眼界—原來空間背後隱藏這麼多的社會意涵。畢老師那堂課對我的影響真的非常的大，讓我在那個當下有了許多反思。我覺得從那時候開始，對我來講性別就不再只是一個學術領域，不是一個可以被開成一門課的學術主題，或是被當作研究論文的題目而已。我開始很深刻的體會，對於一個生理女性如我，性別是我們每天起床一睜開眼，就必須面對的課題，是我們的焦慮來源，是我們被這個社會期望的方式等等。很多事情，在那之前可能就覺得理所當然就是這樣那樣，但是去上完性別與空間那堂課之後，我才開始覺得，原來一切都是有原因的—為什麼我會為了我的外貌感到焦慮，為什麼有些時候會感到很恐懼，以及我是如何因為外在世界對我的期待而去做了種種的選擇…等等，這些理解對當時的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性別研究或是性別與空間這個領域，就是小畢老師帶我走進去的世界。而我最深的體悟就是，性別議題就是這樣的無所不在。

不過這個醒悟的過程，並不見得只有解放的、自由的這類正面的感受，有時也伴隨著痛苦。不曉得現在城鄉所還有沒有這麼一個傳說（或是詛咒？），就是如果在大學時期有交往的對象，進到城鄉所之後就一定會分手，尤其如果你那時候的交往對象不是城鄉所裡面的人。我自己就親自印證了那個詛咒，進到城鄉所一學期後就跟我那時候的男朋友分手了。我進到城鄉所就覺得，每天都有非常新的刺激和學習，像剛剛講畢老師的課、實習課和同學們之間充滿張力的討論等等，其實還蠻大的程度去影響到當時的我。我記得那個時候的男朋友就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誰叫你一天到晚跟我講女性主義，我覺得很無聊。小畢老師的課不僅是帶我開了眼，同時也蠻大的程度去改變我的想法，可能也包含了我自己看事情的方式，以及跟他人的相處。但長遠一點的時間看來，我非常慶幸自己進到了城鄉所，讓自己有了這些改變。

### **關於論文題目：只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沒有甚麼不能研究**

找到論文題目這件事也非常有趣：我的論文題目其實是來自於畢老師那一堂課的一個作業。我記得那週主題是談到身體與空間，小畢老師就叫我們找一個跟身體相關的空間去參觀，寫成作業。我那時候選擇去了健身房，假意想要加入會員，讓健身房的人員為我介紹，而我可以藉機做空間觀察的作業。後來選擇把健身房當作我的論文題目，也就真的加入會員，花了一年時間，紮紮實實的把田野做完之後就閃人了。但

是我後來工作的關係，不那麼容易再找到人陪你去打球之類的，所以我大概在幾年前又回去健身房，發現其實現在的健身房已經跟做論文時很不一樣了，不過這是後話。我那時候因為課堂上的作業而進到健身房這個空間觀察之後覺得超級有趣，就覺得好像可以變成一個論文題目<sup>1</sup>。這也連結到小畢老師帶給我的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寫成論文的**。小畢老師自己的研究也是，我記得我在學期間小畢老師好像正在做塗鴉的研究，別人都會覺得很奇怪，做塗鴉研究是要做什麼？但是因為我是老師的學生，有時候也會跟別人解釋，小畢老師的研究其實是這樣那樣、切入點其實是非常具批判性的。他的學生的題目也是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都有，比起阿魯巴之類的研究，健身房還算是相對正常的。當然我覺得這個訓練—把日常觀察轉換成學術研究—也是來自於性別研究的啟發，因為性別議題與日常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連結，乃至於當你一一拆解我們的日常，許多事情都有機會發展成一個嚴肅的研究，但前提當然就是你必須要有足夠的觀察能力以及批判能力。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是整個包裹在一起的，而成為我在城鄉所裡受到畢老師最重要的啟發。所以第一個學期是「性別與空間」，之後就進到了「質性研究」，我覺得就是這一系列的課，大概確認了我後來的一些研究的興趣與方向。

從日常生活的觀察開始，總會有一些議題讓你覺得很有趣、眼睛一亮，覺得非常有感，即便它是一個對於旁邊

的人來講很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看似無法登大雅之堂。比如說我後來的博士研究，其實後來也就這樣發展出來的。我博士研究是做「沙發衝浪」（Couchsurfing），在那時候其實它算是一個剛流行起來的網站，並且他是不收費的，我從跟朋友聊天的過程中知道了這個平台。而 Couchsurfing 跟 Airbnb 雖然有點類似，但它在根本上不一樣的地方是，它並不是追求變成一個商業模式，不是以利益交換來進行操作的一個平台，至少在發展初期是如此。我後來就把這樣的一個網站平台，以及人們使用它的互動模式，轉化成了我的博士研究，把它放在社交網絡科技發展的一個脈絡底下，去看 Couchsurfing 的旅遊型態如何被各種不同國家的人來去實踐。

### **作為畢老師的弟子**

我記得很清楚，以前跟畢老師 meeting 的時候我都會一直偷偷觀察畢老師，因為那時候還有一點怕老師，所以我都偷偷的觀察。現在講起來覺得很有趣，小畢老師真的就是性情中人，他覺得有意思的題目或主題，他就會睜大眼睛，bling bling 的，一臉很有興趣的樣子；但當他覺得沒有興趣的時候，他也完全的不會掩飾，真的，完全。不。遮。掩。我就非常在意畢老師的眼神，所以輪到我在 present 我的研究的時候，我就會非常緊張，因為我非常非常期待可以看到老師那種有興趣的眼神，所以如果我這次講完，老師全程都是全神貫注的聽完，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但有時候看到學長在 present 的

<sup>1</sup> 陳德容（2003）《健身房中年輕女性身體概念的建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時候，看到老師那種完全提不起勁的樣子，我都會開始覺得緊張，因為我就很怕輪到我在報告的時候畢老師也是這樣子。實際上畢老師在 meeting 的時候，通常會透過問我們問題的方式，讓你回去思考。畢老師這樣子的風格，會讓你清楚看見，哪些問題還需要被釐清、被解決，透過給你問題、給你方向。當然我們都會經歷一些撞牆期，但是我覺得那些撞牆期都是必須的，那就是學習的過程。經過撞牆期之後，你才慢慢可以長成一個稍微獨立一點的研究者，我覺得那都是很必然的過程。那時候，大概就是這樣，一直仰賴著畢老師的眼神肯定；當他覺得有興趣的時候，我就覺得比較有信心，那大概有機會可以變成一個有意思的研究。博論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樣講起來，我發現很有趣耶，我的研究論文——不管是健身房或是沙發衝浪，畢老師都有講過那都是他沒有辦法去做的事情。我記得那時候我碩班的同學還有一直想要盧畢老師說：「你的學生在做健身房，你應該要去體驗一次」，他也很直接的說：「不要~」。當然，不見得必須要到那個空間，或有那個體驗之後才能指導我，但我覺得小畢老師的反應超級好笑。總之，老師一直都是這樣，非常做自己的個性。

還有另一件寫碩論時候的事情，我的印象也頗深。我去了田野，帶了一堆訪談資料回來整理分析之後，一直在結論的地方卡住，無法收尾。我掙扎非常久，就是不曉得要怎麼樣把它們變成更有意義的論述。但後來我從張小虹老師的一本書中，突然領悟到了可以協助我梳理田野資料，並且幫助我形成結論的

一段文字。那種感覺真的無法描述的開心，就像被雷打到一樣，就把我的結論寫完了。後來我寄了一封長~長~的 email 給畢老師分享我被雷打到的經驗：「我覺得這本書影響我很大……我覺得這好像為我田野研究做了一個總結（以下省略五千字）」，然後畢老師居然只回我：「嗯，好啊」，看到小畢老師十分簡潔的回應我當時有點傻眼，想說：「就這樣喔？」但小畢老師後來特地幫我找來了張小虹老師來當我的口試委員。我十分的開心，因為那個時候總覺得這一些作者離你都非常遙遠，所以可以有一些連結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更何況可以在自己的論文上擁有她的簽名。然而有趣的是，我後來走跳江湖的時候，發現小畢老師對於其他很多人也都是如此。他們一聽到說我是畢老師的學生的時候，都會表達出「哇~~是畢老師耶！」的欽羨之情。一路以來，作為小畢老師的弟子，一直都受惠於小畢老師的閃閃發光。

然而除了因為小畢老師沾光之外，有時也因而感覺到一些責任，或者說是應當回應的期待。比如說，在質性研究方面，其他人會覺得我是小畢老師手把手教出來的，理所當然在田野訪談也有兩把刷子，就是會有多一點的期待。而這樣的期待也讓我覺得有責任去承擔更多，像是下學期開始我就接了「研究方法」的課程，我想這樣的勇氣應該就是來自作為小畢老師的學生的這份認同。

### 溫柔而真摯的教學

小畢老師他從來都不會說讓學生覺得難堪的話，我沒有聽過他講什麼難聽

的話，或是教訓學生，真的，從來沒有。小畢老師上課的時候會讓人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冷的人，不太會很輕易的表達他的情緒，可是他在論述的時候就是非常的一針見血，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表達出他的有時細膩、有時犀利的觀察。不過，小畢老師也有會無法掩藏情緒的時候。我記得他講到葉永鋇的時候，通常都會情緒潰堤。我在碩士班的時候看過，博士班的時候當他的助教，講到同一個段落也是如此。我每次看到他哽咽，我都覺得我也不行了，也都跟著哭。就是那個時候，小畢老師會跟他平常的冷靜形象很不一樣。我印象很深刻，那時候我們就安靜的等待，小畢老師的情緒平復之後他才繼續上課。這是他難得展露出他的情緒的時刻。雖然小畢老師好像在課堂，或者是在人比較多的時候，都讓人感覺很內斂，可是他在做的事、他的田野研究，或是他寫的故事其實都看得出來他對某些事物的熱情，對於他人的強烈同理心。這樣的反差萌是小畢老師很特別的地方。

### 勇於跳出框架的 I 人

小畢老師一定是一個超 I 的人！雖然我唸書的時候不流行 MBTI，但是我現在聊起小畢老師，就覺得他一定非常 I。所以我後來覺得，我之所以跟小畢老師這麼慢熟，或許也是跟老師的 I 人性格有關。其實對於小畢老師比較印象深刻的一些相處，都是在我畢業之後。像是小畢老師後來有一次去德國玩，那時候我在荷蘭唸書，小畢老師就有跟我說，所以我就特地坐火車去找他。這樣的相處在我還在城鄉所念書的期間好像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就是，原來我是可以跟小畢老師好好地、正常地聊天，不會再緊張兮兮、一直偷偷觀察他的眼神之類的，就是不用抱著那種害怕的心情。我搭火車去找小畢老師那次，我那段時間正好很迷桌遊，我特別喜歡一個叫 Quorider 的遊戲，我還特別帶了去，想說跟小畢老師一起玩。結果小畢老師真的很好笑，我一邊跟他試玩、一邊解釋遊戲規則的時候，他就一直不停的打斷我：「不要，我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我不能這樣……這樣……」，他就想要把整個遊戲的規則翻盤，我心裡就想，啊那這樣是要怎麼玩……但是這很有趣，在這樣的過程中其實就可以知道小畢老師為什麼可以有那些出人意表的敏銳觀察，做出那些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因為他不會去受到那些規則的限制，也不會視規則為理所當然，小畢老師就是這麼一個勇於跳出框架的研究者、老師和行動者。這樣的特質，讓小畢老師在教學方面及研究方面，都有非常獨特的個人風格。

### 給小畢的話：請好好的照顧身體，繼續開心地打球

最後，藉此我想跟小畢老師說：請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身體。我記得前些日子他有一陣子身體有些狀況，不太能打球，小畢老師就顯得很沮喪。雖然說，那是我們都要學習的課題——身體可能不再像年輕時一樣自由，但這些可能有的限制的感覺其實是在提醒我們好好地照顧自己的身體。所以，很希望畢老師可以好好照顧自己身體，繼續很開心的打球，享受自在的退休生活~!

## 畢生心血：校友訪談錄——

# 「畢」經的台九線—陪我從 羅斯福路到花蓮：張哲源專訪

◎訪談時間：2024/10/23 | 整理：陳品嘉 | 審訂編修：張哲源

### 良緣：堆砌完美邂逅

大家好，我是張哲源，學號（開頭）是 R07。我大學讀的是東華的教育跟地理，因為第一年先去當兵跟實習，所以是有辦休學。我後來修課都是跟 R08 一起。

我在大學期間，因為自己身份認同是男同志或雙性戀的關係，所以參與了很多婚姻平權的運動，再加上剛好在那波熱潮，我人就在花蓮，就辦了花蓮的遊行，或是花蓮一系列的同志運動的事情，後來慢慢辦到台東、到宜蘭，變成整個東岸的，這些是關於性別和同志運動的事情。也因為這樣的緣故，當時在考慮研究所的時候，有想了幾個研究所，但最後選擇城鄉所。

最大的原因，應該也與畢老師有關。因為，畢竟我是念地理相關的，所以就會很喜歡空間的議題。再加上又跟自己的身分認同有一些關係，或者說，其實在大學的時候就有做一些研究，是跟自己的性傾向與自己推動的同志運動有關。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很希望有像畢老師這樣專業的老師來指導我，然後就來到城鄉所。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因為來城鄉所……我忘記是考上之後還是之前，畢老師就已經有來東華演講，剛好他也是一個跟我很好的老師——黃盈豪邀請他去的。當時就有和畢老師見面，這樣想起來那應該是已經考上了，所以就有和老師稍微聊一聊。這應該是第一次和老師聊比較多。

其實我要考城鄉所之前，我有問東華的一位老師叫遲恆昌，他那時候還在東華大學，是畢老師的學生。那時候遲老師很鼓勵我，他是在觀光系，我沒上過他的課，也不是指導我的老師，但我去找他的時候，他跟我分享很多關於城鄉所的事情，也有談到一些細節。

後來，也有約在老師的研究室，聊聊我在花蓮做的事情，跟我來城鄉所希望學到的東西。這大概就是我和老師的第一次接觸。

### 研究的線索：性別、空間、東海岸

我覺得，因為畢竟畢恆達老師……或是我們稱為「小畢」，他在「性別與空間」，甚至性別圈，其實都有一席之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系／地理系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花東彩虹嘉年華 召集人  
花蓮議會觀察聯盟 創辦人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理事  
台灣好漾社會發展協會 理事  
臺北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 主任  
臺北市中正高級中學 教師



▲張哲源與畢老師 | 提供：張哲源

地。我覺得，不管是從空間的論述，或是從時間來看，都是大概二、三十年前，其實就開始有了。小畢回國之後……我必須說，回到那個年代來看，他其實那時候講的那些話很不容易。

但他也不太像是……如果你知道祁家威，他就是一個社會運動者，在那個年代大鳴大放、站出來，用很奇裝異服去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我覺得，小畢不一樣。他在那個年代扮演一個很沉穩、理性的人，用學術的角度，或者說，他用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一個日常生活的、一個很貼近大家生活的寫實，包含性別與空間，或剛才說的「權力」觀點，討論「空間就是權力」，甚至用很多女性空間的視角，用廚房舉例、用廁所舉例，讓大家知道空間充滿了這些議題。

我只是想分享，在那個年代能夠用很娓娓道來，不會太刺傷當時男性權威，或無法打破的、戒嚴的封閉，我覺

得是很難得的力量。在當年慢慢的、慢慢的去做，因為當年祁家威再怎麼衝撞都不能改變事情，他是一直醞釀，醞釀到……可能這五年、十年。但是……小畢在當年的影響是內蘊在大家的內心，不敢講出來，每個人看到很有感之後慢慢累積。所以，我覺得小畢在時間向度上確實努力了。這三十年，其實人家說他沒有真的在社會運動的最前線，但他卻用了這些學術跟文字的力量，把台灣往下一個世代推進。

其實，當年我覺得城鄉所還是會有一點……應該說到現在為止，我都覺得「性別」還是會有差距啦！我覺得，像是舒楣，我就覺得蠻辛苦的，我覺得那是感受上的問題。我們當年實習課，我就覺得，她身為一個比較年輕的老師，又是女性的角色，但是要面對實習課，我們那一屆發生很多大事，我就覺得她蠻辛苦的

首先，我覺得那時候來唸城鄉所有一部分，當然是為了畢老師。因為自己的身分認同，在地方做的事情或是抗爭，這一些努力其實我那時候沒有說一定要寫成論文，但我覺得，這些事情是值得繼續去探討的。而且我沒有很喜歡……不知道怎麼講，我沒有很喜歡純粹的「性別所」，因為我真的覺得，我沒有想要深究性別這件事情。例如說，性別造成的一些難題，我們想怎樣去解決。相較之下，「空間」會是一個很大的向度，可以去面對或解決問題。所以，因為這個部分，找到畢老師的很多著作。我是考試進來的，寒假就先讀了很多書，我就覺得「哇！這個方向算是我很有興趣和正在做的事情」，就鎖定畢老師了。

鎖定畢老師之後才是城鄉所。那時候，我反而沒有把台大看的那麼重。我頂多覺得「喔台大，一間不錯的學校」，但我其實是很喜歡畢老師跟城鄉所帶給我的氛圍，就是所謂的同溫層。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大概是這樣。

第二個是進到城鄉所之後，我碩一其實沒有修畢老師的課，最主要是在上實習課跟理論課。那時候在（跟同儕）合作之間，確實感受到城鄉所的很棒的氛圍。當時也有在想說要不要做其他的題目，訂了很多，例如：我家住民生社區，就有民生社區的題目；我很喜歡車子，良治老師那時候我也有曾經想過（找他討論），做電動車相關。但我原本又是抱著題目進來的，抱著我在花東做性別運動的題目，大概就是這些。

我差不多是在碩一到碩二上學期的時候周旋，但為什麼最後還是選擇做這個題目，以及最後選擇畢老師，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最後打動我的，說服自己的一件事情是，**到底哪個研究是只有我能做**，我想一了下了，其他的研究很重要，但或許有些人如果更厲害，或是也在這個場域中出現，反而是我曾經在花東做的這些性別運動，如果我不做，其實很少人參與到這件事情的整個歷程，甚至我就是主辦人。所以，那時候就覺得，畢老師當年就是用他的生命，提供了很多他人生中的故事，或者是訴說他的經歷，透過這些故事去回饋他對於性別與空間，或者是在那個時代面對這些很難以用言語一句話道破，卻可以用生命經驗來分享。所以，我才覺得那我不是也可以試著在花東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也可以用這些生命經驗去為學術留下一些東西，我大概就抱持著這種感受去跟老師討論。

第三，我還沒跟畢老師簽那張單子的時候，我跟在畢老師身邊做「陰莖獨白」的研究。碩二時有一天，我記得他是託承庭……反正就是託另外一個同學就問說：「欸，啊哲源什麼時候要簽那一張？」我就想說，我雖然差不多已經決定了，但我其實能感受到畢老師，其實對於我在花東做的這些事情是很支持的，而且我覺得他也讓我感覺到他很願意陪我走這一段路，把這些事情換成所謂學術的研究。所以大概有這三個歷程，讓我最後還是跟畢老師走這段學術的歷程，完成在花東同志運動的研究<sup>1</sup>。

<sup>1</sup> 張哲源（2024）《我在花蓮「做」同志：逃離臺北的性別實踐》。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循循善誘：敘述與傾聽的交織

第一次，或者是前幾次跟老師 meeting 的時候都會嚇到。因為老師都不太講話，我覺得老師很和藹可親，互動過都知道，也很親民，會在你身邊提醒很多事情，不是碎念，就是提醒你，然後很開心的跟你分享他所看到的、所了解的。但是，如果真的進到 meeting，我覺得老師就是不講話，很多次都不講話。不講話你就覺得……啊……不能讓空氣安靜，不然就尷尬了，所以就只好自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大概我覺得就要習慣這樣的節奏。老師主要都是聽，一開始會很不習慣，但後來才發現，其實這個「聽」，對自己來講也很重要，因為我自己講完，自己也在聽，就知道自己講出來是多合理，或是多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觀點是，老師聽完之後……我覺得他的風格很特別的是，他沒有給你很絕對的意見，就是一定要怎麼做，或說沒有給你很絕對的理論方向，說這個能用，這個不能用，他反而會反問你一些事情，甚至他分享了他的一些你覺得好像沒有關的故事。但是，當你回去再把 meeting 的錄音聽一遍，再聽聽老師為什麼講那句話，跟他到底想的是什麼的時候，我覺得都會有一些新的啟發。

像那時候在訂定題目，雖然我知道我要做這個場域和事情，但是他常常會問說：「你是對人？還是對事？」甚至他還會說：「那我們要怎麼做？」

在這個比較偏向自我民族誌的過程當中，是從個人經驗回應整個（結構）……而不是有點像是個人經驗的歌功頌德。老師其實沒有直接這樣講，他反而是會分享一些不同的篇章，或是他最近看到的事情，你當下（可能）覺得無關緊要，但後來我想一想，老師真的是……他想要告訴你一些你可能不小心忘記的事情。我覺得這還蠻特別的，所以，你一方面會被嚇到；另外一方面還是被嚇到，他會用不一樣的事情，你回去再去聽錄音，再去咀嚼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其實，一開始我會覺得王（志弘）老師的學生還蠻幸福的，很多事情他都會直接跟你講。小畢就不是這種風格，他其實什麼事情都不太……我覺得不是不願意告訴你，是他有他的想法跟風格，



▲張哲源與畢老師 | 提供：張哲源

## 「四位一體」的指導之道

### 1. 「不語」的哲學

我覺得，第一個是「什麼都不說」。這個影響很大，因為我覺得，「什麼都不說，但其實什麼都說了」。我覺得這是他帶給我的，說啟發也好，或是這麼多年在他的旗下，我覺得收穫很多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都很急著找一個答案，甚至很希望按部就班，很快的找到題目，很快寫完第一章，很快做完什麼研究，很快完成什麼功課。就像我碩二的時候，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我一年級沒修什麼課，二年級修了非常多課，我就很希望我每一堂課結束之後，哪一個時間點完成什麼作業，哪一個時間完成什麼作業，我都把計畫表寫好了。

所以，我都很希望在時間內完成這件事情。但是，我後來覺得，不管是做研究，或者是小畢帶我們做了很多的研究計畫，很多時候我們不會預設答案在哪裡，甚至不會預設找到答案要花多少時間。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讓我們知道，其實那個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有時候在追尋答案的「過程」，才是學術最重要的價值。而你會看到小畢很多的著作，甚至是我覺得很多學生的分享，都是最後把「過程」在結論當中展現出來，去回饋整個結構，或是回饋整個問題本身，反而事情的結果好像沒有那麼重要了，這是我覺得啦！所以，我後來發現，「什麼都不說」這件事情，是我老師帶給我很大的啟發。

### 2. 說好故事

第二個我覺得是「說故事」。這個故事可以用說的，可以用電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媒材，用故事告訴你一些道理。所以，像之前我記得在研究所的時候，大家就會說小畢的書好像都沒寫什麼理論，但你會知道，小畢是擅長跟習慣用這種故事的論述，或是用經驗分享的角度，告訴你一些理論正在談的事情。

所以，他當然在指導我們的時候，都會希望故事性要相對完整。我覺得他跟以前東華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的风格其實很像，但我覺得多元所當時很多都是在「寫故事」。這是我自己的看法，當然在更高層的學術有不同的見解。同樣是故事，小畢在指導我們寫故事的過程中多了一件事情，是他希望我們看到背後的脈絡。而且，所謂的脈絡是可做分析和比較的。我經常覺得，這可能也是回應到更大尺度的問題，也就是城鄉所立場確實比較能跟大家討論。但我們又沒有走到這麼「後現代」，那種多元到沒有答案的境界。所以，我覺得小畢也是希望我們用故事、用多元的觀點展現，但最後還是能夠把故事跟一些重要的東西，收攏在一些比較上層，而非純粹的故事。

### 3. 慢靈魂與默實踐

最後一點，我覺得是「慢」。有時候我總會覺得，小畢慢慢的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但他都沒有急切去邀功。我自己的個性是很急……包含以前辦社會運動或是辦很多事情，是

想要急著邀功也好，或是走到最前線，在鎂光燈的焦點之下。但小畢不是這樣，他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慢慢的拒絕了一些事情。但這個慢確實成就了城鄉所，甚至延伸至台灣某一部分的群體或議題，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 4. 務實的性別研究者

我覺得小畢在所上，當然是代表性別，在這個領域有很大著墨。但是，他在性別的學術圈，或是性別圈裡面，我的觀察，他不是那麼純粹的性別研究，正是因為這樣，他才能與社會有這麼多的對話。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也是我很喜歡他，甚至我覺得城鄉所在性別圈扮演著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我們不會為了性別而性別。我們沒有說要探討很多性別本身，我覺得是名詞上定義上、意義上的問題。但是我們反而是把性別放在社會的脈絡上，發生很多事情後，我們怎麼去處理有關空間議題，規劃方面我們怎麼樣去面對。我覺得這是城鄉所在這三十年來，在性別界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這是相對……在尺度上面會知道，我們在這些規劃界，甚至你說都計也好，建築也好，教育也好，會覺得我們不切實際。但反而我覺得，在性別圈裡面我們是相對實際的一群人。我們是針對問題去想怎麼解決性別難題。我覺得啦，至少我覺得這幾年……當然性別圈有慢慢務實一點，但是就一開始來講，是城鄉所最務實的處理這些事情，那當然是小畢透過他的研究和論述帶起來。

## 化解難題：慢工出細活

首先，我覺得我論文沒有寫得很順利。寫了很多年，再加上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喜歡「說」的人，但沒有很喜歡寫。所以，這點基本上確實是有一些困境。但我覺得小畢給了我比較多的方向跟啟發。就像剛才講的，小畢是陪著你完成。所以，很多事情是我講了很多，我一直講，他就用問題反問我，讓我去咀嚼自己想到的東西。

像是論文題目好了，從一開始想要做很大，可能是了解東台灣的同志運動。然後，因為是要回應社會結構的研究，所以小畢會一直問我：

「你是想要對事？還是對人？」或者是「你想要從你自己看？還是從運動看？」我覺得每一次這樣的提問，雖然很慢，而且他沒有告訴你要怎麼做，但是，大概花了一個學期，甚至快一年的時間才把題目訂下來。之後，我覺得他好像就是這樣，每次 meeting 都是不講話。不過，雖然最後講個幾句話，但卻都有往前走。所以，我覺得最難忘的事情，大概就是每次去（meeting）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這就是小畢帶人的風格。

小畢很特別，他比較積極在看你的……不管是論文或計畫（書），就在你發表前，要（把論文）送出去的前五天或前一週，他才非常仔細的看完你的論文。為什麼這麼仔細呢？所有標點符號，反正就是你覺得很細微的事情，他都挑出來。

但是這件事情，是你校稿的可能前五天，我覺得他的習慣是，會等到最後一刻才把他認為很完美、需要用的東西，做審視跟整理。他在前面不會一字一句完整的看完。

再來，他不會動太多明顯的東西。第三，是他會針對你寫的東西反問你，（確認）思考的路程有沒有撞到牆，但他不會告訴你，他只會說：「喔，這樣喔，好，那回去再想一下。」就這樣。

### 好好談場戀愛吧！

我記得，我的高中學生問我：「老師，我們畢業你有沒有想對我們說的話？」我就覺得，這跟我要送給畢老師的一樣，就是「好好談戀愛」。我真的覺得是這樣啦！就是好好對待他愛的人、愛的物品，他也是一位很多物品研究的人，好好享受人生啊！這

是我覺得我最想跟他講的一句話。因為，畢竟學術生涯也是努力了一輩子。那當然，你說要講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我覺得可以講的是，他其實對於我個人這個小尺度的生命影響很大。不管是他的著作，或者是他對我的指導，這當然是對於個人的感受，但是我覺得他對我的影響，或是對這個社會影響更大的就是，在我們面對自己的同志身分之前，他為我們鋪了這麼多的路，為台灣社會做了這麼多的鷹架或是建構，可能無形中救了很多同志的生命或同志家庭，甚至不只同志，很多女性的家庭，很多多元性別的生活。這些不一定能夠用量化的數據表達出來，但是我們卻從每個微觀的生命當中，可以看見這一點一滴的累積。所以我覺得，感謝老師為了台灣，為了城鄉所，為了我們做了那麼多。好好享受人生吧！



▲張哲源在小畢典《陰莖獨白》演出 | 攝影：呂孟哲

## 畢生心血：校友訪談錄——

# 驀然回首，那人已在燈火闌珊處： 李冠霈專訪

◎訪談時間：2024/10/28 | 整理：陳品嘉 | 審訂編修：李冠霈

▼（左起）黃舒楣老師、李冠霈、殷實寧老師、畢恆達老師 | 提供：李冠霈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世新大學法律系學士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專員  
律師事務所法務人員

### 從性別所到城鄉所的追星之路

我在念城鄉所之前，是從高醫性別所畢業，所以城鄉所是我的第二個碩士學位。高醫性別所有開「空間和性別研究」的課程。無論是相關的閱讀材料，或老師在課堂上，都一定會提到「畢恆達」。那個時候很多我當屆的同學，他們都看過小畢的「空間

三部曲」。還有做質性研究的人，一定會看《教授》那本書。所以我就讀性別所時期，開起對空間研究的興趣。

當時有一門選修課「性別與文化研究」，其中一個單元在談「街頭塗鴉」，我就非常有興趣。小畢那時候出了一本與塗鴉相關的書—《塗鴉鬼飛踢》，差不多就在我修這門

課的時點。所以不管是從性別的角度，空間的角度，或是塗鴉的角度，在我念性別所的時候就對小畢的研究很感興趣。

在高醫的時候，文化研究是李淑君老師上的。淑君老師是我性別所的指導老師，現在是所長了。他那時候也會推薦一些小畢的文章作為課堂討論文獻。我記得小畢也有去高醫還是高師性別所演講過空間與塗鴉的主題，也談過性別友善廁所、性別友善空間之類的。我當時去聽講，那時候就萌生來讀城鄉所的念頭。性別所畢業以後，我在高雄婦女新知工作，當非營利組織的專員。在過程中也接觸到「女路走讀」，比較是以性別為軸建構地標、連點成線的走讀模式。

走讀的這一塊，我覺得是跟後來我了解到城鄉所的一些研究規劃，或空間理論都可以拿來運用。所以從我在性別所念書，到後來歷經非營利組織工作的期間，一路上有累積「我想念城鄉所」的想法，而且進來城鄉所之前，我就鎖定要找小畢當指導老師。

我在城鄉所面試的時候，老師們都會邊看你的書面審查資料邊問為什麼想來就讀？我在審查資料有放出國旅行看到的所有街頭塗鴉的東西。我記得（口試的）是老王（編按：王志弘老師）、舒楣、小畢，他們就說：「喔，你好像對街頭塗鴉很有興趣。」我就說：「對，我想要做這個論文主題。」然後他們就看著小畢說：「喔，那就是你的學生。」

後來順利進入城鄉所，我還是鎖

定要找畢老師，以及研究就是以街頭塗鴉為方向。一直到碩二上，我修了老王的「空間的文化研究」，裡面有一些理論是跟我之前在非營利組織接觸到的「女路走讀」蠻相關的。當時老王給的課堂參考文獻，裡面有高郁婷的碩論，她的碩論就是在寫走讀和導覽，我便以在非營利組織接觸到的「女性地標」及「女路導覽」為主題，擴展延伸寫成期末作業。因為這門文化研究課的期末要求，我去做訪談，讓內容變得更全面。我原本可能就只接觸高雄的走讀，後來找到《女人展痕》的總策畫，做了深度訪談，更開啟論文研究的另一扇窗。

### 研究急轉彎：重拾女路走讀

其實一年級上學期進來，我就鎖定畢老師當指導。一下還沒有到暑假的時候，我就跑去找畢老師請他簽指導。一開始我就說：「老師，我想要研究比較是政治性或與社會議題有關的街頭塗鴉。」因為街頭塗鴉太多了，可是我想鎖定在比較是政治主題，或者是那種比較反諷社會時事主題。就像我有看過會有拿高壓水槍洗地板類似那種，或者選舉快到的時候會有一些標語。像我也有看過反諷馬英九，那時候可能是高失業率，就真的塗鴉一個馬英九的頭像，旁邊就寫 no jobs(圖一)。像蔡英文的我也有看過，會寫說「勞工是你心中最軟的一塊」(圖二)，反諷勞基法修惡。我比較想要研究這一塊街頭塗鴉的領域。可是二上我先修了老王的「空間的文化研究」，當時我以「臺灣女性文化地標」為主題，介紹女性地標背後的歷史，還

有介紹地標的走讀活動。因為老王的課寫出來的期末版本，他期中會幫你修一次，期末又再給一次建議，可以長出計畫書初步的雛形。而且老王也會給很務實的建議，他說：「這個主題其實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喔，寫成計畫書。」他會每個人點評。因為那時候我已經選畢老師當指導，所以老王在課堂上就講：「你是選畢老師吧！這個性別空間議題也是他的專長，而且是有發展性的。」

那時候是在二上要轉二下的寒假很關鍵，我想了很久，然後跑去找畢老師，去他研究室，我就很認真的跟老師說，我想要改主題。可是，我想要改主題這件事情，其實……我先講結論，我非常感謝畢老師，因為他非常尊重學生的主體性，所以他答應讓我改題目。可是我一開始其實是抱著一有點緊張的心情去詢問他。因為當初我面試的時候，我就說我要做街頭塗鴉，我又那麼早，一年級下學期就去找畢老師簽指導。當時他就跟我說：「冠霈你要不要多看看。」畢老師的想法是說，先確定你的主題再找老師，其實不用那麼急著找他。可是，我就是打定主意要跟他。一下是這樣，二上也不過就是修了一門王老師的課，我就想要改成寫「女路走讀」<sup>1</sup>。當然，就像王老說的，性別空間研究也是畢老師的專長。可是畢竟我一直以來都說要寫塗鴉，至少過去一年半一直說要做政治性塗鴉，突然轉彎，我也會擔心老師覺得不好。



我很感謝畢老師，一來畢老師很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二來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問題意識也有一些瓶頸。我雖然想做街頭塗鴉，可是很明顯，不管

<sup>1</sup> 李冠霈 (2024) 《虛實之間—《女人展痕》書寫暨地標實作》。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老師怎麼建議，我都很難聚焦起來。這時候我又已經完成「女性地標」主題的初稿。雖然只是雛形，但是真的比我自己研擬還沒成形的「街頭塗鴉」主題更容易做下去。所以小畢就說：「好，那你就改主題，這個有發展性，你就繼續做做看。」這讓我感覺到，小畢很看重學生自己的規劃。

就讀城鄉所的過程，因為我是在職生，我一進來就有正職工作。我上課一定是跟老闆請假，把時間排開，然後再去補班。可是不管是團體或私下跟老師 meeting，我都很感謝老師非常尊重我的時間。我會習慣在學期一開始，先寫信給畢老師，講自己這學期的規劃，論文進度可能到哪裡。當然我也會加油。只要我列的時程沒有太不合理，小畢就是會回：「好。」你自己做不做得到，就是你自己跟老師承諾的問題。我就覺得他非常尊重學生對自己研究時程的安排。

我在二下、三上的那一年還跑去考律師，這兩個學期我就直接跟小畢說：「老師，我這學期不寫論文，進度要停擺，我要考去律師。」他就回「好。」我感覺老師可以那麼快回「好」，除了他很尊重學生，另外他也會覺得，研究所階段的個人職涯規劃，要自己安排好，不是指導老師帶著學生或幫你做決定。這一點我非常佩服也感謝他。

### 不只是學術：練就細膩的處世之道

如果是談學術研究的部分，我想或許因為小畢是教研究法的老師，

他非常注重研究倫理。我們在訪談過程中，是否有超譯受訪者的意思，需要再三確認。對於提問訪綱，也需要在做足功課後反覆修正。這些聽起來都很基本，但在指導的過程，我可以看見老師對研究倫理與方法的堅持和細膩。

另外我覺得很奇妙的是，老師帶給我的收穫不僅有體現於學術方面而已。小畢指導學生的方式，本身就值得身在職場的我學習。像是老闆要我帶實習生，我就會想到老師怎麼帶我。當然我不可能做到跟他一樣，模仿可能也只是東施效顰啦！但我的意思是，當我換到要指導別人的位置時，當別人有問題的時候，我會想更靜下來去觀察這些實習生，這些我帶的人，什麼東西是他現在的問題來問，但我不需要回答他，我想去找出那個「關鍵」。會這樣想，是因為小畢總是在我的「關鍵時刻」給我最需要的指引。這跟我在性別所接受指導的時候不太一樣，性別所的指導是每次都有規定好的進度，就一步步規律漸進地前進到終點，中間也沒有自己暫時停止寫作的時間。可是我在城鄉所的論文寫作經驗又不太一樣，小畢常常神來一筆。在我不是急迫需求時，讓我自己摸索；我迫切需要的時候，又可以精準的指點和神助攻。我相信這絕對是他多年經驗累積的精準判斷，今天我在職場上帶人，也不可能馬上變成他那樣精準的導師。

所以身為在職生，看著老師怎麼帶我，我更感覺帶人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除了需要足夠的時間和歷

練累積外，我想小畢是一個心思很細膩的人。我覺得我個性上真的比小畢粗線條太多，我不見得大刺刺，我也有我機歪的地方，但我對人的感知沒有那麼精準和細緻。也因此我在帶人的時候，比較難快速收攏到那麼細緻。可能因為時間、歷練的差別，但也可能是我對人的觀察沒有小畢那麼面面俱到，所以他總是知道什麼時候「出手」是對的。

我作為正職人員，跟實習生的位置和想法完全不一樣，他們會產生的問題，早就已經不會出現在我腦海裡。我已經在事務所待這麼久了，根本想不到他們卡住的點會是問題。又或者說，有些事情是要讓實習生自己去摸索，他也才能學到東西。今天讓他受一下挫折沒關係，反正他也還沒有到真的不行了。但這個出手的時間點要怎麼抓，要到哪個「坎站」（khám-tsām）拉一把，都是我現在還在學習的事情，反觀小畢超強的，抓得很準。

還有時候如果一有問題，指導你的人馬上幫你解決，其實有些被指導的人會覺得有點煩。有些人很喜歡自己解決問題，法律系有很多這種學生，他想要自己解決問題，你太快幫忙他，也等於讓他少了學習的機會。也有些人是那種真的很聽話的，本身就很不被動，反而應該讓他透過實習經驗多去碰壁，主動學習怎麼處理問題，對他以後的職業才有幫助。所以，我是邊工作邊讀研究所，邊學習小畢做研究，也學他如何帶人。

### 悠然自樂，不忘初心

我曾經幾次……比如說我去老師的辦公室，鈺詠（我學弟）好像剛跟老師結束 meeting 吧。我有聽到他們後階段的對話，就會覺得老師跟他的學生都很能相處、很能聊。那個聊不是硬聊，而是他可以很自在的跟每個學生相處。當時好像是在聊溫泉的事情，他們在討論論文主題，也有分享生活。你會覺得老師像在聊天嗎？也不完全，他能把聊天拉回論文主題。所以，我覺得他的指導是融入個人生命經歷，又把討論界線拿捏得很好，融合自在感和生活感的指導者。

至於我的話，因為我的論文主題是在講女性地標和導覽，小畢就會分享以前台大女研社創社時的歷史，那也是一個（導覽）女性地標的點。他會跟我分享麗玲老師他們早期在成立的一些問題，加上小畢個人經驗，把這些告訴給我，幫助我建構歷史時空間的立體感。也許我的論文主題跟我的日常生活連結沒有那麼深切的關聯，小畢多半是學術和經驗的分享，著重他參與過的性別空間研究經驗談。

除了論文指導外，我想到另一個修課的經驗。我修習畢老師的「人與環境關係導論」。那堂課的課後心得可以分享經驗，不是只能寫與學術有關的回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老師那時候有講說他學生時期很喜歡吃台大冰淇淋，四方形的餅乾冰淇淋。小畢跟我爸年紀差不多（後來我思考過，其實我爸大概比小畢大十來歲）。我

爸以前也是台大的，我小時候就知道我爸很喜歡吃那種方形餅乾冰淇淋。所以，小畢在課堂分享的時候，我在課後心得報告就寫道：「老師，你在講的我都很有感觸。」小時候我們也會想要吃甜的，可是我爸都會偷吃，他不要讓小孩子吃，這樣就吃不下飯，但我對這種四方形的餅乾冰淇淋很有印象。小畢還在評論裡回覆我：「我在講的不是那種外面賣的，是台大的那種。」我就說：「對，我說的就是台大賣的。」從這件事情我就發現，老師是能接受與課堂的經驗分享，不是侷限在文本的討論。而且老師不會表示，這與環境分析無關，他會好好的回應你。我的意思是，老師會覺得你都跟我談你的經驗，只要是跟課堂上扣得上，都是可接受的分享。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印象，不會說今天就是學知識，只能針對文本內容做交流。

我會覺得，畢老師在我眼中最難得的是，我覺得他從以前到最後，始終都沒有變，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初心沒有變質，當然中間一定經歷各種困難和成長，也一定會有反思、挫折什麼的。可是，他好像就是一個，像是動畫主角，從第一季到最後一季始終如一，他的行動不會和自己打架。這聽起來很容易，一般我們會認為只要初衷沒有變，行動就不會有變，錯！很多時候位置變了，整個大環境變了，曾經受到挫折、不如意、背叛，太強大的壓迫，一開始的自己可能會跟後來的自己打對台。或許對當事者來說，

無論十年前或十年後，自己可能覺得自己沒變，但外人看起來就是質變了，差很大。反觀小畢讓我覺得，他沒有質變，可能有拉扯、有調整、有挫敗、有愈戰愈勇，但質地都是一樣的，始終如一。雖然這樣講好像有點奇怪，因為我並沒有從畢老師年輕就認識他，所以只能說，在我與小畢有限的相處時間中，我的觀察是這樣。

### 溫暖的神救援

我覺得畢老師指導最厲害的一個點是，畢老師都會讓我覺得很「神來一筆」。在我最急、最需要的時候，他就是會完全且確實的幫助到我。有時候我論文寫不下去，卡關，內心會想問老師說，我可能有什麼想法，但是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要怎麼繼續寫下去？或我訪談過程遇到瓶頸，老師每次都可以給很具體的建議。包括像我中間跑去考律師，已經空了大概一年，我再回頭已經忘記自己上次寫到哪裡，遇到什麼困難，可是 meeting 時老師都記得，而且還可以對症下藥。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哇！這個就是學者啊！這個就是教授啊！我想對老師來說，要指導我的論文依他的經驗和他的學術經歷一定是駕輕就熟。可是站在我的立場，會覺得已經過那麼久了，連我自己都有點忘記，或是說不知道該怎麼做下去，他能夠給明確的指導方向。這是我覺得他很厲害的地方。

我在預計要畢業的那個學期，寫到第五章的時候其實有瓶頸，卡關了。

我就想說，因為有畢業時間壓力，那我可不可以乾脆研究問題不要挖這麼深就好了，把問題問得淺一點。因為挖那麼深，我做不下去嘛，卡住了。在這個時候，我腦袋已經沒有東西，沒有解方了，自己找不到可以繼續下去的可能性。老師就講了很一針見血的東西，有幫我把本來覺得挖不下去的地方，開一條新的路。那一條路是在還沒 meeting 之前，我完全想不到的。更讓我覺得老師出手時間點很厲害的地方是，當時六、七月的時候，我有稍微跟他討論這個瓶頸，他都會說：「那你回去再想想看。」而確實我也還不急迫。但是到了九月，我既然預計那個學期要畢業，又想不出解方，他就很精準的出手，我覺得他的時間點都抓得太好了。就是在我腦袋比較清楚的時候，只要大致上架構老師覺得可以，他就會叫你做下去。老師其實不太會去阻止或修改我們的東西。但是在非常時期，他又會神出手。這真的是要非常多年的經驗。對我來說，我會很好奇，他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快不行，或許在老師眼裡很明顯，但我就覺得你怎麼知道？更妙的是，回頭想，再早幾個月前，我沒有如此迫切需要時，他也就還不會直接給具體的細節指引。

以我跟畢老師這個人的接觸來說，其實不多。我沒有跟老師的研究計劃，也沒有私下約打羽球運動那些的，以我這屆來說，我不算跟小畢接觸多的學生。可是他在指導這件事情上面，做到專屬家教般的細膩和精

準，我只能說他真的經驗老道，非常厲害！可能對他來說，我這樣子的學生，也帶過很多了，說不定對他來說根本就沒什麼。但對我來說，我覺得很強。如果你不是到那麼山窮水盡的時候，我覺得他是不會出手。大師總是在需要的時候才會出現，他有給我有這種感覺。

另外就是約 meeting 的時間。因為我前期還可以參加團體 meeting，但後來因為工作變成只能個別 meeting。這部分我如果能配合其他同學的時間，我都會盡量配合。但很多時候是真的無法。最後是真的就個別約。甚至有一次是我在事務所的圖書館，直接用線上跟畢老師 meeting。這件事情其實應該是學生去配合指導老師才對，可是當他知道你真的沒有辦法，但你又有設定一個明確的畢業時程的目標時，老師非常溫暖，會適時給予具體和完整的幫助。

我畢業的時候，寫了一張小卡片給他。那個小卡片是很……不是在 social……是很發自內心的寫說，老師，我真的很感謝你，我常常覺得自己沒辦法配合團體 meeting 的時間，又自己有一大堆事情，因為已經是上班族了，自己有自己的職涯規劃，時間上常常會有那種兩頭燒，無法配合老師的狀況。小畢就是會在我很窘迫的時候幫我的人。如果在我還可以的時候幫我，我可能就會覺得：「嗯，謝謝。」可是，老師總是在我已經是搞到面紅耳赤，真的不行時拉我一把，這種時候神來一筆，我真的超感謝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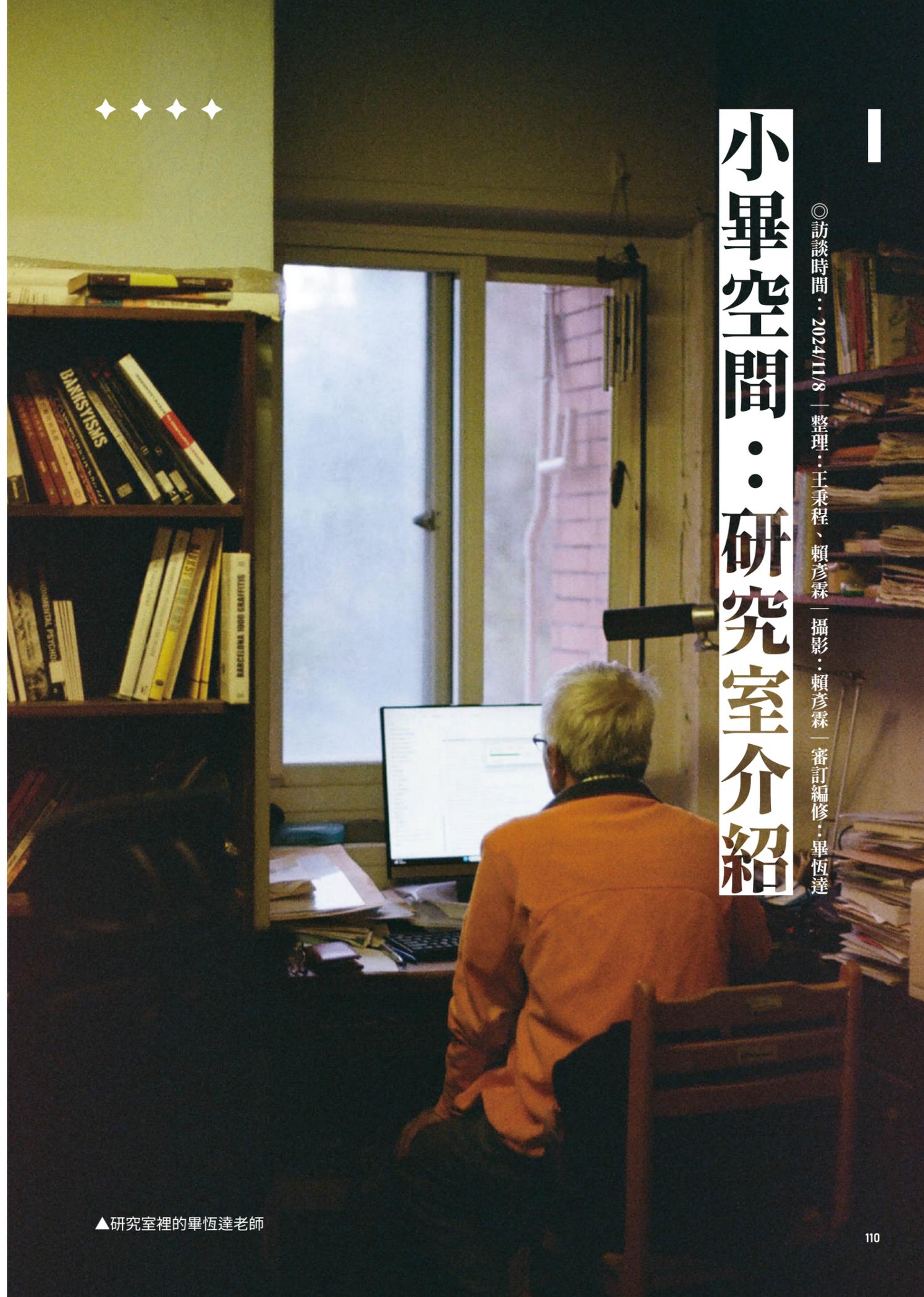
## 華麗謝幕，望你順遂

我媽以前在念輔大兒童與家庭學系的在職專班，那時候也是做質性研究，十幾年前，她就讀過畢老師的書了，就是《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那一本。後來我來唸城鄉所，又選畢老師指導，我媽就一直有跟我提，她覺得畢老師一定是一個在人生閱歷上很資深的老師。我是那種在工作上遇到瓶頸，或是實習生小朋友問一些讓我意外的問題，我是會跟父母分享的人。所以我常跟我媽說：「媽，我真的覺得，如果今天畢老師是我這個位置，我覺得他一定可以處理的比我更好。」我媽自己也是在職場很多年，她就說：「嘿，拜託，人家打滾多久？你打滾多久？」就是你現在不可能去複製他啦！可是你可以朝著他的方向邁進。

今天讓我見識到，一個資深的帶領者（老師）可以做到這個程度，我就是想去學習。我覺得畢老師在我進城鄉所之前，就已經在各方面影響我，不管是性別研究，還是說我媽媽分享的經驗，好像就是一個……讓我一直很熟悉的名字。後來實際跟他接觸到現在，我會回歸到日常，想跟老師說，希望老師平安健康。人生中總是有一些遺憾嘛，有些是沒有辦法彌補，有些或許現在還可以做些什麼。我很希望小畢擁有很圓滿的退休生活，心裡如果還有什麼遺憾，無法彌補的就放下。我是覺得老師放下的功力比我好太多了；如果真的還可以做些什麼，希望老師他圓滿順遂，要平安健康，祝福他！



▲小畢典之後 | 攝影：呂孟哲



▲研究室裡的畢恆達老師

# 小畢空間：研究室介紹

◎訪談時間：2024/11/8 — 整理：王秉程、賴彥霖 — 攝影：賴彥霖 — 審訂編修：畢恆達



1.



2.

4.

3.

5.



1992年進臺大時，城鄉所三樓的空間已經滿了。四樓這間本來是兼任教師堀込憲二的研究室，剛好他不再續任。這裡滿好的，與所辦以及其他研究室不在同一個樓層，出入比較自在。這間當初規劃時是實驗室，因此有水龍頭，喝茶喝咖啡都非常方便。

研究室裡原來是灰色的優美鋁製書櫃，外表冰冷，內層也不好，還會藏有蟑螂。用了幾年之後，想要改裝。找來晶晶書庫老闆（也是我的指導學

生）賴正哲幫忙設計。對我來講，大量的藏書櫃是很重要的事，因此設計了落地的前後層書櫃。不過書籍實在太重，用了一陣子之後，書櫃有點變形，推拉需要很大的力氣。

本來還有設置一張木板床，底下是置物空間，可以在上面睡午覺。後來被白蟻啃噬，就拆掉了。我在研究室花很多時間，喜歡一邊工作一邊聽音樂，因此也規劃了電視和音響，並且為CD量身定做了整面牆的CD架。

研究室中央擺放一張大桌（在這裡上實習課，與研究生討論論文），上方懸掛一個白色燈籠，內裝有200燭光水電工使用的黃色燈泡。很多人從外面看到透出的燈光，就覺得溫暖，且有別於工學院的其他實驗室氛圍。有面書牆曾經整個因為過重而掉下。當初裝潢的師傅說，他做過無數住家的裝潢，所謂的書香世家，大概就是有一面書牆，從來沒看過像我有這麼多書籍的，因此承重估算錯誤。原來書架只是釘在牆上，垮下來後，

就在兩旁加裝支架。這間研究室，蘋果日報還曾有專文介紹。出版界的朋友來這開過會後，都稱讚不已，詢問是否可以出借。

1. 些微變形的書櫃
2. 泡茶與咖啡的角落，以及曾經滿載的CD櫃
3. 四樓研究室門口
4. 畢老師左側曾有木板床 | 攝影：高鈺詠
5. 晃動的畢老師與城鄉通訊

## 活動後記

## 小畢典：畢恆達老師的學術與社會實踐

◎ 撰稿：莊詠竹 攝影：呂孟哲



「時間一天一天快速向前  
明天就是退休前最後一堂講演課了  
終於要面對真正的『小畢典』」

——畢恆達老師臉書專頁發文 (2024.12.12)

今年12月21日，國立臺灣大學學期結束的第一個周末。城鄉所在工學院綜合大樓二樓的國際演講廳，迎來了一場別具意義的活動——「小畢典：畢恆達老師的學術與社會實踐」。此次活動的籌劃為以黃麗玲老師召集學生組織「台大城鄉所未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為核心，並由城鄉所學生會協力支持，組成籌備小組，希望給與小畢老師最誠摯的畢業禮物！

活動的場地佈置處處洋溢著創意與細節，彷彿是一場屬於畢恆達老師的小型策展。籌備團隊用心蒐集過去與畢老師相關的珍貴資料，包括報紙報導、照片，以及反映他在社會參與、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活動、研討會、記者會、導生聚會和日常生活的各種影像，這些歲月的痕跡被精心張貼於會場周圍走廊的牆面上，訴說著老師與大家共同走過的歷程。

此外，活動現場還特別陳列了性別與空間研究室與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的相關出版書籍、刊物、計畫書和報告書，供參與者翻閱與回顧，展現因畢老師而起的性別與空間領域在學術與實踐上的累積成果。為了讓參與者也能親身參與這場回憶與祝福的盛會，現場設計了多樣化的互動裝置，讓大家留下感想與印記：有的參與者在牆上的海報上留言或塗鴉，有的透過線上表單送出祝福，還有人將感謝寫在信紙上，投入精心準備的信箱中。這些互動設計，不僅為活動增添了情感與溫度，也為每位參與者與畢老師之間的連結留下珍貴的記憶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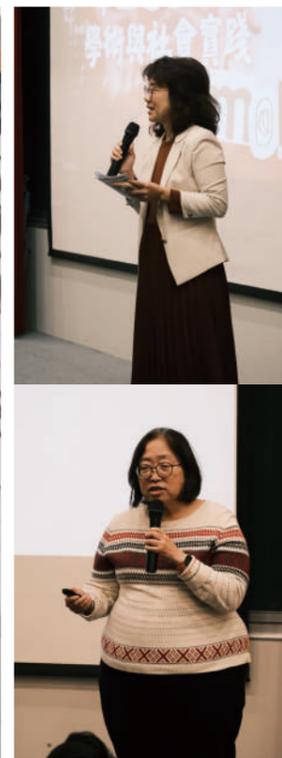
▲小畢典海報與工綜側門 | 攝影：賴彥霖



▲簽到留言區



▲王志弘老師在刊物區



▲黃麗玲與黃長玲老師

小畢典當天的上半場，由黃麗玲老師擔任開場與主持，為活動揭開序幕。黃老師提到，這場小畢典宛如一場大型的慶典與同學會，許多年未見的朋友因畢恆達老師的邀請再次聚首，共襄盛舉。活動首先由台大政治學系的黃長玲老師發言，她從畢老師學術專長中的研究方法切入，與大家分享兩人之間的「無形的合授經驗」。長玲老師以幽默的方式開場，笑稱自己是「小畢的無償經紀人」，並談到過去多次將畢老師的著作《空間就是性別》和《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作為主要教材。這些深入淺出的作品，不僅讓她的課堂內容更為豐富，也引發學生們的強烈共鳴與喜愛。黃長玲老師的經驗分享不僅讓現場氣氛輕鬆愉快，也讓大家再次感受到畢老師在學術界的深遠影響，以及他著作內容對於不同領域的啟發與助益。

城鄉所的退休教授夏鑄九老師以「朝向女人城市之營造 (Towards the Building of the City of Women)」為題發表講話，帶領大家回顧當年聘任畢恆達老師的過程。他指出，聘任一位年輕的新進教師，不僅是涉及個人任命，更是關係到系所未來發展的重要決策，因此挑選教師如同「挑選千里馬」，必須要看該教師的未來潛力與發展可能。夏老師更進一步說明，畢老師在當時可以說是將環境心理學這門專業學科帶到台灣的重要人物，更關乎城鄉所在所有建築與空間專業批判性的獨特位置，標誌著「社會科學領域對專業實踐論述話語權的第一次干預」。在這個過程中，畢老師將女性主義理念接合實踐，通過參與式的規劃方式，取得「女性共鳴」以極其「切身感受」的象徵表現，對照男性建築師較具侵略性的規劃方式，轉

化都市文化作為「異質地方」營造（也是第三空間），將「單一公共空間成為複數與多元多重的領域」。成功創造了城鄉所在台灣社會運動中的獨特定位，並藉由女性主義意識的推動，探索並營造出「女人城市」的可能性，同時進行「女性主義的典範轉移」。夏老師的演說，不只透過有趣的「講古」讓我們理解到在當時時代背景下小畢老師的重要位置，也使得在場參與者再次思考女性主義與空間實踐相互關聯。



▲夏鑄九老師在小畢典

緊接著，畢老師隨即上台，在短短30分鐘內，將畢生所學濃縮成最精華的精華「研究即生活，生活即研究」，為我們帶來「30年教學生涯的幕後告白」。小畢老師從他的個性養成與我們分享他的成長經歷與求學過程，以及他在美國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的求學歷程中，是如何開始培養從少數/邊緣角度分析社會的觀點。畢老師緊接著與我們分享他的研究主題與關懷，回台任教於台大城鄉所，期間擔任所長，廢除尾牙、創刊城鄉通訊，並開始透過環境觀察專欄，將自己對於性別與空間視角放置到大眾視野中，成立性別與空間研究室，與所上師生共同發起與參與「女廁運動」。最後，畢恆達老師以溫

暖而真摯的感言，向陪伴他走過三十年的城鄉所師生及夥伴表達感謝，認為正是這些人的陪伴，讓他的教學與研究充滿意義與溫暖。他也向今天座談會的籌劃團隊致謝，包括康旻杰、黃麗玲以及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的成員們，感念他們為活動付出的努力，讓這場座談成為一場充滿深情與啟發的聚會。而與會者也在麗玲老師的帶領下，全場起立鼓掌，短短的30秒掌聲，代表的卻是小畢投入的光陰歲月。而由小畢所帶來《陰莖獨白》的戲劇表演，以幽默且生動的演戲技巧，為大家帶來與過去全然不同的視角，有趣的對白中，暗藏的卻是如何重新解構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畢恆達老師與《陰莖獨白》謝幕

中場休息過後，小畢典進入下半場。相較於上半場專注於學術與理論的嚴謹探討，下半場以畢恆達老師的社會實踐為主軸，邀請講者們分享相關經驗與故事。由於下半場聚焦於社會實踐的議題，活動特別邀請城鄉所碩士班學生，同時也是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主要負責人的莊詠竹擔任主持人。莊詠竹在開場時提到，畢老師在社會實踐領域的貢獻，對於現在較年輕城鄉所學生，不僅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也提供重要的啟發與典



▲（左起）莊詠竹、彭滄雯、林欣億、鄭智偉

範。她表示，自己非常期待聆聽講者們分享過去實踐過程中的故事，這些經驗不僅能讓後輩更好地理解如何將學術知識轉化為實踐，也為未來的行動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畢業於城鄉所，現任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師的彭滄雯學姊，進行了以「未曾停歇的性別與空間倡議」為題的分享。滄雯學姊回憶起與畢恆達老師的師生關係，起始於她在1996年進行的台灣大學校園女廁獨立研究。她表示：「他是我遇過最沒有權威感、最能平等對話的老師。」在她的學習與實踐旅程中，畢老師不僅是重要的指導者，更是最有力的夥伴。滄雯學姊分享了許多與畢老師共同經歷的故事，包括1998年她代表綠黨參選台北市議員時，畢老師義不容辭地前往站台；1999年結伴參加挪威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以及日常生活中一起爬山、聚餐的點滴。她也細數了他們共同參與的許多性別與空間運動，包括：女廁運動的倡議與全女聯的籌備討論、台北車站「搶攻男廁」行動、大安森林公園舉辦「尿尿比賽」、台汽車站發起「拒絕付費」行動、金馬影展期間推動「彈性調撥」廁所使用方式、

促使立法院召開公聽會修改建築法規。不僅如此，畢老師在城鄉所內外始終活躍，成為「資深婦運前輩的好隊友」。他以生理男性的身分，堅定地站在性別議題的最前線，成為「性別弱勢權益的守護者」，並身體力行實踐批判性的男性研究。無論是在校園內外，畢老師以充滿創意與活力的多元行動，展現了他對性別與空間倡議的堅持與熱情，深深影響了在場每一位參與者。

同樣畢業於城鄉所的林欣億建築師，則帶來「女建築師的執業觀察」。欣億建築師與我們帶來非常深入與豐富的精采故事，讓我們看見何為建築業界中的女建築師。在這個男性佔據大多話語權的行業中，性別意識仍然非常罕見，職場生活中的性別歧視或是刻板印象層出不窮。不論是對公家機關、業主或是其他建築師，女建築師每天都須面對截然不同的挑戰。欣億建築師幽默地指出，如果不是因為小畢老師，她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注意到這些狀況。同時，她也希望能夠透過教育與分享，讓更多人知道女建築師，進而成為女建築師。

再來，則是同志諮詢熱線社工主任鄭智偉。他一上台就笑著說：「一定有

很多人心想，為什麼是我站在台上講這個議題？」智偉回憶起，同志諮詢熱線剛成立時，社會對同志的歧視與汙名仍非常普遍。然而，畢恆達老師卻毫不猶豫地成為熱線的第一批贊助人，用實際行動支持同志權益。他進一步指出「我相信台大工學院裡，應該沒有一位老師像畢老師一樣，在社工、教育、輔導專業領域有如此深遠的影響力！」畢老師對「小小的廁所空間，大大的同志人權」的深刻理解，不僅體現在他對性別空間理論的研究上，更展現在他將這些理論轉化為淺顯易懂的演講內容，進一步推動台灣校園的空間環境朝向更性別友善的方向發展。

「小畢典」活動尾聲，籌備團隊透過影片呈現大家早前收集的祝福與感言，為畢恆達老師送上滿滿的感謝與敬意。同時，現場也開放自由分享，與會者紛紛搶著「發言權」。雖然時間有限，無法讓每位在場者都拿麥克風發言，但從大家踴躍的參與中，不難看出對畢老師的深厚情感與不捨之意。整場活動充滿感動與回憶，為這場溫馨又意義非凡的小畢典畫下圓滿句點。這場「小畢典」不只是為即將屆齡退休的畢恆達老師獻

上祝福與感謝，更是一場深刻的回顧，邀請參與者共同見證畢老師從 1992 年進城鄉所到明年春天正式退休，30 年來在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中的點滴故事，以及一同經歷的每個珍貴時刻。「小畢」這個詞更展現畢恆達老師與城鄉所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以及他在與師生相處時獨特而溫暖的個人特質。常態社會框架下，作為高等教育學術機構的授業者，向來是在一個被仰望的位置與學生、社會大眾互動。但是「小畢老師」這樣親切、親近的稱呼，正是顯示畢恆達老師與大家獨特的互動關係。畢老師始終以傾聽和陪伴為重，對學生的疑惑總是給予細膩的關注與理解。平日裡或許不多言，但每當有人遇到困難時，他總毫不保留地傾囊相授，將自己的知識與經驗傳遞給每一位需要幫助的人。

小畢典有歡笑、有淚水、有感動、有希望、有理論知識、也有實踐。學術界、NGO 組織、城鄉所、空間與性別相關領域的各路人馬「塞爆」國際演講廳，給予小畢老師感謝與祝福，感謝畢老師在學術領域或是社會實踐道路上成為所有人溫暖卻堅韌的重要夥伴。**祝福畢老師「畢業快樂」！**



▲小畢典活動尾聲播放祝福影片



▲小畢典活動合影



▲畢恆達老師與小畢典活動工作人員合影

# 畢業祝福：咱的留言版

◎提供：城鄉所師生職員、所有敬愛畢恆達老師的人

機構雖然向來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卻往往占用且框構了身心靈的多數能量。與機構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是吾人尚待努力的追尋。因制度規範而退休，雖不免悵惘，但終能持盈保泰，實為可喜可賀之事。

—王志弘

多麼榮幸不只曾是畢老師的導生，也和老師曾是同一間國小的校友甚至成為同事。逐漸我才緊張起來，該如何面對您退休之後留下的質性研究方法教學？您往後可能常常會接到我的登門求救！

—黃舒楣

自在順心。 —康旻杰



## 小畢老師退休快樂！

希望畢老師退休後更  
能把羽球打好打滿！

—陳良治

很開心初到城鄉所就跟著平易近人、心思細膩的老闆工作，沒想到一晃眼竟已過了三十多年。

非常謝謝老師一直以來的好書分享並喚醒我對性別意識的理念。

誠摯感謝老師給予我的指導與照顧，希望老師退休後的生活愜意自在！

—吳秀妹

祝老師人退心不退，繼續做更多想做的事，去想去的方，網球打得比羽毛球更好，越來越愛吃魚。

—邱啟新

在後殖民理論中，Gayatri Spivak 的陰性書寫強調解構主流話語，凸顯被壓迫者的沉默與邊緣化經驗，拒絕固化女性或殖民身份，透過批判性文本實現對權力結構的顛覆與重構，展現女性與次殖民者在多重壓迫下的異質性書寫方式。對我而言，畢老師之於當前台灣的空間論述，不僅是這樣的存在，甚至更超越了「陰性」的狹義範疇。在城鄉所以社會關懷為核心價值的一系列論述中，畢老師可說是極具分量的權力／知識底蘊。謹此祝福畢老師退休愉快！

—林家暉

穿過車棚的雀榕下 走進側門在山中傳奇的大桌子 我們相遇在 1984  
從謝文貴 宋文琦 陳志梧的青澀爭辯聲中走來  
送你在 ChatGPT Gemini Cloude 的前量子時代  
四十載春夏秋冬裡 你舉重若輕地說著 生活周遭人心的潮起潮落

—張聖琳

# 畢業祝福：咱的留言版

◎提供：城鄉所師生職員、所有敬愛畢恆達老師的人



## 小畢老師退休快樂！



# 畢業祝福：咱的留言版

◎提供：城鄉所師生職員、所有敬愛畢恆達老師的人



## 小畢老師退休快樂！

**芷榕 nicole 不溶你口 MM 巧克力**  
謝謝老師沒有放棄去探索你對人生的好奇問題，讓我們可以在往後的路上一路可以往你給的知識路徑裡繼續前進！也祝福老師你的下一段旅程順利且美好！開心！

**陳同學**  
雖然很可惜沒被老師教到，但畢老師在面試時的和藹笑容深深刻在我的腦海裡，成為我繼續走這條路的力量。謝謝老師！

**虫<**  
當年看了《空間就是權力》、《空間就是性別》認識了小畢，也才認識的城鄉所，認識性別在空間的權力關係，也很幸運能夠考上城鄉所，並且趕上小畢質性研究末班車。

**kuliw taljialan 葉王靖**  
進到所上才發現老師在花東很有人氣，當提到我是城鄉所的，就會有人提到您，讓身為後輩的我也與有榮焉！真的很感謝在質性研究遇到您，謝謝老師在課堂及訪談中對我們的包容與喜愛。畢業後要繼續 bulabulay(漂漂亮亮) 唷！masalu 謝謝

**柔好**  
謝謝老師的教導，祝老師退休快樂！

**郭怡伶**  
小畢老師我愛妳 ❤️

**張哲誠**  
謝謝畢老師的教導，讓我們更認識空間中的性別議題，啟蒙我們對於環境的關心與實踐。

**洪琪雅**  
很喜歡老師的質性研究，在寫論文的時候拿出課堂筆記細細品嚐，發現老師給的建議很中肯實用。

**吳承庭**  
老師畢業快樂～  
感謝老師從始至終的照顧！  
雖然老師退休了，但我還是希望能常常吃到老師的導生聚～

**M0**  
雖然相處的時間不多，但感謝老師的溫柔始終帶給大家無限的歡笑與感動。祝身體健康，一切順利！

**李浩廷**  
謝謝小畢老師對城鄉所乃至於台灣空間性別研究的貢獻 😊😊

**小畢粉 a**  
趕上末班車上到小畢畢老師的質性研究！來城鄉所不虛此行了！

**張哲源**  
謝謝小畢  
從東岸 因著演講 帶我到台大  
又從台大 依著學術 陪我回東岸  
不管是 東岸 還是性別  
感謝一路上的省思 有小畢的陪伴

**陳毓文**  
謝謝小畢為台灣及學術界在性別等領域的開創性貢獻！期待老師日後的創作與計畫！

**嘎西**  
親愛的小畢老師，謝謝你無形中影響我以不同視角看世界、議題與日常生活。很開心成為老師指導的學生，從還沒有進入城鄉所以前我就受老師的文章與書吸引，很開心進入城鄉所學習一路到現在。也很開心自己是小畢老師的導生，我無法忘懷每次導生聚餐的交換讀本，大家珍惜時間相聚的時光。希望老師退休後還能有機會相聚，祝福老師一切順心、身體健康。

**葉庭瑜**  
恭喜畢老師畢業！想到以後城鄉所就沒有小畢了，還是有點感傷，那些受畢老師指導論文、一起做研究的日子真的豐富又充實，許多老師的話在畢業後都仍然深深影響著我。雖然不捨，但更多的是為老師感到開心，祝老師以後的每一天都健健康康，自由自在！

**品嘉**  
謝謝畢老師，您的溫柔帶給城鄉所無比的力量，祝您的身體健康、平安順利，退休生活多采多姿！

**熊元培**  
老師謝謝你在一起做學報時給我的自由與鼓勵！祝你退休快樂！